日本新潮小說

戰國青春記

早乙女貢 著

日本新潮小說

戰國青春記

早乙女貢 著

日本新潮小說

010

日本新潮小說

歷史小說

戰國青春記

早乙女貢

萬象圖書

日本新潮小說

戰國時期的青春男兒，
救出了人質的小女孩，
一路逃避追殺，
卻又捲入了妖花城（女人城）
與鄰近武士的戰爭中……

ISBN 957-669-189-3
9 789576 691898

日本新潮小說　019

戰國青春記

早乙女貢

001 初識慈悲　田邊聖子　130 元

002 過早的預言家　阿刀田高　150 元

003 夢中夢　赤川次郎　130 元

004 第三個陷阱　赤川次郎等　150 元

005 國王的新衣　開高健　100 元

006 棉被　北杜夫　130 元

007 有限的生命　曾野綾子　140 元

008 太陽的季節　石原慎太郎　140 元

009 砂之殺機　夏樹靜子　150 元

010 在霧夜裡　北杜夫　120 元

011 在遂道內失蹤　西村京太郎　160 元

012 喬恩萬次郎漂流記　井伏鱒二　110 元

013 色慾之街　吉行淳之介　140 元

014 山椒魚　井伏鱒二　110 元

015 鬼女面具　倉橋由美子　100 元

016 異常的太陽　森村誠一　140 元

017 豪放的聚會　森村誠一　150 元

018 使目擊者消失　西村京太郎　150 元

日本新潮小說 19
戰國青春記

作者／早乙女貢

執行編輯／吳惠眞

初版／一九九二年六月

定價／一六〇元

榮譽社長／高信疆
社務監督／林國明・張坤山
發行人／林維青
出版・發行／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68號二樓
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四九一四號
郵撥帳號／一五八〇六七六五
電話／(〇二)三五六八四八二
傳眞／(〇二)三九一七三〇七
訂書專線／(〇二)三九一六一一二
經理／鄭雅丹
出版部／陳常智(主編)・區桂芝・游瑞華
鄭惠今・龍傑娣・郭晏光
蕭美珍(美術編輯)
業務部／莊培德(主任)・蔡正志
白崇福・龔慶祥・沈明徹
林德弘・邱顯章・趙英助
會計部／何錦珠(主任)・何嘉燕・危怡萱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69-189-3

目次

妖花城……1
朝露之戀……241

妖花城

楔子

在日本戰國時代那一百多年的漫長歲月中，無論是風俗習慣或各人的思考面向方面，初期與末期都截然不同，別有風味。

初期從足利幕府的無能，導致了天下亂如麻、烽火遍山野的混亂，人心惶惶、生不如死；這種無政府狀態直到德川家康脫離了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勢力，獨霸一面之後，才有了轉機。

這個故事的時代背景便是戰國時代的初期——文明年間所發生的。

故事敍述一位名叫伊勢新九郎的男子，曾在足利幕府中任職，因政治因素而流浪四方；而後爲了一展抱負而來到東海地方。

他的目的地是駿河的今川家府。

今川氏的乃祖先爲尊氏之子的分支，與將軍家族頗有淵源，處於副將軍的地位。而駿府（今之靜岡市）因爲工商業繁榮，乃成爲東海地方的主要都城。

新九郎在遠江的曳馬城（後來的浜松市）救出了從今川家府送到的人質——年幼無辜的么女壽壽女。爲了逃離城主小堀備中守的追殺，快馬奔向東海。終於逃出了小

堀的勢力範圍後，新九郎不覺鬆了一口氣……。

一

快馬奔馳在深夜的大道上是件挺快活的事。

那是個涼快怡人的夏夜。已盡力使馬背上的搖晃減至最輕，而壽壽女就像個健康的少女般，即使坐在晃動不已的馬背上，也已沈沈入睡。

晚風拂過臉頰，刺刺地不很好受。若沿著這條古道向東去的話，很快便可以到達駿府，想著想著，新九郎不覺輕鬆起來。

那時的東海道路況複雜且不完善，道路也是時寬時窄。

想必這是由於土地利用價值的不同，而被任意拓寬或縮小的吧！

在這個法律蕩然的時代裏，政治上也常因權力的交替而改朝換代。

——這會兒也不知到了哪裏？

馬不停蹄中，新九郎竟漸漸感到睡意襲來。

但在這種地方，可是無法讓人安然入睡的。

——只要速度一慢，又想睡了。——

但瞧著壽女可愛的睡相，益發使他不能抗拒睡魔的騷擾。

只要越過天龍川就不是備中守的勢力範圍了，應當沒啥可擔心的。

不過處於羣雄割據的時代裏，說不準哪兒便有强龍盤據著。

偶爾壽女會從睡夢中驚醒，慌張失措地左顧右盼一陣子，而後再度入眠。

——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好了。——

即使是大好天氣，有個屋簷遮遮也比露宿來得好。何況壽女是個名門閨秀，嬌滴滴的身子恐怕禁不起夜露的折磨。

新九郎四處探望，發現路邊林中有座廟宇。

從已傾頹的大門看來，這座廟似乎已荒廢了許久。

「還眞荒涼呢！」

下馬後，新九郎朝廟裏望，心想：反正有個屋簷遮也比沒有來得强。於是乃將馬停好，走了進去。

廟裏的階梯與走廊皆已破敗不堪，走在上頭發出嗄吱嗄吱的聲響。

大廳內的地板上積了厚厚不知幾尺高的塵埃，新九郎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屁股坐下，還摘下袖布鋪在地上充當墊褥。

由於連日來的疲乏和緊張，心情一經鬆弛，很快地，新九郎便進入夢鄉。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像是有人在呼喚他一般，新九郎從睡夢中驚醒。

只要睡得安穩，即使僅是一刻鐘的時間也可讓人養足精力。新九郎沒有因爲被人叫醒而情緒惡劣，顯然是有過愉快的睡眠了。

但是身旁卻一個人也沒有，瞧壽女好夢方酣呢！

——奇怪！這是怎麼回事呀？——

新九郎沒有思想，翻個身繼續又睡。

「——眞是匹好馬。」有聲音從外面傳來。

大概是被那個聲音吵醒的吧！

「咦！這種鬼地方怎會出現這種好馬呢？」

「大概是走失的馬吧。那——就算是俺的好了。」

「嘻嘻，可眞不錯哩！若要花錢買這麼好的馬，咱們鐵定付不起。」

那羣粗野的男子旁若無人地交談著。不像是這村子的人，倒像是强盜、土匪之類的。

聽聲音有五、六個人左右。

「老大，這馬不像是別人走失的，你瞧，韁繩還牢牢地綁在樹上。」

「喔！那就是有人偷了這匹馬，然後把馬藏在這裏的吧？」

「會是這附近的村民幹的嗎？照說是沒有人會進這間破廟的。所以呢，我想等風聲鬆一點再來牽這匹馬會比較好。」

「喝！那咱們就進去裏面好了。」

「等等！咱們可得以防萬一呀！」

新九郎一聽趕緊抱起壽壽女，便往後面遁去。

他們藏身在佛壇的後面。所謂佛壇，其實空無一物。值錢的東西早被搜括一空，而且由於被任意破壞的結果，積滿了灰塵、老鼠屎，和一些動物的殘骸。

「啊……」

壽壽女剛睜開眼睛，便不覺驚叫出聲，隨後慌張地掩住嘴，躲到新九郎背後。

「——萬一，這匹馬的主人就在這附近的話……」

像是帶頭那個人說的。

「就在裏面嗎？」

「俗語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小心點好。」

「也對！」

這幾個人似乎都往廟裏瞧來。

「太暗了，什麼也看不到。」

「再仔細瞧瞧，搞不好就有人躲在裏頭。」

「火呢？快把火把拿來。」

傳來敲擊燧石的聲音，可以想見他們在點燃火把。

這座破廟的屋頂破了好多洞，月光從此一洩而下。

但其它地方仍是漆黑一片。何況新九郎和壽壽女的藏身處黑漆漆的，應該不會被發現才對。有個人拿著火把正往廟裏瞧。

「根本沒人！」他大聲說。

「若有動靜，也是狐呀狸之類的。」

「如果是狸的話，應該聞得到臭味呀！」

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似乎鬧得不太愉快。

灰塵積了厚厚一層，火把的光照在佛壇上已破敗不堪的木板，顯得人影幢幢。

由於實在暗得連塵埃也看不見，想想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所以那人再特意瞧個清楚後，便故意咳嗽道：

「沒什麼嘛！連個鬼影子都沒看見。」

「這麼說，這匹馬就沒有主人了。」

「應該說，這匹馬算是咱們老大的！」

這傢伙笑得極其諂媚。

他們又走了出去，將火把放在地上，火光通明。那一晚的月光已經夠亮了，再加上特意點燃的火把，使新九郎可以仔細地看清這些人的眞面目。

「——就這麼辦，這匹馬是俺的啦！」

下巴長滿了硬髭鬚的頭領點頭道。

「不過……你們都靠過來吧！」

大鬍子首領拾起一根樹枝，就地比劃起來。

看來他們可能是爲了秘密協商什麼事，才來這裏集合的吧！在這樹林內的破廟裏，倒眞是不用擔心會有什麼人來偷聽的。

未幾，他們畫出了一幢好像是大宅的平面圖。

新九郎在他們走出大廳的同時，也從佛壇後閃身而出，想瞧瞧這夥人的意圖。壽女則仍靜聲地躲在那兒。

——他們在幹什麼呀？——

從新九郎這方向看不清楚他們所畫的圖。

「——這是入口，這是出口，這裏和這裏有側門，四周則圍繞著很深的護城河……，喂！是不是這樣，惡七？」大鬍子首領瞧著一個人問道。

「嗯！差不多兩根竹竿的深度。」

叫惡七的男子聳聳肩道。

「這麼說，騎在別人的脖子上也無法過去囉！」

「爲什麼不試試用繩索套在城牆上，或搭個竹橋也可以呀！」

「哪有閒工夫來做那些。想個法子先讓一個人進去裏頭，再給我們打信號豈不更好。」

聽到這些話後，新九郎已沈不住氣地走出大廳。

地上的火把仍旺旺地燒著。那羣人正圍在首領旁在討論那地圖。

他們絕想不到會有人偷聽，因此個個都集中精神在首領身上，而沒注意到新九郎的出現。

新九郎慢慢地靠近他們，由於身材比他們都高大，所以即使從他們的肩後看過

去，也是一清二楚。

雖然是在匆忙之下畫的，地上的圖仍可謂精巧之極。

——似乎是某個貴族的深宅大院……——

他們好像正在討論要攻打那個有護城河的宅第。

「乍看之下，也看不出來他們的守備堅不堅固，不過這種大宅第的內部通常都不堪一擊。」

大鬍子首領作說明道。

「外強中乾，就像是腐敗了的栗子一樣。」

「那麼也不用擔心會出什麼意外了。」

「安靜聽我說。先進去的人若對外面的伏兵打信號，就表示安全，仍照原定計劃行事。不過呢……，凡事總得特別小心才好。」大鬍子首領道。

「不過……」叫惡七的那個人說：

「要進去裏面可沒那麼容易。如果輕而易舉便可進去，那我們又何必如此煞費苦心呢？」

「容易！」首領笑道。

「容易？」

「問題是誰去好呢？對方可不是一般的尋常人家，裏頭住的都是女人哪——看你們的長相，人家是避之唯恐不及，那有可能去接近她們，唉！」首領道。

「我去怎麼樣？」惡七道。

「這可眞令我感動！據說城裏頭養著壯如小公牛般的獅子狗，非常兇猛，還有老鷹。而且，那是個女人城啊！」

——女人城？——

新九郎越聽越感興趣。

「女人哪！是最會起疑心的一種動物。」

「是嗎？」

「當然，毫無例外。」

「和貓沒兩樣嘛！」

這羣土匪又在七嘴八舌地發表意見了。

「因此，絕不能讓他們對咱們起疑心。嗯，就扮成從京城來的鼓貨郎什麼的……」首領沉吟道。

「賣弓箭的如何？」一名土匪插嘴道。

「笨蛋，你還想對女人推銷弓箭……不過！我怎麼沒想到呢，即使是女人，也有人愛玩弓箭耍帥的。嗯！這主意不錯。」

此時，新九郎假裝不在意地朝馬走去，打算先將馬奪回來。

就當他鬆解綁在樹上的韁繩時，馬兒見是主人，竟歡喜地朝天嘶鳴。

「吔！那傢伙。」土匪喝道。

「你在鬼叫個什麼……那傢伙從哪裏來的？」另一名土匪也叫道。

土匪們同時朝新九郎方向看去。

新九郎充耳不聞似地，怡然自得地跨上馬。

「喂！你這混蛋，別走！」

「等等……」

隨著喊叫聲此起彼落，土匪們很快地追上前去。

「我說吧！一定有人。」

「馬是這傢伙的……」

「王八蛋，你剛是躲在哪裏？」

「喝！乖乖給我下來吧！」

土匪們七嘴八舌的嚷道，好幾人都拔出了刀。

可是，新九郎只是輕鬆地將馬調頭來道：

「奇怪了，這是我的馬，我騎上來有什麼不對？你們鬼叫什麼！」

「混……混帳……」

「再說，這間破廟也不是你們的。我要做什麼，要去那裏，你們也管不著！」

看新九郎一付毫不在乎又理直氣壯的樣子，土匪們竟一時語塞。只有惡七仍緊緊追問不休。

「等等，等等。你說這馬是你的，證據呢？」

「哈哈！你也不能證明這匹馬是你的呀！」

新九郎說著欲驅馬前進。

「別走！」一名土匪飛上前去緊緊抓住馬上的韁繩。

「找死！」

話沒說完，新九郎拔出了背上的大刀毫不留情地一刀斬下，剎時一股鮮血如泉狀噴出，那個土匪的頭顱竟被劈成兩半。

不過，這羣土匪也非等閒之輩，他們大聲吆喝，揮動手中的大刀，向新九郎砍來。

馬兒由於受到驚嚇而直立起來。只見新九郎揮舞著手中已沾滿鮮血的大刀，刀光閃閃，當者披靡。

阻止了欲衝上前來的土匪，新九郎隨即策馬急速向前奔去。

「弓呢，弓在哪裏？」大鬍子首領叫道。

待土匪們忽忙拉箭上弦後，馬兒早已離去有一段距離了。

「快射呀！還等什麼？」

大鬍子首領發狂似地大叫。

驟然有幾枝箭射出，一枝掠過新九郎的頭頂，仍直挺挺地向前飛去；一枝不曉得飛到哪兒去了；另外一枝還沒趕上目標就掉落地面。

「快給我追呀！快，尤其是那匹馬，千萬別讓牠跑了。」

首領暴跳如雷地叫著，卻沒想到人和馬賽跑簡直就是白費力氣。

有好幾個土匪作勢要跑，但馬上便折了回來。

「這傢伙逃得還眞快……」

「好可惜啊！那麼好的一匹馬，就這麼讓牠跑了。」

「眞可惡，弄傷我一隻手還敢跑。」

「唉！咱們這邊平白就死了三個人，眞寃哪！」

幾乎每個土匪都捱了一刀，連首領對這樣的刀法也讚歎氣道：

「這傢伙武功如此高強，還眞少見。唉！這裏剛好有座廟，就替這幾個弟兄弄座墳，好好地埋一埋吧！」

二

土匪們的情況還眞慘，有的人受到刀傷，也有人被馬蹄踢到而骨折的，一行人互相攙扶著落荒而逃。而就在一旁的樹林中，新九郎卻暗自竊喜地目送他們離去。

——一羣大傻瓜。……可是，全是女人住的宅邸，到底是怎樣一個地方呢？——

看剛才那羣土匪的計畫，大概是要上門打劫吧，事實上，有個地方全都是女人，已經很吸引人了。

等到土匪們走遠後，新九郎也打算返回破廟。

——啊！等等，這羣土匪也不知往哪個方向去，我還是先跟踪查探一下。——

至於壽壽女呢，反正土匪已離開這裏了，暫時不會再有別人進去，應該很安全的。

由於對方幾乎都受了傷，新九郎只稍微策馬追趕，不久便在樹林中追上了。

一行人往南走，到了一大片寬闊的茶園，不過那時可沒有閒情逸致去仔細品嘗。

茶葉在當時的貴族之間十分流行，足利將軍的大力推廣，實在是功不可沒。不過話說回來，這到底只是流行於上流社會的奢侈品而已。

茶是由中國傳入的，最初是被當作藥來使用。

現在所謂的漢藥也都常用一些草根皮煎過後服用，而泡茶也有人用「煎茶」這詞，這是茶最初被當作藥用的最佳例證。

不過，現在仍有人將茶當作提神解勞的最佳療劑。

在當時，茶葉則因有這些用途而更加珍貴。

因此在南北朝的時候，茶葉已被人當作珍貴藥材來收藏，甚至於有人相信，常飲茶可長生不老、延年益壽。

那時的茶葉竟貴重到如此地步，也是理所當然的，茶葉起初的主要產地是在京畿附近，但即使是朝中的王公貴族及後宮的嬪妃們也難得能喝上幾回！

此後種種的因素促進了茶道的發展，只不過在這種品茗會上所用的茶葉，大多品質較爲粗劣。

經過茶園再朝南走去不久，便看到了一座寺院。

這座廟宇氣度恢宏，全然不同於剛才那間破廟，而它竟能在如此兵荒馬亂中保有全貌，也眞不可思議。隱隱約約還可看見大伽藍的雕像。

後來，新九郎才知道這兒便是法多山的尊永寺。

在仁王門之前，可看到有幾匹馬和人影晃動。

看到先前的那羣土匪後，有幾個人驅向前問道：

「是大淵嗎？」

「是的，我就是兵衞尉。事出突然，我們這邊死掉了幾個弟兄，計畫不得不更改。」

法多山尊永寺乃眞言宗在開宗之初，在某個因緣際會中，由聖武天皇下詔所建的古刹。但新九郎對這些並不十分清楚。

現在的新九郎只對眼前這羣不知從何而來的徒衆的眞面目更感興趣。

——大淵兵衞尉？……如此一來，這羣人和惡七……——

尾隨在後的新九郎，由於他們的對話而曉得其姓名後，不禁有所領悟地點頭暗忖。

「半路殺出一個不明來路的傢伙，害我們這邊損失了三個人。」

但大淵卻不知道那個來路不明、高深莫測的傢伙已跟踪而來，還一字不漏地偷聽他們的談話。

「原來源藏是這樣被折斷骨頭的啊！這麼一來，已就無法照原定計畫進行，非得改個策略不可！」

此時，源藏被抬到草堆上橫躺著，有人幫他診斷傷處。

他們在寺廟前燃起篝火。大概有十幾個人圍在火旁，皆作武裝打扮，有的喝酒，有的用手抓起食物便吃，而大淵，也許就是他們之中的代表吧！

他們並不是平常就有人在帶領著的集團組織，頂多是有所行動時，大伙才共同參與吧！

平日他們勤於耕作那塊極窄的田地，必要時，由鄉里較有地位者召集一羣鄉勇，再發佈命令，以完成某項行動。

而不管是如何混亂的時代，地方豪族間仍存有這種從平安朝沿襲而來的習慣；不過這種武士集團和之後戰國末期的武士集團則大不相同。

「喂，來喝酒喔！」

有個武將歪歪斜斜地從草蓆上站起來叫道。

「談正題吧。」

「你不要喝酒嗎？哼！現在想改變主意的話，可沒那麼好機會了。」

「其實也不是這樣啦！少了三、四個人，大體上應該沒什麼影響才對。我可不是說要放棄喔！」

那個長有漂亮髭鬍的武將仔細打量了大淵所帶來的剩餘幾個人，然後對其中一個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和助。」

「你扮成賣甜酒的商人。」

「什麼？甜酒？……」

「很適合呀！女人不是喜歡甜酒嗎？這樣她們才會讓你進去，這是再簡單不過的，可是你可別在半路上把酒都喝光啊！」

此時武將所喝的，自然都是辛辣强烈的酒。

「喂！那邊那個傢伙。」

——由於武將隨手指向這邊來，躲在樹後的新九郎以爲已被發現了，差一點便按捺不住。

原來他指的是那羣人中的其中一個。

「你叫我嗎？」

「我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太十。」

「你看起來就像那種容易說謊的人，扮成賣藥的好了。」

「吭！你說我像個說謊的人？有誰會去向一個長相不老實的人買藥呢？」

「女人會買。」武將答道。

在樹後偷聽的新九郎險些笑出聲音來。

——這傢伙可眞會說話。——

按常理來說，賣藥的人如果長就一副狡猾相，十之八九是作不成生意的。但事實上卻正好相反。

生意人只要略施小技，便可很輕易地捉住女人的心。其實不只對女人，對老人和小孩，也只要哄一哄，便容易讓他們就範。

也許藥並不見得很有效，但只要推銷的人善用言辭，照樣可以讓它銷售一空。所以藥的效果好不好倒是其次，賣藥的人所運用的推銷術成功與否才是決定病人買藥的重要因素。

「這兩個人去就夠了。」

武將邊說邊摸自己下巴上的鬍子，似乎很滿意自己所作的安排。

——這個人……到底是誰呀？——

新九郎興味濃厚的想著，他絕不是那種打家劫舍的土匪。

那麼，就是這附近的豪族了。

但這一帶，似乎不是今川氏的範圍。

當然今川氏的勢力廣被是事實，但一些表面臣服，卻仍暗地進行反對活動的人，以及仍對故主忠心不貳的武士們，也爲數不少。

這一帶的地形尚稱平坦，但仍有一些小山小丘突兀地橫亙其上，且河流密佈，地勢頗爲複雜，因此那些地下組織一旦活動起來，是不容易掌握到他們的實際行踪。

狩野、橫地、勝間田等家族都世代居於此地。

而定居在濱兵湖鷲津、致力於擴張勢力範圍的隼人正時定便是此地橫地四郎兵衛之一族。

這其中又有許多歸附今川氏的地方豪族各據一方，所以橫地的勢力範圍應該還不到遠江的一半。

——是狩野還是橫地的人呢？個個都是武士的模樣。——

新九郎想道。

「奪取雲霧館的計畫是在明天晚上？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那之前將內應的人送進去才行。」

「反正你們兩個最遲中午過後就一定要混進去，嗯……其實在傍晚以前也無所謂，否則容易露出馬脚；不過，夜訪者又容易被懷疑……，還是白天去比較恰當。喂！你們兩個聽清楚了沒？」

——雲霧館，又是怎麼樣一個地方呀？——

全是女人的府邸，雲霧館，聽來應該是同個地方吧！

聽了這麼多，新九郎心中已懂了個大概，便離開那個地方。

新九郎走到半途才轉進林子裏去牽馬。這樣便不會讓那羣人聽到馬蹄聲。

新九郎他騎上馬，快速奔回那間破廟，還眞是個心思縝密的男子，才走過一回便已記得路途。

新九郎接近破廟時，卻發現有燈影在那兒晃動呢？

瞬間，新九郎腦海中閃過了壽壽女。

竟將一個七、八歲的少女獨自留在那兒。

可是這種破廟，還有誰會進去呢？就算是晚上也應該很安全才是呀！

會不會是剛剛那些人的同夥呢？

他們是從各地召集而來的，說不定有較晚到的人進去廟裏稍作歇息，這種可能性是頗大的。

新九郎將馬停好後，儘量無聲地走近廟裏。

從那盞燈所冒出的煙看來，似乎是用杉葉燒成的火把。

裏面的人影隱約可以看到，然後那個人出聲了。

「這娘們兒還眞可愛，來，快過來我這兒。」

這個像是在逗小貓的人，竟是個穿袈裟的男子。

雖然說他的穿著打扮像個和尚，但不一定就是眞的和尚。

那時的和尚擁有某些特權，即使是在山中修行的僧侶，在路上也可盡情尋樂。而且和尚向人化緣乞討，也是每個人都認爲理所當然的。

「——嘻嘻！來呀，過來嘛！我是個和尚，不會做什麼壞事的，嘿嘿嘿……」

和尚一隻手舉著火把，另一隻手則向壽壽女招呀招的。

新九郎的方向雖看不見壽壽女的樣子，卻可想見其膽怯柔弱的姿態。

「嘿嘿嘿！我不是說我是個和尚嗎？不會怎樣的。我不會對你怎樣的，我也是看到了你好可愛才走進來的呀，你眞是太可愛了！嘿嘿嘿……！別怕，我不會做什麼壞事的，安心地過來，沒關係的，嗯，來呀，別怕……」

和尚慢慢地逼近壽壽女。

聽了那些話，直讓人鷄皮疙瘩四起。

突然傳來不知什麼聲音。好像是壽壽女丟了什麼東西。

牆上的影子劇烈地晃動著，可能是手裏拿火把的和尚跌倒了。

「你這娘兒們，眞不識相。」

和尚想衝過去；但仍不斷地有東西扔過來。

原來佛壇上的木片滾來滾去，壽壽女隨手抓到便朝和尚扔去。

新九郎安心下來，且不覺笑了起來，壽壽女雖然還年幼不懂事，也已會分辨好人與壞人了。

他毫不客氣地大步走向色鬼和尚背後，大聲叫道：

「喂！你這個和尚。」

和尚本來打算這回一定要將壽壽女捉住，突然後面一聲大喝，頓時嚇得不知所措。

「幹什麼？」

「嗯！這……這是你的嗎？」

「你說這火把嗎？是我帶來的。」

「喔……嘿！那正好，借我用一下。」

和尚一聲不吭地便把火把遞過來。新九郎一接著，轉手就把火把給扔到外面去。

「吔！你怎麼這樣？那火把……」

「反正要把你送到地獄去了，還要火把幹嘛？」

新九郎揮起粗壯的手臂，猛然扯住和尚的頭髮。

「你這人眞放肆……放開呀！竟敢對高僧如此無禮……」

「還自稱是高僧？別笑掉我的大牙了。像你這種大色鬼呀，給我過來。」

新九郎扯住和尚後面的頭髮，直拖他到大廳外的廻廊處，道：

「欺負可憐無助的女人，算什麼東西嘛？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頓。」

打得興起，新九郎根本不理會和尚的求饒聲，最後將他重重地扔到大門外，就差沒要了他的命。

這和尚還眞是個體格魁梧的大男人。雖然穿著袈裟，總覺得他是個冒牌的和尚。由於他體重不輕，再經這麼一摔，只聽砰然一聲響遍周圍，哀嚎聲不斷。

「壽壽女、壽壽女，放心吧！我來了，一切都沒事了。」

壽壽女從暗暗的角落處走出來。

「新九郎大爺。」

「哎！你受驚了吧，已經沒事了。」

新六郎抱住了顫抖不已的壽壽女，讓他坐在已毀壞不堪的石階上，輕聲安慰著。

「這種假和尚是不能輕易饒了他的。」

只見那和尚仍不斷地呻吟，也許是腰骨斷了，沒法站立。

新九郎走到他旁邊，說：

「來試試我這把新刀的速度好了。」

還故意將刀子拿到和尚頭上晃呀晃的。

「哇！哇！饒命呀，我……我……痛、好痛……」

「這種死法算是很優待你了。只不過你到了地獄以後，還是得走一趟刀山呀什麼的……」

「可……可是……我什麼……什麼也沒做呀，對不對？小姑娘。我只是說，說，看到個好可愛的小姑娘才走進來的，是不是呀？小姑娘。」

「你還狡辯！」

新九郎大喝，隨著白光一閃，拔刀出鞘。

「小孩都害怕成這個樣子，這便是最好的證據。這孩子不是隨便看到一個人就會害怕的。我說呢，一定是你做了什麼壞事。」

「這……這……等等……我……」

「那麼，我先把你的頭給砍下來好了。」

說著，刀尖已朝下。

剛才被丟到地上的火把，霹靂啪啦地火光亂跳，白煙不斷地往上噴。

在火光的照耀下，新九郎的大刀閃閃發光，耀眼無比。

和尚面無血色。

看他這麼膽小怯懦的樣子，新九郎反倒覺得砍了他才無聊。

「說！你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就在這附近，嗯！我是遠江人，眞的！」

「對這一帶的情形很清楚嗎？」

「非常……我出生於三方原那裏。」

「算了，不知道也無所謂啦！雲霧館在哪裏？」

「啊！你說這個呀！」

和尚不由得喜形於色。

瞧他一臉得救了的表情，大概已恢復鎮靜了。

「從這裏去，大約兩里左右，朝東北方直走便可到達。沿路你只要問女人城，沒有誰不知道的。」

新九郎想，知道了這些大概已差不多，於是抱起壽壽女朝馬那方向走去。

「喂！你們，等一下呀！」

冒牌和尚爬過來叫住他們。

「怎麼？你那麼急著要去地獄嗎？」

「不，不是的，我只是想給你們陪罪罷了。」

「算了。」

新九郎原就不是那種重視禮法的人。

何況面對這種膽小鬼，反而有勝之不武的感覺。雖然這個冒牌和尚體形魁梧，又想對壽壽女不禮貌；不過剛剛那頓揍應該夠他受了吧。

「回去好好療傷吧。這只是警告你不可再做類似今天這樣的壞事而已。否則連佛祖也會爲你哭泣的。」

「啊！這……」

他似乎還想說什麼，新九郎卻沒空去聽他說了。不早點將壽壽女送回父母那兒，就一刻也不能安心。

當初他並沒有受任何人的委託，只怪自己隨便就將壽壽女帶離曳馬城，這回新九郎的負擔更重了。

——他說在東北方，大約兩里左右囉！——

既然冒牌和尚他說了女人城，一定是眞有其事了。新九郎毫不懷疑地驅馬前進。

「害怕嗎？壽壽女。」

「那個壞和尚大爺嗎？」

「哈哈哈哈！壞和尚大爺？嗯！別擔心，我剛剛已經懲罰過他了。」

「我好睏。」

「好！待會兒找個好地方，再好好睡一覺吧！」

兩里多的路程，快馬急奔的話，應該很快便可抵達。

大概在天色泛白之際，新九郎與壽壽女便到達了「雲霧館」。

雲霧館的後方是掛川城。

這座城的造型風格特殊，與後世的建築物大異其趣。

四周圍著很深的壕溝，其上掛有吊橋，排列雜亂的石牆上更圍上了一層土牆，內側並排有豎立著的木板，而且到處都開有射箭孔。

一般的城館都會搭建一座望樓，以爲觀察敵情或通知警備之用，這座城的守衛方式，卻是呈點狀分布的農家。

一片遼闊而整齊的水田中，到處可見早起作息的農民們辛勤偵訊著。

眞是個富庶的村落。放眼望去，無論誰都可以感覺到，管理這個村莊的城主一定是富裕而繁榮的。

新九郎想，難怪那批人要以這裏爲目標了。

新九郎正策馬緩緩向前行時，突然傳來了咚的大鼓聲。

此刻天剛破曉。

新九郎想也不想地讓馬停下了脚步。壽壽女也嚇了一跳，突地抬起頭來。

大鼓聲仍繼續傳來。

城內的望樓上有人影晃動。天色微亮、雞鳴聲中，清楚地浮現出望樓的黑色影像，那上頭很明顯地有人影在晃動。

附近的農家裏有幾個人影衝出。他們好像是聽到鼓聲後才行動的。

很顯然地，他們以鼓聲作爲信號。

每個人手上都握有武器，有槍、有刀，還有人拿棍棒的。更令人意外的是，不只有男人，連女人也來了。

他們圍住了新九郎，其中一個人拉住了馬轡頭問道：

「——你們要去那裏？」

「你們的警備還眞嚴格呢。」

新九郎笑著感嘆大鼓的動員力。

在這亂世之中，爲了固守自己所有的領地，不得不如此用心良苦，否則早爲人所兼併了。

「放心吧！我可沒有任何非份之想。」

「……」

「應該說，我是來解救你們的。」

「……」

「快讓我過去。喔！好吧！我想見你們的主人，能不能麻煩你們幫我通報一聲呢？」

這些人不禁面面相覷。然後幾個帶頭的人開始小聲交談。

新九郎則一付輕鬆愉快貌地打量著四周。

這座城的結構還眞是堅固。若眞想入侵此地，談何容易！

這時望樓上出現了手持弓箭的人。箭還是朝著新九郎的胸口方向架好的。

看情形，如果新九郎一有什麼不對勁的舉動，則一聲令下，射殺九郎。

「你是哪國人？叫什麼名字？」

較年長的男子手握刀柄問道。

「籍貫哪兒？從哪裏來？要去哪裏？請老老實實地回答，否則可別怪我們失禮了！」

「好吧！你們快問。」

新九郎抱著壽壽女，從馬上躍下。

「我籍貫伊勢，人稱伊勢的新九郎。在前往駿府的路上，聽到了一些消息，特地前來知會貴府的。

伊勢的新九郎——他們之間卻沒人知道新九郎的來歷。

「你稍等一會兒，我去通報一聲。」

急奔進城報告的是個女子。其他人爲防患萬一，仍將新九郎團團圍住。

「你最好是儘快！事態已經很緊急了。」

新九郎大聲提醒那個已急奔進城的女子。

三

也不知經過多久以後，出來了另一個女的。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子，但從其表情與舉動行爲可看出個性非常强硬。

「伊勢的新九郎，是你嗎？」

「如假包換。」

新九郎從容不迫地回答道。

「她是壽壽女。」

「壽壽女？」

「怎麼……」

「你有什麼要緊的事，在這兒講就行了。」

「在這裏？那不行，我不說。」

「哼！你是不是想說什麼貴府的少爺在遠方罹患重病，急需錢用！老掉牙的招數了。」

「凡事就怕個萬一對不對？現在我所帶來的消息，與你們的城可謂悠關重大。說

不定過了明天，你們會對我感激不盡的。」

「如果我告訴你，這座城嚴禁男客進入呢？」

那女人斬釘截鐵地說到這，便欲轉身離去，似乎已無商量的餘地。

的確，由於城裏都是女人，沒有嚴格的禁令是無法保障城內安全的。

「如果進去的人不是我。」

新九郎邊說邊將壽壽女推出來。

「而是這個孩子的話。」

「……」

「你們只規定男子不准進去，可沒說小孩也禁止進入呀！所以，壽壽女應該算是你們的客人吧？」

「吭！這樣……」

「而我又是壽壽女的隨從，這樣可以了吧？」

聽了新九郎突如其來的說辭，這女子一時之間竟不知該怎麼回答。

她想了又想，仍不知該怎麼辦。只好虛應兩聲，又再奔回城裏。

——挺有曲線的嘛！——

新九郎目送著她的背影。

看情形應該是沒問題了。只要有人對這女子的狠狽樣好奇，這招便成功了。

當然新九郎也想過，若再遭到拒絕，也只好打退堂鼓，不過照這情形看來，是不會被打退票了。

這回很快便有個年紀頗大的女人出來。

是個教養很好的老人，卻不像是這裏的主人。

「主人願意接見你們。」

語氣非常恭敬。

「不過，請你先將腰上掛的東西交給我們保管。」

「好的。」

新九郎將大刀卸下。

此時，另外有個年輕女子出來接下大刀。這城裏頭到底有幾個女人呢？

「壽壽女，這回你是主客，理當該你先走。」

天際早已大白，到處可聽到麻雀的悅耳歌聲。

「這邊請。」

老婆婆在前面帶路。而剛才接下大刀的那名女子卻已不知去向。

——奇怪，她是往哪裏走了呢？——

不會是逃走了吧，她也沒做什麼壞事呀！何況在這種地方，有誰會對新九郎的大刀感興趣？

入口處呈升斗狀，還有中門，其門板之厚連新九郎也是第一次看見。

一些長槍、弓箭之類的兵器排列整齊，卻不若備戰狀態時的矛尖朝上，以利拿取。

進去裏面，卻看見了剛才接下大刀的女子站在頗顯眼的地方。

「對不起，請小姑娘跟我來。」

老婆婆作手勢招呼壽壽女。

也就是說，上面交代只請壽壽女進去！

——感覺像人質似的。——

但又沒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如果這城裏眞的全是女人的話，應該不須擔心像那個曳馬城備中守的威脅才是。

「新九郎大爺！」

瞧壽壽女擔心的模樣，新九郎安慰道：

「去吧！沒關係的，待會兒我們會再碰面，不用怕。」

「但是……」

「別擔心，那個老婆婆很好呀！跟她去不會有問題的。」

新九郎揮揮手笑道。

他們進去那扇門後，從裏面傳來了內勁渾厚的吆喝聲。

有如金屬撞擊般的尖銳叫聲劃破了清晨的寧靜。

驟然，像是兵器劃風而過的凌厲聲音，咻咻地傳來。是一把大刀吧？

原來是位年輕的姑娘正在比劃著手中的大刀。

頭上纏著布巾，窄袖也高高捲起，猶如女中豪傑。那柄大刀的重量十足，卻見她耍來十分輕鬆熟練。

開天、劈地、斬衆人。且不論她有無此能耐，但瞧她的架勢，忽而朝地橫劈，眼見刀峯已滑落地上之時，豎地手腕一提，亮閃閃的大刀直竄空中；刀峯一轉，又直砍砍地朝你背後劈來，猛地背脊一挺，連砍數刀，周圍的敵人隨即應聲倒地——

招式十分俐落漂亮，叫人看了，欽佩之心油然而生。

不知爲何，那女子卻迅速閃進某處角落。

回想方才她耍弄大刀的技巧，却恍如是大刀帶動她的軀體在飛舞，不禁讓人懷疑她還是個人嗎？

院子裏有樹，似乎是銀杏，枝頭處掛有幾根繩子。

每根繩子的末端懸掛著一個葫蘆，每個葫蘆都如人頭一般大。

那女子舞動所持的大刀，咻咻兩聲便將樹上的葫蘆割下，動作毫不含糊，乾淨俐落。

六個大葫蘆，正在地上咕嚕咕嚕地滾來滾去。

年輕女子站穩後，手執大刀，才第一次正視新九郎他們。

她的呼吸和腳步卻仍平穩如昔。

六個大葫蘆在她的脚邊滾動著。

這位女中豪傑雖然冷厲地將刀尖指著新九郎，但她的美貌却使新九郎大吃一驚。

女子此時被新九郎目不轉睛地瞧得臉色緋紅，宛如盛開的桃花般，眼尾微微斜吊的杏眼圓睜，却又不勝嬌羞，寶石般的黑眼珠如沾著露水般的晶瑩剔透。

緊閉的朱唇紅灩灩的，激烈暴躁的個性却與良好的發育混然天成般相配。神色間

有令人感覺不可一世的高傲。

「請問妳是否就是城裏的公主？」

新九郎趕忙大獻殷勤地問道。

女子毫無反應，只是用豹般銳利的眼睛瞪著他。

顯然地，這是她對進入女人城的男子所爆發的不滿。

「我是伊勢的新九郎長氏，一大清早趕來，是有要事非面稟不可。」

「你要告訴我什麼？」

年輕女子皺皺眉頭，又道：

「不管怎麼說，這個城不准男人進來的禁例是不容打破的。」

「那……這位小姑娘應該可以算是你們的客人吧！」

新九郎將壽壽女推到她面前。

「但被允許進城的却不是你，對不對？」

年輕女子斜眼打向老婆婆這方。

面對那女子的滿臉怒容，老婆婆却恭恭敬敬地鞠個躬道：

「城主下令一起接見他們。」

「是姥姥下令的？」

女子陡地提高嗓門。

身形一頓，轉身離去。

也沒再對新九郎多說什麼。

——這個女人挺傲慢的。——

新九郎想，一定要給這種女人吃點苦頭。

「這邊請。」

老婆婆在前方帶領。

通過一扇小門後，他們走在舖滿白色砂礫的庭院中。

石階上一羣侍女環繞，中間坐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

看起來像個尼姑。

她頭上纏著比丘尼式頭巾，臉色蒼白的容顏，面對這邊端坐著。站在她周圍的幾名女子，個個皆像王公貴族府邸中受過訓練的侍女般，態度大方而熟練。

雖然她一付比丘尼的裝扮，但旁邊站著一位滿臉稚氣的秀髮少女，手捧佩刀的模樣，使新九郎總感到不大對勁。

大概是身爲男人，才會對這個都是女人的城中裏所發生的事情感到不對勁吧！如果是由女人來經歷的話，也許就不會有這種異樣的感覺。

「是伊勢的新九郎嗎？」

石階上的女人問道。

「有待引見，請在那裏稍候。」

語調冷漠而嚴肅。這可使得新九郎老大不高興，但看情形似乎不能不彎腰示意，索性順勢坐下去，還大剌剌地盤腿而坐。

「流浪各國的武士，新九郎。」

新九郎大聲報出名來。

「對不起，請注意你的態度。」

侍女責備道；但新九郎可一點也不在意。

新九郎想，我是來幫助你們的，爲何要我低聲下氣呢？

如果是來跟你籌借路費的話，那當然得恭恭敬敬地向你請安，可是這回我可是來救你們的，自然我還要你們感恩哩！

新九郎心裏嘀咕著。

「我還是直接說吧，你們最好趕快準備準備，以防萬一。」

「準備什麼？」

「準備作戰哪！」

「……」

「他們已經計劃好，準備今天晚上來襲，恐怕到時候這個城就是一片火海囉！」

「什麼！」

如意料中，侍女們皆大吃一驚。

連在白砂庭院中護衛的女將們也站了起來。

新九郎銳利地望了他們一眼，喝道：

「別鬧了！」

他仍然是大爺模樣盤腿而坐。

「又不是我來襲擊你們。」

「……」

「我就是聽到了他們的計謀，才趕來告訴你們的。」

那些女人仍是難以置信的表情。

「你們是不相信我的話呢？還是事出突然而不敢相信？我可沒有理由來騙你們呀！」

「……」

「我也是無意中聽到的，在哪裏倒是忘了。大概是袋井附近，那兒右邊有座破廟。」

「……」

在尼姑旁邊的中年女子似乎想說什麼，嘴唇動了動。

這位尼姑扮像的「城主」點頭示意她說。

「我曾聽說過那裏有一些人在圖謀不軌。」

「問看看，那時候他們在幹什麼。」

對這突如其來的質問，壽壽女突然回道：

「我們在大廳睡覺。」

「大廳？」

「就在那個破廟嘛！本來是想說不要被露水沾濕才進去的，應該就是在那裏聽到的。」

「原來如此。那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不清楚。不過我倒是聽到了帶頭者的名字，好像是姓大淵吧！」

「大淵？」

「嗯！別人稱他爲兵衞尉，我只知道這些啦。」

一陣沈寂。

尼姑裝扮的城主沒說話，仍是一副難以置信的神情，大概是這附近沒有叫大淵兵衞尉的人吧。

新九郎站了起來。

「既然你們都不相信就算了。壽壽女，我們走吧。」

「等等！」

城主叫住他們。

那是尼姑第一次直接對他們說話。

「你說的那些事，尚未查明是眞是假。」

「反正你們也不相信，就到此爲止算了。」

新九郎毫不留情地說。

好心好意趕來通知他們，却不領情，新九郎稍早的熱誠已被澆熄。

「是不是你們這裏上上下下都討厭男人，所以死也不肯相信男人說的話？」

「……」

「我該說的都說了，隨你們愛聽不聽。」

「……」

「我不知道你們爲何如此憎恨男人，也不想知道。但是你們如果只爲了這個理由的話，那也無所謂。就當我是呂洞賓，好心趕來通知你們，却反被咬一口。」

其實我根本沒理由來告訴你們這件事的，新九郎想道。

「壽壽女，走囉！」

「好的。」

「對了，我的大刀得還我才行，沒有大刀可無法趕路。如果是我一個人，空手也無所謂；現在却得保證這傢伙的安全不可，我們還得趕路到駿河去！」

「——壽壽女？」

城主喃喃自語道，隨即揚起頭問：

「——她叫壽壽女嗎？」

「那又怎樣？」

「這孩子幾歲了？」

「嗯！這個我也不清楚。」

「……」

「她是我從曳馬城裏偷出來的。其實她本來是個人質，我瞧她好小好可憐，就偷偷將她帶出來了。」

「從小堀備中的手中逃出來？」

「是呀！正要將她送回駿府去。但是，我可不清楚要將她送到誰的手上才安全。」

「——如果是叫壽壽女的話，應該是駿府中山西的法榮與孫姬所生的了。」

城主自言自語道。

「眞是失敬了……」

她招呼一位侍女過去，不知在吩咐何事。

只聽尼姑再度點頭示意。說完後便站了起來。

原來是請他們到另一個房間。

城主想和新九郎、壽壽女做一次正式的談話。若像方才在白砂庭院裏，主人高高在上，是對客人大不敬，所以另做此安排。

屋內的格局，是依武家的門第建築和王公貴族的宅邸風格而折衷擺設的。

他們被帶到對面的房間去，不過仍舊是城主的座席比他們的高一等，畢竟這是她的地盤。

「你說有人要偷襲這個城，是嗎？」

「他們已事先策劃好計謀了，是嗎？」

「請告訴我你所聽到有關他們的計謀。」

尼姑又命令旁邊的侍女準備酒席以招待客人。

四

就因爲她所統轄的是女人城，難怪要如此謹愼戒備了。

聽完新九郎所提供的情報後，新九郎得到的待遇是被安排住進鷹部屋。

「請先暫時在這裏休息。」

一位侍女帶領他來到鷹部屋。

屋內眞有老鷹，炯炯的眼神直瞪著來者。

壽壽女則被帶到另個房間。

一進鷹部屋，感覺不甚舒爽。新九郎想，如能選擇，我寧願不要進來。

——不過既然生爲男人，也無法可想囉！——

轉念至此，他再仔細看看那隻鷹，說不定也是公的。

看來在這座女人城裏，男人的地位實在是太低賤了。

當然也可能是這兒從來不曾替男客準備過房間吧！

而且她們還不能確定新九郎的情報是否正確，在眞相未明前，委屈他待在這兒，可能也是她們的用意吧！

——也就是說，他們還是不信任我了。——

其實這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種亂世中，突然冒出一個不明來路的人，而且傳達了某些「重要」情報，結果可知，絕沒有人會貿貿然地去相信一個陌生人。

——算了，等他們明白眞相後，就會感恩道謝了。——

待在這小小的房間裏實在無聊，新九郎便去逗弄著那隻老鷹。不過鷹這種動物，大多會對人類充滿敵意。

由於新九郎也曾飼養過老鷹，所以很清楚這一點。

鷹，事實上是城府很深、且具攻擊性的動物。

捕鷹人捉到幼鷹後，先予細心地餵食，再技巧地將幼鷹馴服，但大部分的人都還是失敗了。

這種兇猛的鳥類不僅個性強悍，更具有高尚的情操，無論怎樣的馴法，它都不輕易屈服在人類手中。

其中有些性子強烈的，甚至絕食絕餌而死。

那可說是鷹族中的烈士了。而且，即使它已馴服於人類手中，一旦逮到機會，仍會野生的本性大發，展翅高飛，拋下細心照料它的鷹主。

而新九郎對於鷹族的這特性則十分激賞。

鷹族至死都在抗拒著被視爲家禽的可能性，即使已被人馴服，只要他一不順心，本性立即顯露出來，絕不妥協。

這是鷹族的天性，也是鷹之所以爲鷹，而非鳩的理由了。

它們的攻擊性可說是天生的勇猛，亦可稱爲絕不妥協的魄力，一旦爲人捕獲，兇猛無比的攻擊力立刻發洩無遺。

那隻漂亮的老鷹，雄赳赳地瞪著新九郎，突然發出「嘎」的一聲，沖天飛走。

那隻鷹的叫聲還眞奇特。

它一定是感覺到了「敵人」的氣氛。

它若將翅膀伸展開來，足足有一個大男人兩臂展開的寬度。

它極力要朝上飛，卻限於腳上的束縛而不能如願。如果沒有那根繩子綁著的話，新九郎的眼睛也許早就被啄掉了也說不定。

「喂！你也太吵了吧！」新九郎對著鷹自言自語道。這對惜鷹如才的新九郎來說沒什麼，可是如果是一個普通人站在這裏，恐怕早就嚇破膽囉！

「我也沒存心要害你，不過借住一下而已。」

新九郎將手巾纏在左手上，繼續說。

「其實我也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帶進來的，待在這裏就像犯人被囚禁一般，滋味眞不好受。」

但是老鷹又怎聽得懂這些話呢。

老鷹滴溜溜轉的眼睛一直瞪著新九郎，仍是一付隨時可能趁隙飛起的樣子。

「雖然你聽不懂我說什麼，但我可喜歡老鷹得很，換句話說，我很願意交你這個

朋友。」

只可惜那隻老鷹還是毫無反應，新九郎只好自己猛說話以解悶。

新九郎很厭惡地楞坐一旁，什麼事也不做。平常他總是像在證明自己仍活生生似的一樣，無時無刻總是精力充沛、活蹦亂跳。

雖然如此，他現在卻一點兒也不急躁。人生終究由自己掌握，該我的還是會來，一切命中註定，急也沒用。

如果命運安排我被迫進來這房間，我也一定可以在這裏生存。

此時他倒覺得和那老鷹成了患難兄弟，也許是心中昇起了壯烈的鬥志所致。

後來，新九郎在房間的角落發現一個裝餌食的箱子。

裏頭有些生肉，卻不知是鼠肉還是兔肉。

他拿了肉，走到鷹的前頭。

「這個如何？吃吧！」

邊說邊晃動著肉塊，以吸引老鷹的注意。

但是喉部不停地抖動的老鷹，仍奮力地欲朝上飛。新九郎輕輕地移動腳步。

可是老鷹仍不受肉塊的誘惑。

新九郎在嘗試了四、五回後，鷹的眼光終於不同了。野生的鷹與已經馴服的鷹在餵食的方法上有所不同，新九郎已領略到其中竅門。

不能在老鷹一有反應時將肉給它，要等到它已焦躁得精疲力竭、想要放棄時，再讓它得到那塊肉，讓它知道那不是輕易便可得到，這是訓練老鷹服從的方法。

就在新九郎逗弄著老鷹玩耍時，不知不覺已過了時間。

「喂！你叫什麼名字？嗯！看你全身美麗的斑斕，我猜一定是叫吹雪吧？」

正當新九郎這般自言自語時，窗口處傳來女人的聲音。

是誰來了？——那女人說道。

望樓上的值班人傳來了信號。

可是卻沒聽到大鼓聲。當初新九郎闖入這附近時，他們是用咚咚的大鼓聲召來外圍護衛的人。

大概是還不清楚這次來人的勢力如何，爲了避免打草驚蛇，才改用隱密而不爲外人察覺的信號吧！

從望樓垂有一根繩子，通到城下的小屋。繩端繫著個大鈴鐺。

拉一次、拉兩次都有不同的意思。當初在設計這種傳達方法時，應該就已決定好

依鈴鐺的響聲代表事態的嚴重性才對。

而在外面看來，仍是照常的悠閒氣氛，絲毫不變。城內其實卻早已做好萬全的戒備了。

「——看信號的意思是？」

有個女的出聲道。

「好像是來了一個賣甜酒的商人。」

「喔！已經來啦！」

新九郎的嘴角浮起了笑容。

「我說的沒錯吧！」

「是的。」

「這麼一來，你們城主總該相信我不是胡說八道了。」

「……」

「怎麼了？」

「我想進去看看。」

「喔！應該的。你們一定擔心我在這裏搞什麼鬼，對不對？」

「謝謝你。」

「再來就是賣藥的人囉！」

「……」

「是不是要等到賣藥的人來了，你們城主才會相信我？」

「這個我無法回答。」

「那你呢？你相信我嗎？」

「我相信。」

這間鷹部屋仍陰暗一片。

鷹的雙眼炯炯發亮。而在女郎看來，新九郎的雙眸也閃閃發出激越的光芒。

新九郎後退一步，那女郎則魅力四射地推門而入。

「我相信你。」

說話的當時，女郎已投入新九郎寬廣的懷中。

新九郎不禁爲其魅力所攝。

新九郎毫不猶豫，抱起那個女子，便用力吸吮她的紅唇。

在新九郎懷裏的女子，他毫不抗拒地屈服在新九郎的熱情中。

「——如何？」

「啊！什麼……」

「彼此信任的感覺很美吧！」

「是呀……」

此時，女郎已完全沈浸在方才的激情中，新九郎說些什麼，在她聽來都如天籟般美妙。

「你們城主不信任我就算了，只要你相信我便行。」

「……」

「當然，我也不一定要有這麼大的自信。」

在女郎尚未回答他之前，一陣匆促的脚步聲傳來。

「——又來了一個賣藥的。」

那個人刻意壓低聲音道。

「哈！總算來了！」

新九郎點頭笑道。

「你們城主還能不相信我嗎？」

兩個女人聽了新九郎的問話後，卻不知該怎麼回答他才好。

似乎是那尼姑扮相的城主握有絕大的權力，才使她們噤聲不答吧！

「你們如果不相信我的話，可以找那兩個人問清楚，對不對？」

「好的。」

「嚴刑逼問那兩個人，應該可以使他們招認才對。」

那女子趕緊將這意見傳達給城主，城主也正有此意。

「——把那個賣甜酒的人帶過來。」

城主下令道。

賣甜酒的商人是從後門進城來的，在後門處也有一個看守門的小房子，裏面有兩個手持大刀的女人在看守著。

城主的命令一傳出去，那兩個女子便押著賣甜酒的商人前來。

「吔！吔——，這個……這個怎麼樣？這個，我帶來的都是，吔！天下最好的甜酒，眞的，號稱天下第一。」

「以前從來不曾看過你，眞奇怪！你這甜酒是那裏出產的？」

「喔，這個……是我家裏自己釀的。」

賣甜酒的人卸下擔在肩上的桶子，打開其中一個蓋子，在那羣女人還沒有表示意見以前，很快地舀了一碗。

「來，喝看看吧！」

「咄！你怎麼這樣？我們可沒說要買。」

「哎唷！你以爲我就這麼小氣呀，這只是給你們試喝看看罷了！」

「好吧！那就不客氣了。」

這時，那些全副武裝的女將們暗中觀察著。

唯恐他會在酒裏下毒。

不過那兩個人津津有味地喝過後，什麼事也沒發生。

「嗯！味道眞好。」

「如果你想要的話，我家裏還有很多，可以多運幾桶過來。」

「我去向城主稟告，這一整桶的甜酒就乾脆都買下來好了。」

「這……這……不太好意思吧！」

叭噠叭噠聲中，賣甜酒的商人已挑起酒桶，隨著那個女子走去。

甜酒商人即使被帶到城主面前時，仍然很有技巧地掩飾自己的身份。

「啊！這位就是城主大人嗎？失敬，失敬。敝人從家裏帶來了上好的甜酒想請城主嚐嚐。」

城主仔細地打量過那個商人以後，將手一揮。

「把他帶下去。」

就這樣，甜酒商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地被帶到地窖去。

五

賣藥的商人則從西方出現。

在那時候，藥品仍是極貴重之物。尤其是漢方藥的處方，更被視爲祖傳之寶般珍視。

在奈良時代，漢方藥雖已在宮廷裏流傳甚廣，不過當時是由陰陽大師兼藥學博士；而懂得醫病救人及藥品知識的人也不多。

所以那時若有人有醫治病人的本領，馬上就會被當作可以治國平天下的良才來看待。

而隨著時代的流傳，這些藥方慢慢地積存下來，雖然爲數也頗可觀，但卻還沒到

普遍化、一般化的程度。

因此地方上的醫生、藥師數量等實在太少，少到一般人民只要生病，就只好乖乖等死的地步。

也因而那時候的人民只得去求助於祈神拜天的巫師。

「我是京城來的藥師，帶來幾種藥方，可醫治百病，保證藥到病除。」

「你如果要見我們城主的話，我得先去稟告一下。」

「嘿嘿！能見到貴城主眞是我無上的光榮啊。話說回來，人哪！總難免生老病死這段過程，不管每天怎麼盡力維護自己的健康，也總有病倒的一刻，對不對？」

就像甜酒商人一樣，他也被帶去參見城主。

「這位就是城主大人嗎？容我介紹，我這裏的藥呢，舉凡傷寒暑熱、癆疾末期都可醫治，靈得很，天上的仙丹也不過如此而已，您要不要試試？」

而就在他囉哩八嗦的時候，城主也仔細地打量過他，而後不耐煩地臉一沈。

不管照新九郎所說，大淵那羣傢伙的計劃如何周詳，在城主這邊看來，不管是剛才賣甜酒的人，或是這個賣藥的郎中，一個是比一個討厭。

瞧這郎中講得口沫橫飛，口齒伶俐，卻讓人越看越討厭。

「把他帶下去。」

城主厭煩地命令左右。

這郎中絕想不到他竟被帶到地窖裏來。

他還傻傻地以爲有那個僕人想向他買藥哩！

等到他被帶到地窖去之後才大吃一驚。

原來那個扮成賣甜酒的人已在那裏，呆呆地抱著膝蓋頭不知在想什麼。

「啊！」

「咦！你……」

正當兩人目光交會、驚訝不已的時候，哐噹一聲監牢的格子門已重重關上。

拿著大刀的女子不覺笑出聲來。

「你們的企圖我們早就一清二楚了。」

她笑道。

「公主。」

「是山女嗎？」

「是的，我已將那兩個間諜關到地牢去了。」

「如果是間諜的話，將他們殺掉不就結了。」

「但是，城主並沒有下令……」

「我決定就好，一切後果我負責。」

公主很堅決地向前走去。

「——你們，是敵人派來的間諜嗎？」

她提起亮晃晃的大刀，輕視地瞧著黑暗中的兩個人。

絕美的面容上猶存淒艷冷冽之姿。兩人驚嚇之餘，身子不由得縮成一團。

「什麼？你說……說我們是什麼？」

「是，是呀，我們又……我不是敵……敵人，我們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賣甜酒的商人罷了。」

「對對對，我只是個賣藥的，沒有什麼企圖啊！」

兩人一味地搖著手，想證明自己從頭到尾什麼事都不知道。

「你們要是有半點兒居心不良，本姑娘絕不饒你們。」

公主突然將大刀從牢門的格子處刺進去。

牢裏的人被伸進來的大刀嚇了一跳。

「哇！」

賣藥的那個人飛身後退，然後撞上背後的牆壁又反彈回來。大刀也正好橫在他眼前。

「哇！請你饒命啊！請饒命……」

「老實招來吧！說。」

「……」

「你們的計謀早就曝光了，還是快點招吧！」

「……」

「你們都是大淵的部下吧！」

他們眞的知道這麼多嗎？兩人不禁神情大變。但即使是到了這種地步，他們仍堅決不招。

「什麼！你在說什麼？」

「大淵那些人？」

「我們根本不認識那些人啊！」

「喔！如果這樣那我就讓你們恢復一下記憶好了。」

「……」

「你們兩個人如果有……，一個人死了，另一個就可以恢復記憶了吧！」

公主叫來了山女，命令她將牢門打開。

「吭，要我打開牢門？」

「是的，快把牢門打開。」

「可是……城主沒有下令。」

「姥姥那兒我會去稟告的，快開吧！」

「但是……」

大概是畏懼於城主的威嚴吧，山女拿著鑰匙的手顫抖不已。

「快開呀！你是不是要違抗我的命令，吭？」

「不是，不是的。」

「那就快開！」

這公主的個性還眞急躁，一發起火來，就什麼都不管了。

大刀向賣甜酒的那個人身上揮去，從他的頭上閃過。

「喝！動作快點！」

山女被逼得沒辦法，顫抖的手好不容易將牢門厚厚的鎖打開，便急忙後退出去。

大概是去向城主報告吧！

這邊的公主卻不管那麼多。

「喂！你們誰要先出來？」

公主杏眼圓睜，大聲地斥喝著。

在燃魚油的火把照耀下，大刀發出了閃閃白光。

「……」

兩人相對注視卻不敢發出聲音。

這個公主向來是以爭強好勝聞名的。

他們在混進來之前已將這城裏的一切打聽得一清二楚，因此也聽說了有關這個脾氣粗暴但美艷絕倫的公主之事。

據說她叫倫子。

——聽說這裏的女人都喜歡誇大自己的刀劍本領，不過，看公主蠻橫的樣子，可能眞會將我們的頭給砍下來吧！——

牢裏的人一想到這兒，不禁毛骨悚然。

「怎麼？你們怕了不成？」

鋒利的刀尖晃動著。

「你們那一個人出來都好，反正先出來一個人，我不過讓他的頭先落地而已。」

「……」

「難不成你們是看不起我的本領，想逃是不？沒關係呀，你有本事逃得了的話，本姑娘就認輸了。」

「……」

「好，看你們能躲到什麼時候。」

說著，她前腳已踏進牢裏。

看她年紀輕輕的也不過十七、八歲，竟是這麼一個不好惹的女霸王，那兩個人嚇得兩腳直打顫，不由自主地往後退，直退到背部已緊貼牆壁。

這時，來了一個侍女。

「公主，又來了。」

「什麼？」

「第三個間諜呀！」

「那一定又是經過改裝的。」

「大概吧……」

「這回是扮成什麼了？」

「修行僧。」

這個修行僧從南方來。

南方是一片稀疏的樹林，林中蜿蜒著長長的小路。

修行僧佇著枴杖走來，出了林子後抬頭望見前面的城館，便毫不猶豫地朝城的方向筆直走去。

當然，那個時候望樓上的值班人已悄悄地傳送信號給城下的守衛了。

也不曉得修行僧是眞是假的，逕自大聲喊門。

「有人在嗎？開門哪！」

正伺機而動的一個女將回道：

「你有什麼事嗎？」

「我有點事想要告訴你們主人！你們這裏似乎不太平安，城的上方有股妖氣盤旋著！」

「妖氣？」

「正是。」

修行僧煞有其事地重重點了下頭。

「算你們運氣好，被我碰上，正好幫你們清除這妖魔鬼怪。」

修行僧說著便卸下了背上的方箱，再從附近找來一些樹枝，用護持刀削一削，很快地在城門前搭起法壇。

在此限於篇幅，不另介紹法壇的作法。其種類繁多，如病魔、妖魔、雨雲、風雪等，因應各種各式的場合而作法互異。

這修行僧所擺出來的是較爲簡單的一種。

壇子搭好以後，修行僧開始作起法來。

這下可使城裏的衆人大感意外。

有好幾個女子都探出頭來偷看。

沒有人知道這個修行僧到底是敵是友，說不定他眞的只是經過這裏，偶然停留下來的吧？

但實在看不出此人的底細。

如果他是敵人派出的間諜，那他應該急於入城裏才對。因爲他進城以後便可和同伴裏應外合，在城裏放火之類的，很快地攻下整座城。

但這個修行僧卻似乎不打算進城去，這使城裏的衆人大感意外。

——不過，還是得預防著。——

在望樓上的弓箭手好奇地往下瞧，大門的入口處擠出了四、五張臉在偷看，連城牆上發箭的小洞口也出現了女人的面孔。

修行僧絲毫不在意城裏人的好奇眼光，自顧自地唱起九字一句的咒文來。

「——×○△□、☆＊∴▽□、✽※◎……」

沒有人聽得懂他在唱什麼。

不過，聽了這番唸唸有詞的新九郎卻想：

——咦！這個好像是什麼——

聽這咒文，似乎不是那種一般隨便出口的說解。

襄莫三曼多縛日羅多……

手指不斷地結手印，九字斷成一句。這決不是敷衍了事的作法。

手指結手印，九字斷句，這是密教修行中與神靈溝通的一種方法，得循其步驟慢

慢來。

手印是豎起兩手的食指與中指，其它手指則併攏掌心處，再將兩手豎起的兩指互相對立。

若將兩手逐漸靠近，據說可以號召愚昧的羣衆。這種作法類似一種催眠術，作法者本身也要將眼睛集中在一點上面。然後將右手豎起的兩根手指貼近左手掌心，據說這可奪人心志。

九字的斷句也是如此。

「臨、兵、鬥、者、皆、陳、列、在、前！」

邊唸，邊在眼前比劃出縱橫的線狀。

畫出縱線四條、橫線五條，完成後再巧妙地將兩手手指組合起來。

但聽到這完全不同的咒文，卻使新九郎楞在那兒。

在九字斷句中唸到臨、兵、鬥、者時，會有各種困難的手勢，如普賢三味耶、大金剛輪、外獅子、內獅子……等出現，依據其手勢及咒文的配合，會出現令人百思不解且不可思議的法力。

暫且別提這修行僧是否眞具有法力，瞧他在法壇前所唸的咒文與手指怪異的變

化，的確已使得在場諸人呆滯不動。

——開始進入情況了。——

新九郎暗自估量著。

如果不是這種非常時期，也許新九郎和城裏的那些女人便對這個修行僧深信不疑了。但之前來了裝扮成賣甜酒和賣藥的兩個傢伙，當然令人聯想起這個修行僧的來到絕非偶然。

一定也是攻打女人城的策略之一。

但見那修行僧卻做得有模有樣。

「怨敵退散，妖魔退散……」

修行僧一本正經地唱著咒文，音調高高低低，全身亦不斷地抖動，似乎在替上天傳達旨意。

焚燒樹枝時起的煙，隨風形成漩渦般，時而籠罩住修行僧的身軀，時而飄在其腳踝處久久不散，甚至往空中直沖，變化多端。

原本大家只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但漸漸地卻已轉變成好奇著與妖魔鬼怪相鬥的修行僧到底功力如何，當然大家更關心結果的演變。

不久，這場人魔大戰已見分曉，修行僧的法力也稍見端倪。

只聽修行僧大喝一聲，陡地一沖上天。旁觀者還來不及眨眼的時候，他已俐落地在空中盤起雙膝，重重地落坐在法壇上。

然後爆炸似的一聲，煙霧冉冉上升，修行僧整個人被包了起來。再睜眼細瞧，青紫色的煙瞬間變爲濁濁的黃色，嗆鼻的惡臭也立刻瀰漫開來。

女人們慌忙拉起衣袖以掩蓋鼻子，且很自然地背過身去。

不一會兒功夫，黃煙層層圍住了修行僧，看起來像是燃燒起來一樣。

不過，這似乎就是最後的高潮戲了，黃煙不久後散去，原本直直站定的修行僧，很快地朝他們這方走來。

他狀極悠閒般地走過早已目瞪口呆的衆人面前。

彷彿是一場光天化日下的騙術一樣，這羣女人個個像是經歷了一場難以置信的白日夢。

「——我已經把那些妖魔鬼怪給驅走了。」

修行僧很不在再乎地說道。

看他手法熟練，可能這就是他賴以維生的飯碗吧！

一般有錢人與老一輩人，這時一定會對這施法術的人致贈相當的謝禮。

即使沒有任何人委託他做——嚴格說起來，這個修行僧還是自己硬送上門來的。——不過他已盡心去做，且也將妖魔鬼怪給驅散了，於情於理，都要包點銀子給他以表感激之意才對。

所包的金額比所謂的草鞋錢還多。

已夠修行僧吃上十幾、二十天了。如果再好好算計的話，還可投宿在不錯的客棧，甚至找樂子什麼的。

城裏的人似乎已去除了戒心，因爲此時出來了一個美麗的女子請修行僧進城去。

「這位長老，辛苦你了。裏面已備妥粗茶淡飯，還請千萬賞光。」

修行僧心裏一定在偷笑著，表面上卻仍道貌岸然狀！

「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鄭重地道謝一番，便隨那女的進城。

修行僧經過了位於後面一個堆滿石頭的地方。

築成這座城外圍的高牆所用的三段構造——經切割過的石塊、圓形石塊，及未經修飾的石塊，皆靜靜地躺在那兒。

那個時代還沒有像天守閣那樣的華麗建築，所謂城，只不過是胡亂堆成的石牆，或是用土糊成的土壁而已，這座女人城，也許是經由女人的審美觀而築成的，所以整體說來，是座別緻而堅固的建築物，在當時已算是相當不錯了。

有許多地方還是用切割過的石塊築成的。

就連望樓，也不是只用木塊堆砌而成，而是另外加入了石塊，以使其更爲堅固。城築好之後，一些總有剩下的材料，或預備用的石塊等，便堆放在這裏。

「請在這裏稍等一下。」

那女子丟下這句話後，轉身離去。

「噢！在這裏嗎？……」

臉上明顯地露出倦色的修行僧，不禁大失所望。

原本是以爲在舒適的大廳中，有著滿桌的山珍海味等著他吧！如果運氣好，說不定還有美女投懷送抱呢。如今這些期盼全落空了。

竟是在堆滿石塊的地方？

看來山珍海味要變成粗茶淡飯了。

這樣放下客人不管，這是那門子的待客之道呢？

修行僧漸漸有點意興闌珊起來。想來回走走看看，又覺得有人監視，只好定定地站在那裏，不敢離開一步。

一會兒，總算有脚步聲傳來了。

仍是那位女子。

「這位長老，請問你要喝杯酒嗎？」

她就是特地來問這句話的吧！修行僧顯然怒氣已沖上腦門，但想到此行的目的，終究沒有發怒。

「嗯！麻煩你了。」

「好的，請稍等一會兒。」

說完又再次離去。

修行僧越等越不耐煩，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滿腔怒火般不斷地抬頭看著太陽，然後又估計著影子的長度來計算時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瞬間，在大石頭前方的一個草包移動了一下子，然後冒了個人頭出來。

——咳！那是……——

修行僧心念一動便朝那方走去。

但尚未靠近那個草包，眼前突然冒起一陣煙，這陣烟和修行僧在作法時，最後出現的那股黃濁煙霧是一樣的。

黃濁色的煙幕往上噴，不一會兒已瀰漫四周，層層地包圍住修行僧。

「啊！？」

修行僧身手矯健地向上一抬，躍向後方。

「是怎麼搞？」

雙手握緊戒刀，不斷地觀望四周。

這時不知從那裏傳來了笑聲。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起初修行僧懷疑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但那笑聲不像是一個人發出的，聽起來至少有三、四個人以上。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長老受驚囉！」

「妖魔退散，修行僧也退散吧。」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瞧他那張臉！」

「簡直就是咱們養的鴿子所啄食的米粒一般嘛！」

「別看他那樣，騙人的技巧還挺高明的。」

「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住咱們的城主喔！」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嬌滴滴的聲音，冷嘲熱諷地，不斷地從四面八方湧來。

修行僧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冷靜，緊抓住戒刀的手未曾放下，且極爲不安地四處張望。

那股黃濁色的濃煙逐漸散去，現在卻被別人用到他身上來，他心頭一驚，不覺頭暈目眩、天旋地轉了起來。

修行僧的把戲被揭穿了。

其實他根本沒什麼法力，只見他眼睛裏激射出來的怒氣已漸漸消去，取而代之的，則是驚慌失措地四處搜尋是否有逃生之路。

對了——

剛才注意到那邊的草包在蠕蠕蠢動。

好像炭包開了口似的，從那頂端伸出個人頭。一共有兩個草包在那兒。

紮得圓滾滾的草包上頭露出了人頭，而且這兩個人的嘴都被塞住了。

竟然是裝扮成賣甜酒和賣藥、以求混進城來的那兩個人。

修行僧這回可怔住了。不過立刻又恢復自然。

「……」

帶著一臉驚訝與疑問的表情，現在他只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草包裏的兩個人，似乎想向他傳達什麼似的，頻頻點頭，無奈嘴裏被塞滿了東西。

「嗚、嗚……嗚！」

修行僧只能聽到這般微弱的呻吟聲。

從剛才的那陣黃煙，到這兩個混進來的人被捕，豈不擺明了修行僧的底細早被對方摸透了？

修行僧此時已慌亂得毫無主張，只想趕快逃離這裏。

「——往哪裏逃？」

是女人的聲音。

那個拿著大刀的公主攔住了他。

「你這個長老的法力沒什麼稀奇嘛！點燃硫黃就可以驅散妖魔鬼怪。啐！玩這種連三歲小孩都會的把戲，太丟臉了吧！」

修行僧先是退縮了一步，繼之狡滑老練地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小姑娘，你這樣說就不對了。很多人都知道點燃硫黃可以除去毒氣，對防止毒蟲害蟲也很有效，不是嗎？但我可是運用多年修道的功力製造黃煙，才替你們消除妖魔鬼怪的。」

修行僧死不要臉地還理直氣壯。

「你所謂的妖魔鬼怪，指的就是這些人吧？」

公主用大刀指向被草包捆著的兩個人。

「……」

「那兩個人僞裝成一般老百姓，混進城裏來。」

「……」

「他們陰謀奪取這座城，罪大惡極，所以特別將他們綁成草包讓你看看。」

「喔！原來如此！」

「怎麼樣？他們是咎由自取吧！」

「的確是……」

修行僧只能如此回答。

「想陰謀竄奪這座城是罪有應得囉！」

「是呀！」

「那他們就是你所說的妖魔鬼怪囉！」

「吭！這、這……」

「或者我說他們是妖魔鬼怪派來的打手。」

「——喔……」

「依你看，以他們來做血祭如何？」

倫子倏地揮下手中的大刀。看來這一下不只是威脅的作用而已。

修行僧更是手足無措地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了。

「如果用他們來血祭的話，你這把戒刀倒可派上用場。」

「吔？」

「把這兩個人的頭砍下來。」

蠻橫的語氣讓人無從抗拒。

如果只有倫子跟他面對面的話，修行僧還可以邊耍嘴皮子，再趁機逃逸。

但却不知在何時，已圍上了一大羣女人，個個全副武裝，聲勢好不嚇人。

每個人手上握了各式各樣的武器，如弓箭、長槍、短柄匕首、大刀等，讓人覺得他們在威風凜凜的外表之下懷有不凡的身手。

現在再想逃走，可就難囉！修行僧已嚇得面無血色。

「怎麼還不動手？你既然說要去除妖魔鬼怪，就得把這兩個人的頭砍下，我們再去城門上懸掛以示警戒，嘿！這不就是武門裏的傳統——斬首示衆嗎？」

「可，可是……」

修行僧面對著自己的同志，又怎麼忍心下手呢？

戒刀就在他手上，但早嚇得全身哆嗦的他，卻怎麼也無法將刀拔出鞘來。

「喝！快呀。」

倫子用手中的刀柄去挑撥修行僧的戒刀。

此時修行僧像受到嚴重刺激一般，連想都沒想地將刀拔出鞘。他的潛意識裏，還是覺得想著動手對他有好處吧！

亮晃晃的戒刀在修行僧的眼裏閃閃發光，但他實在沒有勇氣去砍那被捆在草包裏的兩人頭。

「快動手呀！」

倫子不斷地催促著。

修行僧咬牙狠下心來，雙手掄刀過頂，眼看就要砍向賣甜酒的人了，誰知刀鋒突然一轉，竟朝倫子身上砍去。

剎那間，倫子往旁邊一閃，手上的大刀快速地往上一格，鑑鏘一聲，擋住了對方來勢洶洶的一擊。

不論是誰，都會爲這漂亮的手法喝采。

倫子轉瞬間躲過了致命的一擊。然後熟練地刀刃一轉，改用刀背用力敲去。

這一敲擊中了修行僧的腹部，修行僧腳步開始蹣跚不穩，再加上先前受挑撥的一般怒氣，他突然瘋狂地衝過來。

倫子很快地用刀背朝他雙足砍將下去。

這場打鬥至此告一段落。修行僧的雙腳自然無法承受那用力的敲擊，一屁股跌坐在地，再也無力站起來，只能在地上死命地掙扎。

「哇！這招眞是漂亮，不得了。」

新九郎正好走向這邊來而目擊了整個打鬥的過程。

「我本來以爲你會將他殺了。」

「……」

「你竟然有時間轉用刀背擊垮他，又使他不致斃命，這連在下我也自嘆弗如呀！」

「你是在嘲笑我嗎？」

調整過呼吸後，倫子將目光强烈地逼向新九郎。

「豈敢，我稱讚都還來不及呢！」

「……」

「眞的，剛才那千鈞一髮之際，我也無法那麼熟練地將這招用出來。」

新九郎踢了一下修行僧。

「喂！」

「吭！唆！唆喲……」

「你死了嗎？」

「哎……」

「沒死就不要這麼精神委糜！你的男子氣概到那去了？全不見啦？」

修行僧用力眨了兩下眼。才意識到總算對方沒將自己給殺了。

可是，被打到的地方卻實在是痛得站不起身來。

「好吧！好吧！起不來就算了？反正你也沒啥用處了。」

新九郎又轉向倫子那一方。

「怎麼樣？和我所說的一樣，全都是事實吧！」

「是的，我們全都明白了。」

這個女人倒挺乾脆的。

倫子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這一笑可把剛才緊蹦蹦的表情化開，容顏有如綻放花朵般的艷麗，讓人心底暖暖的。

「好！既然你已明白就好辦了。那——也可以還我自由了吧？」

「是呀！可是，姥姥那兒……」

「姥姥那兒呀，只要她能明白我的用意就好了。」

新九郎邊說，邊解下衣帶。

「哎！你想幹什麼？」

「換衣服。」

「什麼？」

「我打算扮成修行僧的樣子，混進他們裏頭。」

新九郎的動作快速無比。將袖布脫下後，只剩最裏的一層內衣。

倫子驟然臉紅耳熱，不敢正視新九郎。新九郎可忙得很，也沒注意到倫子的反應。接著又拉起修行僧，準備動手剝他的衣服。

六

要攻下一座城，就必須讓在城裏的內應能發揮作用才行。若只靠蠻力作戰，那將會白白犧牲許多人命。否則即使打敗敵人，己方的損失也將無法估計。尤其在攻城的場合中，守的一方與攻的一方相較，往往是攻的一方死傷較多。

「照我的計策，絕對不會出差錯的。」

這個說大話、自信滿滿的人正是橫地縫殿之助。他以爲這次的攻城計劃，以大淵

兵衛尉爲先鋒，便已成功一半了。萬一失敗的話，頂多也只是打頭陣的那些人被殺而已。大淵與那些衝鋒者也只是他金錢交易下的犧牲者。如果他們眞的失敗，那交易到此爲止，這邊手揮揮，互不相欠。

這就是亂世。

經常都有人大手筆地雇請人或刺殺某城城主，或謀奪一座城池，以擴張自己原有的勢力，這已是平常之事了。

「時辰已到，不是嗎？」

橫地對了時刻後，說道。

「如果現在出發，在未時過半左右可達雲霧城。稍作準備後，躲在樹林裏，然後再等城裏的內應發出信號，咱們恃機而動。」

夏天由於日落較遲，即使早到雲霧城附近，也沒人會對他們起疑心。

於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地朝雲霧城的方向出發。

再過去就是掛川城。而這裏會被稱爲雲霧城，有幾種說法——

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是，這一帶經常大霧瀰漫，於是隨著大氣的變化，這個城館的面貌忽隱忽現。

這是好久以前流傳下來的，應當不至於過分誇大。

而在當時其外圍的一般住家看來，這個城館平時一定是風光明媚，偶爾才陷於雲光霞霧中若隱若現。

而現在的雲霧城則成了「女人城」，裏頭住的全是女人。

雖然這個城裏只有女人，但他們的財力豐厚，刀槍弓箭馬匹等一應俱全，城館的建築也堅固無比，（特別是女人的心思謹愼細密，到處都佈有人手，警備森嚴）因此不是那麼容易便可攻下來的。

而這次的計劃先雇庸外面的人手，以高明的手法混進城裏，再來個裏應外合，照說是準備周詳了。

「準備好了沒？等會兒一接近雲霧城，聽到信號就向前衝！」

大淵對其他人下命令。

「現在先給馬餵食，給馬蹄套上草鞋，準備好了咳嗽一聲以示意。」

行動得這般小心謹愼，才不至於讓對方發現。

一百多個人如果一下子一齊行動，很容易打草驚蛇，更遑論是所謂的秘密行動了。

於是將他們分散開來。大概三人或五人一組，各走不同的道路，往相同的目的地前進。

集合的地點是「貓頭鷹森林」。貓頭鷹森林位於雲霧城前方半里左右之處。

由於行動過於謹慎小心，等大家都抵達森林集合完畢後，已比預定的時間晚了半刻鐘左右。

「我們比預定的時刻晚了一些。不過，一直都還沒有信號傳來，眞奇怪。」

橫地縫殿之助對此竟無絲毫的不高興，也許是預見了成功的景象，樂得飄飄欲仙了。

「召集所有帶隊的武將們。」

集合了三十個各隊的頭領，他不忘再次叮囑。

「準備好了沒？那裏的金銀珠寶多得任你們挑喔！」

「……」

「而且美女如雲。」

「……」

「絲絹布匹更是源源不斷。」

此時已有人虎視眈眈、垂涎以待了。

「不過，這些東西，不許你們動手。」

「什麼？這，這不是太殘忍了嗎！」

「吔！大將軍，你這種命令，對大家都太殘酷了吧！」

頓時三十張嘴你一句我一句地，鳴發不平之聲。

「安靜聽我說！」

好不容易使那些人鎭定下來後，橫地縫殿之助說：

「你們等我說完好不好。我說的是不可以立刻就動手，等攻下整座城以後，城裏所有的人不就成了我們的俘虜了？到時你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喔！嘻嘻！好！」

有人發出狡滑下流的笑聲。更有人迫不及待地擦去嘴角流出的口水。

「瞧你們一個個猙獰的面孔，像極了前世餓死的色狼一樣。我相信！在攻下那座城之前，一定有人等不及要一親那些女人的芳澤了。」

「嘿嘿……」

「不過我再次鄭重聲明，絕對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違反者一律格殺無赦。」

「這太過份了吧！」

「不管是如何美艷的女人在眼前也一樣。」

「……」

「其中的孫姬，也就是倫子，更是遠近聞名的美女。不過聽說她的武功高強，連巴王都無法與她相比。」

「這可有意思了。」

「如果讓她聽見你這麼說，馬上將手中的大刀往你脖子上一抹，嘿！你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不過，如果發現了這個女人，不可將她殺了。」

「吔？」

「要活捉。」

這個命令可眞不容易執行。不過一個像孫姬這樣的絕世美女，無論哪個男人都是亟思得到手的。

「那麼，如果捉到倫子之後呢？」

「當然是有重賞。」

「哈！那我就先跟你訂下這筆賞……」

橫地馬上截斷了那個人的話。

「反正我一定將之尊爲最高功勞就是了。」

大淵等人自然明白橫地說這番話的眞正用意。

——說是這麼說……其實還不是想佔爲己有。——

不過這樣也無所謂。

會來參與這次行動的人都各有各的目的。像大淵野心勃勃，得到許多金銀財寶可遠比得到一個美女來得重要。

有了金錢，自然什麼都可輕易到手，不是嗎？

而且，大淵也不喜歡一個所謂武功高強的女人。

他們對攻下這座城和佔有其領地這一切都太有自信了。

所以他們的信念就是，女人什麼的，稍後自然可輕鬆到手。

而橫地縫殿之助的野心似乎更大。

沒有人知道他的欲望有多深。而他非將那座女人城奪到手的企圖又是什麼？

——反正呢！他也許要創一番大事業吧！管它的——

大淵的智商似乎只容許他考慮到這一層而已。

——人哪！即使絞盡腦汁去思考鐵棍般大的事物，所得的結果也只有針尖般細而已。——

這麼一大羣人躲在貓頭鷹森林中，女人城方面卻無法詳細探知。

「應該已經來到這附近才對。」

城裏的守衛對在望樓上的值班人說。

「可別看走眼了喔！即使是小小的一點東西，也務必要仔細觀察，知道嗎？眞是奇怪了！」

他們如果沒有得到混進城裏的內應所發出的信號，是不會冒冒失失下令攻城的。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啊。

城裏也已交代在城外圍的居民，信號一發，立刻準備作戰。

或者大家都先進城，再依平時所作的進行。

在這亂世當兒，不管是女人或孩子，平常就一定要訓練他們的警覺度與行動靈敏度。

而就在城內安排作戰計劃之時，新九郎也正在盤問著那三個意圖混進來的間諜。

新九郎已經扮成山賊的樣子了。

不過所謂山賊，應該是畏畏縮縮、不見世面的鼠輩樣才對，現在由堂堂一表人材的新九郎扮來，委實不像。

——畢竟一介武士之尊，來扮個彆腳角色，也無法掩去其氣宇軒昂！——

而新九郎其實也不喜歡這種作法。

首先他盤問扮成修行僧的那個傢伙。

「喂！我們可早就洞悉你們的陰謀了，所以你最好老實一點，別給我來半句假話。」

「吭！」

「可想保住你這條小命？」

「算了，我說就是了。」

那傢伙狡猾地將頭一歪回應道。

「先將姓名報上來吧！」

「我叫田浦典內。」

他竟很痛快地招認，令新九郎大感意外。

「——田浦典內。嗯，就這樣，還想知道些什麼？」

由於他太過於爽快地招認，新九郎不覺心生警惕。

「那……你是怎麼通知城外埋伏的人呢？」

「……」

「喂！你就老實招認吧！這般拖拖拉拉的，那像個男子漢？」

「是男子漢又怎麼樣？」

典內不在乎地聳聳肩道。

「如果你是個堂堂男子漢的話，就招呀！」

「要我招嗎？可以，不過我有個條件。」

「你說看看。」

「反正已到這種地步，我也無法繼續待在這兒了。」

「的確。」

「你要我再招，沒問題，不過你得幫我逃離此地。」

「可以，我接受你的條件。」

典內得到了新九郎的保證，似乎安心了不少。

「你是要知道我們之間的暗號嗎？」

「對！」

「首先是放火。」

「哦！這是個好辦法。」

「先放火燒了這城裏的建築物，再讓他們大舉攻城，我們在裏面接應。」

「也就是說你們放了火以後，再從裏面將城門打開是嗎？」

典內點頭。

「如果你們放不了火的話呢？」

「就隨便找個藉口出城去。」

「嗯！」

「然後再將門打開，招呼他們進來。」

「只開小門嗎？」

「不，我們是計畫殺了守門者後再打開大門。」

典內很平心靜氣地描述著他們的計畫。

「這樣我懂了。那放火的時候是不是也有什麼暗號呢？比如說，要在兩個以上的

地方。」

「那倒沒什麼特別約定。」

「我還想知道一件事。到底你們外面埋伏了多少人？」

「嗯！大概有兩百多……」

看情形他似乎不很清楚。

不過照常理判斷，兩、三百個人是不會差太遠了。

「好，既然你肯合作，我也告訴你，我是伊勢的新九郎長氏，記住！」

「伊勢……」

「等我取得天下，你再來投靠我吧！」

這並非大言不慚，而是新九郎自信心所致。

之後，新九郎又陸續盤問了賣甜酒和賣藥的郎中。

「你是想被砍頭呢，還是招了保性命好？」

新九郎是打算驗證典內所招認的眞實度。

這兩個人不禁面對面相互愕然。

既然已演變到此地步，他們只好放棄原先計畫了。

「我想知道你們之間的暗號是什麼……如果你們不願說就算了，反正典內什麼都招了。我只想確定他是否騙我。」

新九郎話說到這兒，已很明白暗示他們不可胡說八道。

「如果敢講半句假話，我就只好送你們到閻羅王那兒去了。」

一聽說典內都招認了，兩人突然現出驚慌失措的表情。

再想到倫子手上那把白亮的大刀，只要稍一揮動，腦袋穩保落地。

他們似乎也覺悟到一昧地反抗是件愚蠢的行爲。

「我叫和助。」

賣甜酒的人剛說完，賣藥的郎中馬上接口道：

「我是太十，嗯！我們兩人正是你們所謂的細作。」

「這我知道。在暗號方面，聽說你們是計畫放火？」

「是的，因爲這樣，外面的軍隊才容易攻進城來。」

「只有這樣嗎？」

新九郎的炯炯眼神，震懾住了那兩個人。

一般人在被逼供的時候，都會招出九分，保留最重要的一分，這也是爲了不洩露

己方底細的方法。

高明的細作，大多使用此一方法來保住自己的性命。

兩個人被問住了，看他們似乎在說與不說間掙扎，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說了出來。

「在放火以後，一個人先乘隙出城去通知他們。」

「你們三個人中的一個人嗎？」

典內就是隱瞞了這一點沒說。

——好傢伙——

新九郎心中暗罵。

如果只是放火的話，對方沒接到通知，一定會覺得很奇怪，自然也就不會貿然來攻城了！

新九郎此時已是山賊的打扮了。

他再次去拜見這城的城主。

「都探聽得差不多了吧？」

城主問。

「對方似乎有兩、三百個人左右。不過全副武裝的軍隊超過半數以上。」

「你說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平常應該已經習慣敵人來襲的城主，似乎因爲這次敵人的準備周全，而顯得自信缺缺。

「將城內的射箭高手集中在城牆上的射箭孔後方，當敵人靠近時，再以亂箭射擊，你看如何？」

「這種防禦太落俗套了，我看不行。」

「可是，到目前爲止，我這個城都還沒被攻破過呀。」

「這次這些傢伙一定是有備而來，也不曉得他們將用什麼策略攻城。依我看，多一份防範才可多一份保障。」

新九郎首先要其他人去收集一些易燃的廢棄物品。

將稻草紮成一捆捆後，在其上放置木柴。壞掉的桌子、椅子、門板、窗檻什麼的，凡是可以燃燒的東西都堆成小山一般高度。

爲了避免火勢蔓延而危及到其它物品，放火的地點乃決定在城內廣場處。

這個廣場平常是用來編排軍隊和訓練馬匹的地方。

他們便在廣場的兩端堆起了易燃物品。

新九郎看已佈置得差不多，便準備出城。

「沒有問題吧，新九郎？」

倫子感染到戰爭的氣氛而顯得有點興奮。

「還不知道能否過關哩！搞不好在那邊被認出來，就只有被砍頭的份了。總而言之，我會小心一點的。」

新九郎爽朗地大笑，似乎不將這當一回事，轉頭踢了踢馬，揚塵而去。

還眞是個不懂得害怕的男子漢。

縱使凶多吉少，在他們發現我的時候，再趕緊快馬加鞭地逃回城裏不就得了，新九郎內心原來是這樣盤算的。

——他們應該來了吧！這會兒也不曉得躲在哪兒——

應就在這附近才對。

這裏到處都是可以躲藏的好地方，就在這附近繞一圈的話，應該可以發現行踪才是。

起伏綿延的丘陵地與稀疏的林木，總讓人覺得到處都有埋伏似的。

——嗯！那一帶一定有人，然後嘛！這邊也……——

新九郎大概四面八方都已經巡視過一遍了。

將近黃昏時分，如果距離他們太近，恐怕會被識破身份，此時正好趁著昏暗的天色，混淆他們的視覺。

黃昏時，天空稍微變了顏色。

說不定會下一陣雨吧！離太陽下山還有半刻鐘左右。

新九郎照著那些山賊之間所做的約定，爬上一座樹木稀少的山丘。

「怎麼樣了？」

有聲音傳來。

「你是指城內的情況嗎？」

新九郎裝成典內的聲音。

「跟我們當初的計畫一樣。」

「那，可以放火了嗎？」

「再等一刻鐘之後，就要放了。」

這種時候的答話，能儘量簡短才是上上之策。

當然，如果他們相信，新九郎的計畫就算成功了。

散布在林間的士兵們，果然就是新九郎在法多山尊永寺那兒看到的那羣人。

——人數還更多哩！——

在還沒露出馬腳之前，新九郎急忙返回城裏。

城內已擺好守城的位置圖，分散在城外圍的農家人民，每一家都是城主的家臣。他們表面上看起來仍是悠閒自得的模樣，但只要城裏一下命令，他們馬上就可以進入備戰狀態。

——太好了，這樣至少讓人安心不少。——

城門前，橫跨在護城河上的吊橋，如果情況不妙，也會被切斷。

顯然他們已有充分的準備。

新九郎回來後稟告道：

「就像我們猜測的，一點也不假。趕快將火點著，誘他們進城來吧。」

弓箭手在箭筒中準備了充分的箭矢，躲在城牆上的射箭孔後面。

如果還有人乘亂潛進城來的話，在斗形門處就會被埋伏的人亂刀砍死。

城裏的女人皆穿上了盔甲，手裏拿著各式各樣的武器，個個神勇威武，不可一世。

「——好，把火點燃。」

已過了當初約定的一刻點，而且城裏的備戰狀態已經妥當，新九郎一聲令下，那兩堆柴火立刻點燃。

由於乾燥的稻草都放在最底下，火勢一下子便熊熊冒了出來。

瞬間火光沖天。

兩個地方同時點火，是爲了讓外面埋伏的人們以爲潛進城裏的那三個間諜已經完成任務。

火勢立刻燒到廢棄物的那一層，在已暗的夜色中，熊熊的火燄竟顯得凄厲而尖銳。

然後望樓上的大鼓開始驚慌失措地響起，敲鑼的、打更板的也像發狂似的到處響起。

在貓頭鷹森林裏已待得不耐煩的橫地縫殿之助，好不容易等到了這一刻。

「好！」

「那些女人一定不知所措、亂成一團了，哈哈！」

「衝啊！大夥兒一口氣將這城攻下來吧。」

剎時從森林中、從丘陵陰影處、從河床底衝出了一大羣人，其中夾雜有執著橫地府軍旗的軍隊，口中不斷地吶喊，朝雲霧城方向衝鋒陷陣。

有如大雪驟然崩塌時的駭人場景——四面八方不斷的吶喊聲、慘叫聲、戰鼓隆隆的助陣聲，以及一大夥人爭先恐後雜沓的脚步聲，以排山倒海之勢襲向雲霧城。

法螺聲鳴鳴響起，爲喧天鑼鼓激厲了士氣的戰馬嘶鳴，隨著由遠而近的塵土揚起，轟隆轟隆的馬蹄聲迫耳；這羣雜牌兵團中有半數是受過訓練的軍隊成員，而打著赤脚的傭兵人數亦不少。

此刻，原本僻靜的山野已被夜色蓋上一層黑幕，這羣人就像是從黑幕內爬出來的異形一般，大舉向前進攻。

白色的旗幟在黑暗中格外顯眼。面對這羣有撼動山林之勢的軍隊，農村裏家臣們的反攻有如飛蛾撲火，毫無反擊的氣力，只好徹回城去。

其中有些人或爬上屋頂去，或躲在圍牆邊的陰影處，將早準備好的弓箭，聊勝於無地射向敵人，看來就像是來不及應戰般的悽慘。

剛在城內點著火舌，看起來就像是大殿已著火似的。

四處飛揚的火花，尖銳的女人喊叫聲，一片混亂的場面，這完全是爲了瞞過敵人

的耳目。

城內的女人對這齣自導自演的戲可滿意極了。不時還揚起如銀鈴般悅耳而果斷的聲音。

「快！趕快進城。快啊！」

可是新九郎制止他們那麼快就將橋端的繩索切斷。

城四周的農家百姓們，在當時也可算是一種特殊的風土民情吧，穿著打扮皆十分普通。

陸續逃進城來的小女孩，早被嚇哭了。

敵人在他們背後緊追不捨，距離越拉越近。

「弓箭手好好瞄準目標呀！還有，要分清楚敵我雙方的人馬，不要自亂陣脚啊！」

新九郎費盡了生平力氣來大聲指揮這批不讓鬚眉的娘子軍。當然他早從山賊裝扮恢復成原來的模樣了。

七

這方攻城的，是以混進城去的間諜放火作信號。

橫地縫殿之助動員了將近二百人的軍隊，朝雲霧城蜂湧而攻，他可說掌握了充分的勝算在手。

放火——

放火可不是單純的放個火而已。目的是要使他們的大殿堂著火。

如果城內發生火災，尤其是在敵人的大殿堂，必然會引起很大的騷動。

攻城者便打算趁著城裏亂成一團之時入侵，因爲此時的城內守備必然薄弱，攻城的一方往往可占上風。

當然無論是誰，當火燒屁股時，一定是先將火勢撲滅，才有餘力照顧到別的。

根據橫地縫殿之助事先得來的情報，這個女人城中，從城主以下，清一色是女人，連最下一等負責打掃、炊事的老婆婆算在內，也不過五、六十人而已。

城的四周是家臣們居住的地方，總共約有一百戶人家，擔負起守衛這座女人城的責任；當然其中有許多的男人了。

這些家臣以農耕爲生者居多數。也有冶鐵匠、造弓箭的師傅、磨刀匠、木匠等，各行各業皆有。

如果將城外的人家也算進去的，那數目可不得了，但具備戰鬥能力的卻不會超過兩百人。

如果攻與守的人數相當，勝負往往取決於戰略的應用，而突擊與裏應外合的戰略甚至能達到兩、三倍以上的功效。

他仔細思考過這些對方的弱點後，嘴角不覺浮起一絲不易見的笑容。

——嘿嘿！勝利就在眼前啦！——

在戰場上，需要防衛的武器一方只能算是弱者。而女人比起男人來，對防禦器具的依賴更爲强烈。

從全副武裝的盔甲到手上所執的兵器，無一不是精心挑選，且視之如命的。

總而言之，女人不是作戰的料子。

不管是用弓箭、或者揮舞著大刀向前衝鋒陷陣，只要太過依賴身上的裝備，便永無可能打勝戰爭。

而火燒他們大殿堂的目的，就是要毀掉他們心中佔最重要地位的「裝備」。

——女人都是一樣的，哪禁得起硬碰硬的戰爭呢——

這點很重要，也許此時城內的女人正在四處奔逃避難呢。他如此肯定地想了之

後，便更期待著內應放火燒殿所引出來的效果。至於城牆上弓箭孔後面則排滿了箭已上膛的弓箭手們——。

「這些女輩能嚇得了咱們嗎？別開玩笑了，衝呀！」

橫地縫殿之助這般激勵自己的軍隊。反正！這副景象馬上就要改觀了。

他才想到這兒，正得意忘形之時，咦！奇怪了，迎面而來的箭是減少了數量，但攻勢卻越來越凌厲起來。

「怎麼搞的？」

更令他意外的是，火勢雖然還在燃燒，卻已有快燒盡之勢了。

「怎麼會這樣？那些傢伙在搞什麼？」

剛才明明看見火勢由兩邊燒起來的。再怎麼說，也不可能這樣就熄了呀！

如果是城裏的女人將那火撲滅，他們也還可以到別處放火，眞是傻瓜！

「一點兒也不機靈，當初怎麼會挑上這三個沒用的東西？」

他們三人只要能將城內攪得一團糟的話——可是他卻覺得這份期待完全被破壞了，更甚者，還可能增加己方軍隊的傷亡呢。

火勢幾乎已被撲滅了。

算了，做正面攻擊也不困難才對。

連這點優勢，其實也早在他的盤算之中。

「好，不管這麼多了，大夥兒衝啊！」

突然，城牆上的弓箭攻勢凌厲而快速異常，令他們不知所措，身爲主將的他，雖然一再鼓舞著早已抱頭鼠竄的士兵，自己卻也覺得在這般險境中，是自身難保了。

「他媽的！這些娘兒們。」

城內應只有四、五十個女人而已呀！怎麼這回竟失算了。

或者應該說是對典內、和助、太十這三隻豬寄予太大的厚望，原以爲他們可以盡責引導我們進城才對。唉！看來這回要慘敗了。

從外面看來，除了他們在兩處地方放火外，其它的一切狀況都不明瞭，難怪要吃虧。

到底這三個人幹什麼去了？當初計劃的是，他們先偷偷將守城門的人解決後，打開大門，以方便外面埋伏的人攻進城去，然後他們在城內部放馬後炮，四處放火，只要達到混淆城內視聽，目的就算達成了。

照縫殿之助想來，淨是女人的城，淨是女人的大殿中，要做那些事可是最容易不

過了。

何況，三個人分頭行事，應該是不會被發現才對。

——難道說這三個人已……——

其實任他再怎麼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中途殺出個新九郎，才完全破壞了他的計劃。

——那三隻豬，一定是平常太想念女人了，所以一看到一、兩個女人對他們使媚，馬上就跟人家走了也說不定——

在這場戰爭開始時，也許他們還很盡責，後來卻爲那些女人而神魂顚倒，不由自主地犯了戰場大忌——無法抗拒女人的誘惑，此時他們或許已被捕，甚至被殺了。

既然這些內援者出了狀況，也只好放棄由正面攻進城裏的策略了。

「大淵，你在後門處安排了幾個人？」

「三十人左右吧！」

「那側門呢？」

「左右兩邊各有二十個人爬上去了。」

「哪邊比較容易呢？在敵人攻勢較弱的那一方，再多派二十人去幫忙吧，快

點！」

「是的，看情形，從左邊進攻較容易一點兒。」

「那就快動手呀！」

騎在馬上的橫地早已喊得聲嘶力竭了，於是將心一橫，提起大刀便下馬來。

他想，只要我帶頭衝鋒陷陣，後面那羣膽小鬼也一定跟著向前衝吧！

這可不是一般人能下的決心啊，雄壯而悲悽。

「啊！大將軍……」

惡七一個箭步衝上來。

「大將軍，這可萬萬使不得。那些利箭可不長眼睛，危險極了。」

「是呀！大將軍，您可別太衝動！不過這麼一個女人城！哪用得著您出馬，我們就可以將它踩平了。」

「大將軍，請您鎮定一點吧！惡七說得沒錯，還望您務必三思而後行呢！」

「我有好主意了。」

看惡七露出詭異的笑容，得意洋洋的樣子，橫地此時已制止住了方才的意氣用事。

「快說來聽聽。」

「要攻破這座城，最好的辦法是用螳螂斧。因爲如果不先將城門攻破，任你再怎麼精良的軍隊，英雄也無用武之地。」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

「先找來三十個勇猛的快刀手吧。」

「那就快去找。」

正當後方在籌措那三十快刀手時，惡七神秘兮兮地獻上了他的計謀。

「——嗯！果然神奇。」

「這眞是個絕佳的計策。」

「這回，那些女人非中計不可了。」

「好，就這麼辦。快點！」

一夥人不禁露出笑容，都同意惡七的計謀。

「懂了沒？開始吧。」

「好的！」

「記住，要扮得高明才行，假如有一個人被發現，這計畫全砸了。知道嗎？」

這時，有一隊弓箭手向前行進，擺出了從左右兩邊夾攻的陣勢。可不只三十個人。另外還多出了二十幾個人——不過那是虛張聲勢罷了。

當他們前進到弓箭的射程範圍內時，突然一字排開，一聲令下，開始進行攻擊。相對地，城門上方也展開反擊，從射箭孔後方不斷發出凌厲的利箭攻勢。一排排的飛箭，如狂風暴雨般襲來。

比較靠近城門的一些人，相繼噗通噗通地倒地。

不過他們倒下的姿勢也眞奇怪，長槍仍在握，白刃仍不離手。

太陽早已下山，在黑暗中，再怎麼高明的弓箭手，其命中率也不得不打個折扣。

不久以後，剛才那羣接近城門的人逐漸退回後方，只剩下地上的一些死者。

隨著法螺聲，他們的後退井然有序。

站在城牆上的英勇女將們，目送敵人的狼狽退卻，還有人將傷者扛在肩上匆忙逃去的樣子，莫不歡悅無比。

看來惡七的計謀已開始奏效了。

不久，有名背上插著白旗的武將騎著馬，緩慢地朝城門方向而去。

「有事要稟告，請代爲轉告貴城主好嗎？」

話還沒說完，從城那方又嗖嗖地飛來利箭，那名武將不慌不忙地用手中的長槍擋住了攻勢凌厲的來箭。

「我說過有事相稟，你我之中難道沒有人懂得戰場上的規矩嗎？」

他中氣十足地大喝。

「什麼要事嗎？」

一個大將模樣的中年女子，從城門上方探出頭來。

「可別耍什麼陰謀詭計啊！」

「哈哈哈哈！我可不是來詐降的，只是想打了那麼久的仗，過來打聲招呼，禮貌上應該如此的。」

「……」

「這一場戰爭，是我們輸了。」

「……」

「所以，我們想暫時休戰。」

「什麼，你們就這麼隨便地來攻打我們，現在又想休戰就休戰哪！既然你們也花了如此心力來打這場戰爭，就該戰到最後一個人才是，敗也要敗得光光采采呀！何況

我們只是女人之身，既然拿起了弓箭，就絕對奉陪到底。」

「好，就算這樣吧！但我們在打敗戰後得冒著被趕盡殺絕的危險，全軍絕對無法安然撤退。所以，我們想獻上一個人質在貴城裏，以換取我們撤退時的安全。」

「人質……」

這令城裏的人大感意外。

——竟然主動獻出人質。——

女將不禁皺了皺眉，抓抓後耳根，才想到應該去稟告城主才對。

「那你稍等，我去問問。」

話剛停住，那女將一閃身便不見了。

應該是去向她們的城主稟告這回事吧！武將耐心地在馬上等候。只有一個人，連個隨行的也沒跟來。

新九郎聽了那個女將的報告後，也覺得奇怪。於是他親自爬上城去，從射箭孔後方觀看個究竟。

的確，只有一個人而已。

似乎沒有隨行的部下跟來。城門外的景象淒涼，從戰事開始後，這周圍的農家皆

爲沖天的火光所圍住。

在火光的照耀下，他的確只看到那武將是獨自一個人。

對方的軍隊已在離城很遠的後方。其實在這場戰爭中，若有一方撤退，則另一方必定會乘勝追擊，這是作戰的原則。而城裏卻無一兵一卒追出城去。

所謂作戰的訣竅，便是打擊敵人的弱點。也許他們想使用拖延戰術，希望找出反敗爲勝的關鍵吧！

可是新九郎總覺得非常可疑。

最初，他們派了三個內應者混進城來，到底意圖何在呢？

——想來絕不是那麼單純才對。——

新九郎暗忖道，這——不會是個圈套吧？

城門前，有不少屍體。

——場面壯觀哪……——

突然，他注意到了。

地上的那些屍體或仰天面朝上，或臉孔朝地的仆臥著，各種樣子都有，好不悲慘。在那些仰天朝上的傢伙身上，都可看到亂箭林立。

其中有些露在外面的箭尾已被折斷了。仔細一看，居然有五具屍體的身上是拖著箭尾。

火光熊熊燃燒著，照亮了城的四周。所以即使是這麼細微的情況，從城牆上看去也是一目瞭然。

「這很可疑……」

讓他覺得奇怪的是，那些臉孔朝下的傢伙。

其中有些人是被箭射中的，有些人卻並非如此。而剛才交戰用的武器只有弓箭。所以不可能會有人爲大刀所砍而死的。也就是說，死掉的那些傢伙必須是中箭身亡才合理。因此，竟然有許多屍體未中箭，令新九郎大感意外。

「哎！這就奇怪了……到底其中有何玄機呢？」

但很快地，他會過意來後，也不禁莞爾一笑。就在這時，剛才去稟報的女將回來了。

「——城主說先問清楚人質是誰，再根據狀況，給他們答覆。」

女將如此向新九郎作了個報告。

然後逕自將頭探出城牆外，向對方傳達了城主的旨意。

「噢！這不用貴城主擔心，人質方面我們早有妥善的安排。就是率領我們的大將軍，橫地縫殿之助的女兒，今年五歲，名叫容姬。」

「好，知道了。」

新九郎輕聲地向那名女將說道：

「誰知道是否眞是敵方將領的女兒。這裏有沒有人曾見過容姬的？」

「有兩、三個人見過。」

「那把他們都叫來，仔細看看是否眞是橫地縫殿之助的女兒。」

看來新九郎是想一探敵人如此用心的究竟吧！

——其中必定有詐。——

爲了以防萬一，還是先仔細地確認吧！

於是女將吩咐了隨侍在後的部屬。

「趕快去把小茜、雪乃、玉網叫來。」

在等這三個人的時刻，新九郎又吩咐旁人準備稻草包，其中兩個是空心的。

「將樹枝與稻草紮起來，記住要用乾的稻草；如果有軟炭的話，放一些在裏面最好。」

再將紮好的稻草包放在射箭孔的洞口處。

平常那是用來發射石火箭用的，可是現在可沒有現成的石火箭可用。

新九郎覺得自己先不要露面比較好，便找來一些以臂力著稱的女力士來投這些稻草包。

「瞄準城門前三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就行了。」

「從這裏投的話，至少可以投到六十尺以外！」

「不需要那麼遠。但若投得太近，火勢會向城門燒來，投得過遠，又無法清楚辨別來人的長相。」

「來人的長相？」

「就是人質容姬的臉哪！」

而對方似乎早有準備，此時提議休戰的那名武將已將人質帶過來了。

一名隨從騎著馬跟在那名武將的旁邊，懷中所抱的正是人質。

「就是那個了。等他們靠近來，再將稻草包丟向他們旁邊。」

對方並不知道城裏已作了預先的防備，仍由那名武將帶頭，緩慢地朝城門走來。

到了橋頭前十數尺左右的地方，突然止步。

「我已將人質帶來了。」

武將此時已快忍不住滿腔的怒氣，不耐煩地吼道。

「請你們開門好嗎？」

哦！這才是他們的目的，不是嗎？

——我們又不是笨蛋，會那麼容易開門讓你們進來嗎？——

新九郎覺得好笑，朝女力士點頭示意。

早有準備的女力士立刻拿起了稻草包。

「好，開始進行人質的確認。」

咻——，稻草包飛過了寬廣如黑幕般的黑夜，其中兩個正好一前一後，落在容姬所騎的那匹馬旁，咕嚕咕嚕轉個不停。

對方似乎沒想到會有什麼人質確認這回事。

馬匹受到了驚嚇，整個身子直立起來仰天嘶鳴，抱著容姬的那名隨從，差一點兒從馬上摔下來。

「哇！這怎麼回事？」

看到城下這副狼狽樣，一羣女人已禁不住拍打著盾牌，咯咯咯笑個不止。

「好，發火。」

女將下了命令後，射手不慌不忙地拉滿弓，再倏地發射出火箭。

火箭不偏不倚地射中了稻草包。噼哩啪啦地立刻燒起來。

又有兩個著火的稻草包，像火把一樣落在馬匹的兩旁。

隨著火光，馬匹與其上的人，皆清清楚楚地一覽無遺。

「現在，你們仔細瞧瞧去。」

「是的。」

認得容姬的那三個人趨前仔細辨認。

小茜曾與橫地的公館爲鄰，容姬的奶媽是雪乃的遠房親戚，玉網則曾在橫地府裏做過事。

經由這三個人檢查，容姬是不得不現形了。

「沒錯，她的確是橫地府的女兒，容姬。」

「——不是僞裝的吧！」

「對。」

「好，再來進行下一個步驟。」

敵人已成了新九郎的掌中玩偶。

看來對方這回的計畫周全，爲了人質，竟將橫地縫殿之助的女兒也帶上戰場來。

——說謊的時候，成功的訣竅便在於其中的八、九分都要是眞話才行。——

既然人質的身份已不容置疑，再來就不見得是眞的了。

——唉！兵不厭詐。——

新九郎頗有所悟地點頭暗道。

剛才產生的疑慮在火箭的照明下，應該是沒問題了。

「人質的確認完畢。」

女將大聲說道。

「現在就去將城門打開吧！」

而在射箭孔後方大約有二十個弓箭手卻已將手上的弓拉滿膛，新九郎則一個一個地去說明他們的目標物何在。

「可以了嗎？就是那個傢伙，別弄錯了。」

對同一個人射幾枝箭，可謂浪費。

「但是，那些人……」

「我一下令，你們就要立刻行動，知道嗎？」

「知道了，但是……」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其中是眞的有屍體，不過，我猜有一大半……」

等新九郎都指示妥當後，那女將一聲令下：

「開城門！」

音量宏沛，不愧是英勇的女子。

嘎啦嘎啦地，絞鏈轉動的聲音震天價響。

武將騎在馬上，立刻端起長槍，嚴陣以待。

突然，從射箭孔後方飛出來一枝火箭，朝大門前方射去。

還眞準確，正好命中那個臉朝下俯臥著的屍體背部。

這好像是鞭笞已死的人一樣——

但新九郎命令他們瞄準那個屍體呀！

——這羣老狐狸，想裝死來欺騙我們，沒那麼容易——

果然，接下來的情況證明了那些不是屍體。

而在那幾具僞裝的屍體中，剛才被射中的那個男子，應該屬這場「死屍模倣遊

戲」中裝得最拙的一個，算他活該倒楣了。

其實他一付蠢蠢欲動的鬼樣子，根本就逃不過新九郎銳利的眼光。

當然，也或許在火光通明之下，那個替死鬼不巧又是最靠近城門的一個。

在俯臥著的屍體羣中，的確是有活人夾雜其中。

於是新九郎抱著戲謔的心情下令放射火箭。

不愧是神射手，命中率百分之百，正中屍體的背部。

而，那個應該是已經死掉的傢伙，由於受不了火焰上身，悲嚎聲中，飛跳起來。

「果然沒錯。」

新九郎不經思索地叫了出來，頗有大快我心之味。

其實在這個時刻，他應該繼續裝死，等著己方的暗號才行動。

而當城門打開，城裏的女人出來接應人質時，便是惡七發佈暗號的最佳時刻。當初他們是這麼約定的。

然後倒在地上裝死的那些人，再一湧而上，衝進城內。

如果順利地進到城裏，這計劃就算成功了。

卻沒料到，城上竟然有人朝著屍體堆中放火箭，這意味著他們的計劃已被識破。

「哇！哇！」

被火箭射到的可憐傢伙，沒命地四處亂鑽。

他不斷地揮舞著兩手，企圖弄熄身上的火焰。

惡七原本還沾沾自喜道對方上當了，卻不料這會兒又功敗垂成。

聽到了這可怕的狂叫聲，其他人紛紛站了起來。

「怎麼了！」

「發生了什麼事了？啊！民次著火啦！」

他們口中的民次，正是那個不幸被火箭射中的倒楣鬼，現在正繞著圈子在狂奔，不時還倒地胡亂滾動，企圖將身上的火熄滅。可眞是名副其實的「浴火鳳凰」。

口中不斷發出的哀號、悲鳴聲，有如地底突然噴出的硫磺一般，令人心驚膽跳、毛骨悚然。

接著，這些剛站起身的人本能地將視線投向城門。

城門竟然沒開。連一絲空隙都沒有地緊緊閉著。

「喝！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的計劃被識破了，是不是？」

就在他們還來不及想通這是怎麼一回事時，咻咻聲劃破清涼的夜風，又有飛箭掠過他們頭上。

「好！趁現在，快點發射，快！」

弓箭手得到了新九郎的命令，很熟練地搭弓拉弦，箭一枝枝地射出，被瞄準的目標則大多中箭倒地。

計劃失敗，當然只好趕快逃命。武將和抱著容姬的隨從狠狠地調轉馬頭，加速逃去。

當然，這一戰是女人城這方贏得完全的勝利。

而主謀者惡七除了夾著尾巴快逃外，也別無他法。

而逃的人腳步飛快，背後追來的箭卻飛得更快。於是城下又是一場混亂，只想趕快逃命的人不顧死活地踏過受傷倒地的同伴奔離，而逃得慢的人，又一個個噗通噗通地中箭倒地。

這時，城門才眞正大開。

「上呀！別讓他們逃了，遇到敵人格殺勿論。」

衝出來的女兵們，個個手握大刀、長槍，不落人後地殺將出來。

而敵人那方原本被安排在已起火燃燒的農舍處恃機而動的另一些人，看到自己的同伴如此落荒而逃的狼狽象，也只好跟著退回後方。

「喂！喂！這羣窩囊廢，中看不中用的傢伙。」

橫地縫殿之助在後方看到這副景象，氣得直跳腳。

「別退回來呀！對方只不過是女人而已，你們怕什麼？難不成就眞怕這些女人呀！」

儘管他叫得聲嘶力竭，局勢已到如此地步，誰還理他？

雖然嘴裏不住地吐出難聽的字眼，但縫殿之助還是加入了逃命要緊的行列。

乘勝追擊的女兵們，可追趕得不肯罷休，看到一個便殺一個，直到新九郎阻止他們再追下去爲止。

「到此爲止，咱們收兵吧！」

如果再繼續追下去，恐怕會有命令無法傳達，而發生軍情斷層的情況，這也是戰場上的一大忌。

因此望樓上的守夜者，響起了三—一、二—一的撤退鼓聲。

「贏囉！」

「我們贏囉！」

「終於可以放心了。」

剛才英勇善戰的那羣女人，禁不住地歡欣愉悅，都互相抱在一起，大聲歡呼。

看到這些女人如此高興的樣子，新九郎只能道：

「別高興得太早噢！還不知道那些傢伙有沒有尚未使出的殺手鐧呢！」

於是那些女人們暫時收起興奮之情，先替在混亂中不幸受傷的人包紮。然後還得修理已被破壞的地方。

「每一樣東西，都儘量回復到戰前的樣子。」

再來還在城四周的壕溝外圍排上一列乾柴。

作好了以上的準備後，新九郎才說：

「大家辛苦了，稍微休息一下吧！不過弓箭手仍然要輪流在城牆上看守。」

這時大家對新九郎所下的命令已是絕對服從。

總算告一段落了，新九郎再回到城主歇息之處。

「這一回眞辛苦你了。」

從城主的眼光可以看出，她對新九郎的疑慮和不信任已漸漸消失。

「快去拿酒來，我要敬這位英雄。」

向身後的人吩咐過後，又帶著微笑看著新九郎這方。

「這回可眞多虧了你。還沒請教你尊姓大名？」

新九郎不禁呆住了。他早就報過姓名了，不是嗎？看來當初她們根本就不把新九郎放在眼裏。

八

新九郎的最大優點就是不容易衝動或任意發怒。這或許是因爲他大半輩子皆在江湖中流轉得來的經驗吧。

到中年以前，他的生涯是浪跡各地，曾在室町將軍府中待過，也曾露宿荒野中，爲肌勞所困頓。新九郎其實是個歷盡滄桑的武士。

因此他不會爲了些微小事而發怒。若眞有什麼事惹毛了他，他便頭向後仰，做兩、三回深呼吸，先自我調適一下。然後再鄭重坦然地面對對方。要殺要剮，過一會兒也不遲呀。只是，之後他再看對方時，心情又和當初兩樣了，當然不會想要去殺對方以洩憤了。現在想來眞是不可思議呀！在他邁入老年以後，他還曾如此回憶道。

祕訣便在於，要時時使自己的人生有迴轉的餘地。

雖然他在一進城後便報過自己的姓名了，但此時聽到城主這一問，仍恭恭敬敬地報上姓名。

「伊勢的新九郎長氏。」

他想，到底這城主也年紀一大把了，何苦爲了這麼點小事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呢。

「嗯！伊勢的新九郎，不錯，不錯，呵呵呵呵！眞是個好名字，不是嗎？」

「大家都這麼說。」

「好！你這麼豪爽乾脆，是眞正的男子漢。」

不愧這個老太婆支配著如此富有城館，講話得人心且不作態。

爲何不准一般男子進入這座女人城呢？想必有著特殊原因吧！

最初新九郎也被拒絕進入。只是戰事發生，憑著新九郎的經驗與風采，證明了男人的智慧與手段高明，這一點似乎讓她們感到很吃味。

「喂！快去拿酒來。」

站在一邊的女將，向其屬下命令道。

那女將似乎地位不低，大概相當於參謀總長的職務，已邁入中年了。而端酒菜上

來的則一律是年輕女子。

新九郎一點兒也不客氣。

「大戰勝利後的一杯酒，比什麼都來得美味。」

說罷一飲而盡。

「這種時候即使再來第二杯，美味也不會改變的。」

「那我就不客氣了。一杯是爲了解渴，第二杯是爲了嚐出美酒的眞正滋味……」

這一杯，仍是一飲而盡。

這酒確實是好酒。城主不覺瞇起了盡是皺紋的雙眼，恍恍忽忽中竟也看得出神。

「再來一杯吧！」

「您要罰我喝三杯嗎？哈哈！再喝一杯就是第三杯了吧。」

看著大酒杯裏琥珀色的美酒，新九郎是愈看愈歡喜。

在這個時代，大部份人喝的酒都是濁酒，而且也只消費得起這種酒。不過在上流社會中，已經流行喝昂貴的清酒了。

這裏雖然住的都是女人，卻也準備所費不貲的清酒。

新九郎在飲盡第三杯酒的同時，發現在隔間的屏風後面，有對美麗的雙眼正緊盯

著自己不放。

「再喝一杯，就可開飯了。」

這種痛快的感覺，不喝酒的人絕對不會了解個中滋味的。

三大杯美酒下肚後，新九郎也開始感到身體變熱了。

「不用麻煩了，還準備什麼酒菜嘛！現在我只想小憩一會兒，很快就可以恢復精神了。」

「——敵人不會再進攻吧！」

「哈哈哈！看情形他們是暫時不會攻過來。總要讓他們有計劃下一個攻城策略的時間嘛！更何況剛剛敗得那麼慘。」

「好，那就請到另一個房間休息吧！」

城主轉頭向旁邊服侍的侍女低聲吩咐一番。

新九郎被帶到以長廊與大廳相通的一棟房子去。

房子外頭緊臨著小巧精緻的水塘，此地被稱爲泉殿。

佔地不廣，佈局與格調卻恰到好處，無論是隔間用的屏風，或是牆上掛的壁畫，皆顯露了屬於女性特有的高貴氣息。

不過在這間到處都有著女性獨特氣息的房間裏，新九郎無論如何都沒辦法靜心休息。

連散布在房間中的香味，都如同女人的嬌媚緩緩飄過眼前一樣，成了莫大的誘惑！

——怎麼總覺得不太安心呢……——

勝利後所飲的酒美透了。酒後小憩一番也舒服極了。

但是，現在的心情卻反而隱隱覺得不安。剛剛在飲酒時，向右看，朝左看都是女人，女人、女人……，戰爭殺敵、挑水劈柴，都是女人！。

其中當然也有中年女人，但大部分都是年輕的姑娘，因此在年輕姑娘身上特有體香總會勻勻地傳到新九郎處，對正常的男人來講，這是無法避免內心悸動的，因此才會這般坐臥難安吧！

長袖繫起來掛在肩上而露出兩截白玉臂的女人，或者是飛箭掠過胸前時擦傷了肌膚的女人，在接受治療的時候，都不得不把衣物解開，這些新九郎都仍能正眼視之，畢竟堂堂正正，很難會起一般的遐想。

那時候奮勇追趕敵人的情景，一幕一幕浮現在腦海裏；好不容易思想飄回現實來

了，卻由於酒精起了作用，使他情緒激奮得無法入眠。

現在若不熟睡個一刻，說不定敵人會趁著黎明時分再次進攻，那就不妙了。這是攻城的老套手法了，卻十分管用，拂曉突擊，他們一定會計劃捲土重來的。下定決心要睡了。

說不定這裏是城中最安靜的地方，會讓他在這兒歇息；不過是由於通宵都處於警備狀態中，因此燃燒著火把的噼啪聲，再加上修理各種東西所發出的敲打、撞擊聲，仍從遠處不斷地傳來。

當然他不是那種容易受驚嚇，亦即神經衰弱的男人，但就是不知怎麼搞的，他單就無法抗拒女人身上的體香。

尚未入眠的新九郎，仍慣常地保有高度的警覺性，突然傳來嘎吱嘎吱聲，是走在木板上的腳步聲。

這個腳步聲的主人正躡手躡腳地朝這邊走來。

——會是誰呢？——

新九郎習慣地立刻將大刀握緊。不過，馬上又放開了。

——女人吧……——

隨著刻意放輕的腳步聲，新九郎又感覺到了屬於年輕女人所特有的體香。

房間裏很暗，原本準備的小油燈已熄滅了。

不管來人手法多麼高強，要想在黑暗中得逞，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此時，新九郎的眼睛已經習慣了房間裏的黑暗。

外頭的月亮正投下皎潔的亮光，再加上到處火把晃動，外頭一定是比房裏還亮。

——到底會是誰呢？…對我有何企圖……

看來人刻意地放輕腳步，這就不太尋常了。

若是因爲敵人來襲，找他商量什麼的話也該光明正大地將他喚醒才對呀！

這會兒新九郎的好奇心已被激起，打算仔細瞧瞧來人的眞面目。

在黑暗中，他屏住氣息地等待著。來人卻不知他已恭候自己的光臨了，還在門前偷看屋內，然後悄悄地將門推開。

門被緩緩推開以後，有個人影閃了進來。

果然沒錯，來者是個女人。

由於外面亮得很，來人的樣子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果然是個年輕的女人。

——有帶兵器嗎？……——

似乎沒帶的樣子。

想來想去，這裏應該沒有人會對立下汗馬功勞而受到城主禮遇的新九郎有嫉意吧！

何況他已是最重要的貴賓了，有誰膽敢冒險來傷害他？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切甜頭似乎又來得太快了，新九郎相信自己不是單純而容易受騙的人。

——有句名言說：女人，無論如何都無法使人心安——而先前的經驗也使他浮起這種想法。

——貓與女人都是沒有信用的。尤其不能與之將心比心……——

闖進這全是女人的地方來，他是愈加地痛苦難過。

——就好像是誤進了貓兒的巢穴一般。——

新九郎的感覺是，就連貓兒都會發出抱怨也說不定。

在這麼一個夜裏，偷偷摸摸地來到這種地方，就事件本身來說，已經夠不尋常了。

——來刺殺我的嗎？不可能的……但，這麼一個女人城裏，人人都這般執迷不

悟，也許來了一個男人便增加他們許多困擾吧！——

但他對精明能幹、如老貓般的城主所發出的微笑，卻又沒感到該有什麼值得懷疑的。

當然，原則上這裏禁止所有的男人進入，即是像新九郎立下了如此輝煌的戰果，也仍然和維持傳統秩序毫不相干！

其實，對城主來講，這種重要的事情該做如何決定，其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女人進來了。

她的膝蓋稍稍地貼近來。

——殺氣！……——

有殺人企圖的人一定會讓人感到騰騰的殺氣。

這股殺氣是最難掩飾的。

若不想被對方察覺這股殺氣，除了接受特殊的訓練外，就只好在「敵人」靠近自身的時候，將他放在心上，但這太難了。

如果她不想殺我的話，就不會有殺氣存在。

——這麼說，這個女人……——

若不是這傢伙武功要得，那她就是個傻瓜了。

結果，這女人什麼都不是。唯一可確定的是，她慢慢地朝新九郎走來，眼睛盯著新九郎的睡臉，突然，她將臉埋到新九郎的胸膛，溫濕的嘴唇碰上了厚實的肌膚。

因爲天氣炎熱，在睡覺時新九郎都習慣將胸前的衣物敞開。

在衣領敞開處，露出了男性獨特魅力的胸毛，這是常令女人無法自持之所在。

這個女人不斷地在新九郎的胸膛處摩蹭著自己的臉頰，濕濕熱熱的嘴唇也逐漸游移到對方的臉龐上。

女人似乎已沈醉在此番氣氛中，細柔的手還不忘鑽進新九郎那厚實的手掌中。

——這個女人……到底想幹什麼呢？——

她的目的何在？

新九郎並不是個很自負的人；自負，常只會讓人乘隙而入。

自以爲是的人，其實是個大傻瓜。因此在事情未明朗化之前，聰明的人是不會太過自信的。

說不準，對方是要用美人計來誘他上鉤。

在足利幕府中任職，經常周旋在狡詐陰險的公卿貴族與上流階級的貴婦人羣中，

對他們慣用的手法伎倆，新九郎早摸得一清二楚，這正新九郎最不耐煩、最憎恨的王府風氣。

至少她沒有加害我的企圖，可安心不少。

那女人吐出來的鼻息熱熱的，吹過他的胸毛，感覺麻癢而舒服。

驟然，那股令人心怡的熱氣離去。女人似乎站起身來，然後來窸窸窣窣，像是寬衣解帶的聲音。

新九郎趁機將眼睛睜開一條縫。

那女子的容貌仍不能清楚地辨認，但無疑地，這是一個年輕女子婀娜多姿的體態。而她正在輕輕地將身上的衣物一件一件地脫下來。

——咦！這個女人……——

他想，似乎見過。

當然城裏多的是這般十六、七歲年紀的姑娘。因此雖然模糊地感到似曾相識，他仍無法想起到底是誰。

那女子，此時已是全裸——。

新九郎反倒爲這個一絲不掛的女人感到羞恥不已，這是個人的道德觀所致吧！

也許是因爲她堅信新九郎已經睡著，才敢如此大膽吧！

她將臉頰重貼回毛茸茸的胸膛，一隻手緊握新九郎的手掌，另一隻手卻將他的衣服剖開，按捺不住地四處游移。

而新九郎也不過是個尋常人，以前當然也接觸過女人。但這回他卻感到有股微妙的新鮮感傳來，而使他越來越感興趣的是，這個女人似乎不懂得男人的生理變化，挑逗的手法不夠成熟，難道這是她的初次嗎！或者只是因爲不熟悉罷了。

她膩在新九郎的身上，早已無法把持住。

她按捺不住地將嘴唇從毛茸茸的胸口往上移，游過了結實的喉結，游過了微刺的下巴，尋得了最適當的處所，四片嘴唇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那女人大聲地喘息。她的生理需求達到高潮的瞬間，新九郎睜開了眼睛。

但那女人一點兒也不在意。

顯然她已情緒激昂到無暇注意男人的表情了。

她雙眼緊閉，正陶醉在年輕的肉體可輕易感觸到的官能喜悅上。

新九郎也忍受不了這番挑逗，順勢給予那女人的熱情以激烈的反應。

「啊……」

女人不能自已地發出輕微的呻吟。

「你？……」

「呃！啊！啊！」

她擺動著近似瘋狂的臉龐，拼命吸吮著新九郎的嘴唇，以致新九郎仍然無從看清其容貌。

新九郎深知女人的本性，因此便拋開警戒心，熱烈地與那女人互相結合，享受那短暫而無法言喻的快樂——。

經過這一番激情之後，女人已冷靜下來，卻仍不願對方認出自己，新九郎可不管那麼多，將那嬌柔的臉龐抬起，仔細端詳。

——果然……——

這不是倫子嗎？

雖身爲女人，卻像個男人似地整天拿著大刀耍玩，將葫蘆當成敵人的首級，毫不留情的砍將下來，絲毫瞧不出女人的溫柔與風采。

爲什麼她會溜來新九郎這裏呢？

他印象中的倫子，應該是不把男人當男人，頗有大女人的架勢才對。

當初將新九郎當成來歷不明的俘虜看待，還百般地羞辱、輕視，對城主也是毫不在乎，一付你能奈我何的高傲態度，這才是倫子呀！

這麼個刁蠻的小姑娘，竟然偷偷地溜來這裏，一絲不掛地挑逗新九郎，瘋狂地陷於愛撫激情之中。

——這個女人，眞是不同凡響地刁鑽、倔强啊……——

也許不管如何獨立的女人，也有渴望男人的時候吧？

雖然這是很正常的想法，一般人卻不願坦白承認。

即使是亂世中，女中豪傑所持有的志氣與自傲，也無法壓抑住情欲的發洩吧！

「喜歡你……」

倫子羞澀地背對著新九郎，吐出這麼一句話。

「你喜歡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

「若不想說，也不强迫你說。你竟然會喜歡我。」

新九郎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倫子。

倫子並不拒絕，也很坦然地面對新九郎。就在新九郎的懷抱中，她扭扭捏捏地才

眞像個嫵媚嬌柔的女人。驀地，傳來了緊急的大鼓聲。

「——是敵人。」

新九郎首先站起身來。

此時兩個人都是一絲不掛的。

「待會兒給那羣討厭的傢伙嘗過苦頭後，咱們再來重溫舊夢，如何？」

在一陣爽朗的笑聲中，新九郎已穿好了衣服。

大鼓聲咚咚地響起，有如遠處襲來的浪潮，侵襲著這安靜的夜。

倫子似乎還沈醉在方才的激情溫存中，滿臉迷濛地斜躺在床上。

「快站起來呀！一個英勇的女將可不像你這樣啊！」

「啊！是的。」

新九郎將她拉回現實來。

「這一回，非將那些傢伙打得落花流水不可。不是我說大話，有我在，這個城絕不會落到敵人手上的。」

戰爭時，戰士的裝扮行頭也是一門大學問。新九郎這回又換回了原先那個假修行僧的裝扮。

因爲橫地那邊還不曉得潛進城來的那三個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典內的裝扮仍然派得上用場。

略展輕功，離開房間後，新九郎看到城裏的女人們匆忙地來回奔波。

新九郎急忙奔上城牆上探望情勢。

「如何？這次他們從哪邊攻過來呢？」

「眞是奇怪，明明聽到城門前鬧鬨鬨地亂成一團，卻不見半個人影！」

「——也許是他們在製造假象吧？」

「咦？」

「製造出聲音來吸引對方的注意，再計劃從後門攻進來也說不定。」

「那麼……」

「召集弓箭手到後門去，先找到隱秘的地方等著，如果他們眞從後門攻來的話，馬上下令射擊。」

這次的敵人怎麼氣勢如此高昂（抑或準備充分了），一會兒攻這邊，一會兒打那邊，竟毫不覺得不耐煩！

——到底是怎樣一個城，可以如此吸引他們呢？——

也許有數不盡的金銀財寶吧！

這個城主所擁有的領地說不定也值個幾萬貫（米穫收成時的計量單位，後代是以石爲單位）吧！

如此當然惹人眼紅，而對這些接踵而來的攻城者（野心家）也很傷腦筋。

「只守不攻，難免會使己方的士氣低落，現在開始我們得反攻回去了。」

倫子很快地趕上來，新九郎便這般建議道。

「好！那我們出城去討伐他們。」

「不行！不行！短兵交接的話，我們不見得贏得了。」

正當此時，哇——地，重整後的吶喊聲從後門傳來。

「射呀！快射呀！」

像發狂般地，女人的喊叫聲此起彼落。

「趁現在！」新九郎抓起倫子的手叫道。

「趁現在？」

「……」

到底要做什麼呢？一時也無法向倫子解釋清楚。

反正新九郎早已胸有成竹就是了。

長久以來，在祖母灌輸所謂遠離男人、不要信任男人這種特殊觀念下，一直在女人世界中安然長大的倫子，這還是第一次接觸男人。

——這就是男人嗎？——

經由新九郎强壯的身體，經驗了女人在成長歷程中最重要的一次大轉變，倫子就在這一刻鐘，像脫胎換骨似的變成另一個人。

「你也一起來吧。」

「什麼！？我嗎？」

「扮成男人的樣子如何？」

新九郎笑道。倫子不覺羞赧臉紅。

「看是要扮成賣藥的郎中呢，還是賣甜酒的商人。」

「喔！原來。」

「正是，趕快換上他們的衣服吧！最好再另外找一個人一起去。」

「好的，那我這就去找。」

倫子已意會到新九郎的計策了，獨自笑個不停。

由於雙方已結爲一體，倫子爲了與新九郎已心靈相通而雀躍不已。只要照著新九郎的指示去做便不會錯了。倫子也總算嘗到了跟隨著男人的幸福。

趕快去將那兩個倒楣鬼的衣服剝下來給自己換上。而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後門處的戰況已越來越激烈。

果然，敵人是利用大門前所製造的假聲來吸引城裏人的注意，他們再從人手不足的後門處進攻。

——可憐這羣屢敗屢戰的好漢們，卻由於新九郎的機智，只好再次艱辛地應付對方的援兵。

而這個處於攻打地位的一方，已經無法希望這回的戰事能有什麼良好的成果了。

「——行了，新九郎大爺。」

新九郎聽見有人在叫他，便回頭看去。

是那個賣甜酒的商人站在那兒。倫子在女兒身的時候，原本就英姿煥發、神勇無比，這一裝扮，感覺還眞契合。

「頭髮怎麼辦？」

新九郎大吃一驚，以爲她將一頭美麗的長髮剪掉了。

「喔！我將它包起來了。」

說著，倫子便將頭巾摘下來給他看。

長長的頭髮捲成圓溜溜的一團，再用髮笄固定。原來頭巾還有這點用處呢！

還有另一個人裝扮成賣藥的郎中，遠遠站著，若不近看，簡直無法分辨出他是女人。

「他叫葉末。」

年紀很輕，大約十七歲左右。

眼睛大大的，看來聰明伶俐。只是皮膚很白，太白了吧！新九郎想。

「趕快把臉塗黑，這樣在晚上才不容易讓人認出來。」

「嗯！沒錯，就這麼辦。」

倫子一把抓起腳邊的污泥，便往潔白嬌艷的雙頰上抹。雖然這動作不太雅觀，葉末倒是毫不遲疑地將眼睛閉上，照著倫子的動作做。

九

這一夜也已過了大半。

東方的天空尚未出現曙光，但天色已從黑幕變爲紫紅色了。

算算時間，也差不多是黎明來臨的時刻。

由於敵人不是慣於夜間行動的忍者，所以在黑夜裏，不高明的改裝打扮才不容易被認出來。

新九郎比典內來得高大，而化裝成賣藥和賣甜酒的兩個女子，如果被認出來是女人，一定會被識破來歷與意圖的。

這時，趁著敵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後門，他們三人偷偷地溜出城去。

天色仍暗，因此即使敵人看見了，也會以爲是自己人吧！

一行三人出城之後，沿著已被大火肆虐過的農舍陰暗處行走。此時，說話聲在他們耳邊響起。

「喂！你們什麼時候逃出來的？」

有人看見他們了。

是落單的敵人。身上只套著鐵甲戰盔，手裏握著一把大斧頭。

「你們在城內放的火挺不賴的，典內，待會兒還有機會讓你立大功喔！」

新九郎胡亂點頭，含糊應道。

「我們的大將軍在哪裏？」

「在對面的三本松……」

話說到一半，似乎感到不太對勁。

「吔！你不是典內嘛！」

剎時，新九郎一個箭步搶將上去。

身手俐落地，立刻拔出了配刀。

對方一個閃身，隨著手上的大斧頭砍將下來。

剛開始，新九郎只是虛幌一招，順勢利用大刀擋住了對方的洶洶來勢。

眼看著那把大斧頭已漸漸逼近自己的腦袋上方。

新九郎突地躍到一旁。

淒厲的叫聲響徹雲霄，那男子的身子竟被劈成兩截，噗通應聲倒地。

「快！」

新九郎很快地拭去刀上的血跡，急促叫道。

剛才那一刀使對方的血也噴到自己的額頭上，不過他也顧不得什麼了，用袖子擦拭後，問道：

「還有沒有其他的人看見？」

他擔心這附近會不會有他的同伴。

很幸運地，似乎沒有其他人目睹這悲慘的一幕。

四周仍瀰漫著大火之後的濃煙。新九郎將這個臨終前仍奮力掙扎的傢伙拖進煙幕中。

「他是說三本松吧？」

那時他曾手指向某個方向，但是，太暗了——看不清楚。

「那裏，我知道。」

倫子興奮地說道。

葉末也附和著倫子，說道：

「啊！那是以前的刑場嘛！」

將軍隊的本營駐紮在那裏，一定有什麼原因吧。

「走吧！那裏一定就是他們的大本營了。」

三個人又再度鑽進黑暗的層層煙幕裏。

可是大本營處燈火通明，這下可麻煩了。

「小心一點，說不定有人躲在暗處戒備著。」

對這些戰略，新九郎確是瞭然於心。

在亂世中的生存之道，便是確知敵人會使用何種戰略。

「常會有人爬到樹上，或者躲在草堆裏。」

新九郎對兩個同伴說。

「所謂草間隱者，就是指這個。」

「草間隱者。」

「是的。也有人稱之爲軒猿或夜行者。和所謂的忍者很類似。」

「……」

「那些人的眼睛，在晚上特別靈光。」

「喔！就像貓頭鷹那樣？」

「對，他們都曾受過特別的訓練，甚至可說不是正常人了。」

新九郎邊輕聲解釋，邊注意四周的樹枝間。

當然，這種顧慮不是沒道理的。

一切的風吹草動，都被認爲是潛藏在那裏敵人的動靜。

兩個同伴，自然也感染了如此緊張的氣氛。

「就是那兒了。」

四周的樹木都被砍光，一片空空蕩蕩的平地，到處都掛著明亮的火把。

「是那裏嗎？」

「是的，那裏原來是一個刑場，大家都叫它作淚松，或是三本松。」

「原來如此……」

可以看到有十數條人影在那兒晃來晃去的。

有拿著長槍在守衛的士兵，還有背靠著巨松稍作歇息的人在高談闊論。

由於這次的突襲不太順利，大夥兒看來都焦躁不安的樣子。

「將敵人的主將擊斃不就成了。」

倫子禁不住技癢地躍躍欲試。

「不過那傢伙可不簡單哪！」

「總是……」

「我還有比那更好的辦法。」

新九郎要她們躲在原處別出聲音。

「在最緊要的關頭，你們再出現。」

「所謂最緊要的關頭？」

「這由你們自己來判斷。」

「是的。」

新九郎完全是修行僧的模樣。

倫子與葉末則分別是賣甜酒與賣藥的裝扮。

三個人此時的身分俱是敵軍原先派出的間諜，因此行動愈是神秘，對方愈不容易懷疑。

像新九郎身著修行僧的裝扮，偶爾會讓人感到不適合，但在這種黑夜中，很少人會仔細去瞧的。

——天就快亮了。——

勝負揭曉的時刻正是黎明前的那一刻。新九郎整整裝，便從樹林裏走出來。

他學著典內慣常慌慌張張的腳步，靠近了紮營地。

似乎有好幾個人注意到這邊了。

「吔！典內回來囉！」

若離火光太近，一定會被認出來的。

因此新九郎儘量不靠近有火把的地方。

「好不容易才趁亂逃出來。」

他信口說說。

「眞的？你這傢伙硬是要得，俺服了你了！」

「咱們大將軍呢！」

「在那兒嘛！哪！他正在煩惱著。若不在天亮以前攻下城，會越來越吃力的。你快過去吧。」

那個人似乎毫不懷疑修行僧的眞實身分。

也許是新九郎的態度落落大方，再加上人的視覺到了晚上都不靈光吧！

在漸漸接近橫地縫殿之助的同時，新九郎盤算著……

——要將他給殺了嗎？——

爲了防止夜間偷襲的刺客或間諜以及避免發生意外，大將軍的周圍有幾個孔武有力的大漢守著。

縫殿之助的軍旗上是倒巴字紋圖案的徽記。巴紋圖案大多出現在坂東侍那方，也

許他的祖先與關東衆淵源深厚所致吧！

印有三個左向巴字循環圖案的軍旗，在夜風的襲捲下噼啪作響，三色風幡不時被吹掛在松樹枝上，旁邊的侍僮只得辛苦地用長槍的槍托將它撥開。

「風好大哪！」

縫殿之助仰頭看著不禁說道。

「不僅吹得幡旗不安，連松果也吹落滿地。」

說著，表情愈來愈嚴肅。

由於戰情不像當初所預期地那般順利，才會顯得這番焦躁不安吧！

這時有兩個侍從揮舞著軍旗，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趁現在，是殺他的最好時機。——

只要再稍微接近一點，然後一口氣衝上去，說不定可達到目的。

像這樣絕佳的時機是不會再有第二次了，所以，不趁現在更待何時呢？

新九郎臨時決定改變戰術。

橫地的後方，正好圍著一層幔幕。即使是在黑夜裏，其上的左巴紋也清晰可見。

——似乎有好幾個人在裏面……——

若從後面潛進帳蓬裏等待橫地進去休息時，再伺機下手，這樣即使天亮以後，也不難達成計劃才是。

很遺憾，他的企圖落空了。

「你們瞧，典內回來了。」

有個傢伙唯恐天下人不知地大聲叫著。

都被發覺了，沒辦法，只得硬著頭皮出來一賭勝負。

「我不是典內。」

他走上前去說道。

反正呢？他想……只要走近火光處立刻就會被拆穿，乾脆自己先承認，也不會引起他們太大的懷疑。

「什麼？你怎麼說自己不是典內呢？」

「可是，這裝扮明明就是典內出去時穿的呀！好傢伙，是不是你從他那兒得來的？」

從四方擁上來一羣提刀帶槍的彪形大漢。

「啊！新九郎大爺，小心！」

葉末不顧一切地站起來。

幸虧倫子即時捉住她的袖子。

「別出聲，聽聽看他有何計畫。」

幸虧她們躲在樹叢裏，似乎沒讓守衛的人聽到。

朝著新九郎那方看，衆人皆亮起長槍，用亮晃晃的矛頭圍住新九郎，危險至極，葉末自然無法接受默不作聲。

「公主，咱們上吧！新九郎大爺可危險得很哪！」

「你別慌啊！」

「可是，至少我們得在危險的時候幫助他呀。」

「只是危險的時候嘛！對不對？」

倫子相信新九郎絕不是那麼容易便被擊倒的男子。

「要是我們隨隨便便地洩露行踪，會惹他生氣的。」

聽倫子的口氣，好似他們已是夫妻般無限恩愛。

是呀！就在半刻鐘以前，她潛入了新九郎休息的地方，將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貞操獻給了他，現今想來，仍不勝嬌羞。

但是，他們之間並沒有訂下任何的約定，對將來，倫子只是抱著幻想而已。

畢竟這是兩情相悅的事，而倫子偏偏挑上了新九郎。所謂女人心海底針，這個平時剽悍凶猛的倫子，對新九郎竟是百依百順。

「但是，啊！不好了……」

葉末又再次突兀地站起來。

原來她又看到了一個大漢，怒氣騰騰地揮舞著長槍在威脅新九郎。

這大漢的鎧甲上插著竹葉作爲裝飾，沙沙的竹葉聲十分刺耳。

「你幹什麼？」

新九郎一閃身，陡地捉住了對方的槍頭。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不甘示弱地逼視那個大漢。

語氣不甚友善，唇邊卻帶著輕蔑的笑容。

「我心臟衰弱得很，可經不起你這般大聲嚷嚷。再說我可不喜歡玩這種危險的遊戲！」

「……」

「難不成你把我當成青菜蘿蔔，可以任意宰割？」

「——這傢伙，膽子不小！」

「是嗎？難道我穿著典內的衣服就不對勁了嗎？」

「當然啦！」

「哈哈哈哈！這些行頭啊，都是典內給我的。」

「你說什麼！」

「典內被捕了。」

聽到的人都大吃一驚。

「你，你不是開玩笑吧？」

「他被殺了嗎？那，那其他兩個人呢？」

大家很驚慌地七嘴八舌起來。

「你們安靜點，一個一個慢慢說行不行，突然那麼多張嘴一起來，叫我先回答哪個呀？」

「那你快說，典內到底怎麼啦？」

「剛不是說過他被捕了嗎？所以他偷偷地拜託我，務必要給你們傳到話，所以我

就來啦。」

「就只是這樣嗎？還有另外兩個人怎麼樣了？他們叫什麼名字，你可知道？」

新九郎豈是等閒之輩，這麼容易就忘掉和助與太十的名字。

新九郎的悠閒不在乎，早化解不少對方的暴戾之氣。

而之所以如此，只能說是個人修養品德之差異了。

雖說天生的面相在某種程度上可決定那人的命運與性格，但長相總會改變。生活經驗的層層累積，常能逐漸改變了各種不相似的長相，然後，這個長相便支配著未來的命運。

而不管是好是壞，在超過四十歲的男人臉上，早已刻劃出其大半生的經歷了，不是嗎？

像新九郎隨時一副陰沈沈的表情，雖說不能說是頂出色，但他老成持重，有過深刻的人生經練，因此便能輕易地讓人對他產生信任。論長相，他那高高挑起的一字眉和挺直的鼻樑，也許到了老年時會顯得過於清瘦，但此時五官端正，倒容易讓人感覺親切而可信任。

而且他平時都是在外奔波、四處周遊，經常遭受風吹雨打日曬，因此體格勻稱健

壯，與日常便養尊處優的王公貴族和汲汲於生計的市井小民有很大的差別。

「——也就是說，我這回是來給你們提供線索的。」

「……」

「我穿著典內的衣服前來，不就是最佳證據？」

總覺得似乎哪裏不對勁，但新九郎這般平靜沈著的說法倒削減了不少他們心中的疑慮。

「好，那我問你，你是在哪裏穿上這衣服的？又是在哪裏碰上典內的？」

新九郎處之泰然地回應道：

「在城裏。」

「什麼？你可別開玩笑！難道你……」

「說到哪兒去了，我也是潛入城去的。」

「……」

「奉了某人的命令而去的。」

「那，他是被識破身份囉」

「這個嘛！瞧他當時的樣子，大概沒錯吧！」

新九郎忍不住地想戲弄他們。

「既然我們都是奉命潛進城去的，當然要彼此講義氣嘛，你說是不是？」

「……」

還有人半信半疑。

「那麼，你說怎麼辦才好？」

「我來帶路。」

「……」

「帶你們去救那三個人呀！不然我冒著生命危險來這兒幹什麼？」

那羣武將不由得面面相覷，有幾個人私下交頭接耳，然後，有兩個人走向橫地縫殿之助那兒。

縫殿之助似乎也覺得有異，從剛才便一直往這兒瞧。

「過來。」

用下巴示意，要人將新九郎帶過去。

「喂！我們大將軍要見你，過來吧！」

「吭！什麼？那個男的？」

「你這什麼態度！我先警告你，待會再這般尖牙利嘴的話，少不得你的帽子會連頭飛走。」

「這可擔當不起喲！何況我也沒戴帽子的習慣。」

都到了如此地步，不過去也不行了。於是喘了一口大氣走過去。

新九郎邊往前走心裏邊盤算著該如何下這一步棋。

「——你是哪裏人？」

橫地問他。

此時，黑幕漸漸揭去。東方的天空出現了初紅乍紫的曙光，又是一天的開始。

「伊賀。」

他很自然地說出了伊勢。

——沒錯呀！我剛才就表明過自己是個忍者了。——

內心在竊笑不已。

「叫什麼名字？」

「這個還請見諒，我無法透露。」

忍者都是這樣的。

橫地也沒再逼問下去。

「這也難怪了，好吧！你說要幫我們帶路是不是？」

「我已答應他們要救他們出來了。」

「怎麼個帶法？」

橫地似乎沒那麼容易上當。

「——能否請旁邊的人都退下？」

「這是秘密嗎？」

「我希望能預防任何意外事件發生。」

「這別擔心。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對我忠心耿耿。」

「不過……」

「怎麼這般扭扭捏捏呀！」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呀！」

這句話讓人毫無還口之餘地。

橫地雖然滿臉不高興的模樣，卻也不由自主地靠近新九郎一大步。

在這時候，橫地犯了一件大錯，他沒有事先查明對方的來歷。

不過，四周都是自己人，他們也毫不放鬆地監視著新九郎的一舉一動，如果對方想行刺，四周的侍衛可以很快地上來解救才對，所以橫地並不太擔心。

新九郎環顧四周，瞭解了自己的處境後，已經放棄刺殺橫地的念頭了。

僞裝要帶他們進城，其實是打算分散他們的實力，再一舉將已落入籠子裏的殲滅。

原來新九郎是如此打算。

此時，有在前線的使者飛馬來報告戰況，似乎是有關於攻打城堡後門的情勢。

新九郎擔心了起來。

——別來了一個認得我的傢伙才好……——

就在那間破廟裏，新九郎曾與某些人起正面衝突。

包括大淵、惡七這些人都認得他的。

當然他們應該不清楚新九郎與女人城的關係，但最低限度，他與大淵那些人是彼此懷有敵意的。

因此，此時只要被他們任何一個人認出來，不管他再怎麼辯解，終究都不會得到橫地的信任的。

剛才，很幸運地，那些人當中沒有人是待在這兒的。

——如果大淵他們說出了我曾殺害他們弟兄的這回事來……——

因此如果眞的被他們認出來的話，策略便非改變不可，因爲他們不再會輕易相信新九郎的話了。

他的擔心果眞實現了。過來的是已受了傷的惡七。

惡七一看見他，立刻驚訝地叫道：

「就是這傢伙！」

惡七不能扼止地狂亂叫道。

「這個可惡的傢伙，連續殺了我們三個弟兄！放他在這裏幹嘛？」

被他這麼一說，頓時新九郎也不知如何辯解。

殺了他們的人是事實。在衡量此際的情況下，與其矢口否認，倒不如乾乾脆脆地承認它要對自己有利些。

「沒錯。」

不待他再問下去，新九郎先開口。

「我是殺了他們。問題是假如我不動手的話，死的就會是我了。」

「那……那爲什麼你殺了人，還倒回來呢？想自投羅網嗎？」

惡七絲毫不肯放鬆地逼問下去。

「哈哈哈哈！我倒回來又甘你何事了？何況那個時候，我以爲你們是强盜！」

「什麼强盜？」

「你們難道不是嗎？」

情緒激昂的惡七，突然抄起身邊的長槍向新九郎發動攻擊。

驟然傳來小女孩的哭聲與尖銳的女人叫聲。

「天哪！公主……公主出事啦！」

「什麼人快來呀！」

帳蓬裏起了一陣騷動。

「公主被人擄走了，快呀！就是那個人！」

「怎……怎麼會這樣呢？」

此時狼狽不堪的不只是縫殿之助，大家都亂成了一團。

外面的守衛中，有人慌忙地搶入帳蓬內。

不過，新九郎卻感到他的背部似忽有長槍的茅尖抵著。

「他們逃向那兒了！」

「別讓他們逃了，快追，快追呀！」

「不要射箭，知道嗎？小心別傷到公主了。」

一羣人亂嘈嘈的叫聲此起彼落，不過大家倒是紛紛追向松樹林子去了。

火把穿梭在雜沓的人影中，縷縷的白烟曳在陰暗的林子裏，這眞是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新九郎爲三個手持刀槍的大漢包圍著，動彈不得。

——瞧那背影……——

似乎是葉末。因爲是扮成賣藥的郎中的女人啊！

但看得不很清楚，應該不是倫子才對。

——葉末怎麼這般沈不住氣呢！——

也許是看見新九郎的處境危險，才出此下策的吧！

事實上，倫子也來不及阻止她了。

正當惡七大聲指責新九郎的時候，葉末倏地站了起來。

「你別衝動呀！」

倫子會過意來想阻止的時候，葉末已飛跳出草叢外了。

瞧她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手，一邊利用灌木叢來隱藏自己的行踪，一邊慢慢地靠近帳蓬，倫子也只能緊握住手上的大刀，從後面替她作掩護而已。

還在想她是否要潛進帳蓬裏去時，便開始了剛才那陣騷動。

倫子目不轉睛地盯著這一幕。葉末抱了容姬，便飛奔出帳蓬外。

是容姬的哭聲劃破了黎明時刻的樹林。

——我也上吧！——

倫子站了起來，將手上的短刀一擲。

短刀撕裂了將明未明的黑幕，飛向一名手持弓箭的男子，唰地一聲，正中其頸部。

「哇！」

剎那間，如斷弦般的慘聲哀嚎，箭胡亂地向空中飛去。

就在那傢伙砰然倒地之前，倫子搶上前去奪下了他手中的弓。

這回可讓她得到發洩的機會了，她沒命地往這倒下的男子身上亂刺一通。此時的倫子，已是一副男子般殘酷的表情了。

然後，也不管那傢伙斷氣了沒有，將搶來的箭搭上弓弦，瞄準了追趕著葉末不放那些人發箭。

射出去的箭勢凌厲，絲毫不輸一個大男人的手勁。射擊的準頭也不偏不倚，準確極了。

咻咻聲不斷，的確箭不虛發，來人的背部或是胸部或是腹部必定遭殃。

「喂！那傢伙，是個女人哪！」

因爲倫子皮膚白，所以只要視線好的人，立刻便能認出她的美貌。

有人這麼一叫，那些原本畏縮不前的傢伙又重新振奮起精神衝向前來。

「什麼？竟然是女人！」

「哦！瞧她剛才的凌厲弓法，連男人都比不上。」

「眞是不可思議，喂！你說她會不會是佛祖派來的七福神之一呀？看來我們有福囉！」

一聽到女人，這羣雜牌兵團個個情慾大動，還有人抹去掛在嘴邊的垂涎。他們舉著火把，爭先恐後地爲了一睹倫子的風采，誰也不讓誰。

「好！那個女人就交給我好了。」

新九郎忽然站起來。

惡七覺得不妥，似乎想說什麼，但新九郎的態度又沒不對，讓他無言以對。

圍著他的幾個彪形大漢，他還沒有意思要將他殺了。

反正只要新九郎想向橫地圖謀不軌的話，在他拔刀之前，四周的人早就可以制止他行凶，搞不好新九郎的身體還因此被刺成蜂巢狀哩！

新九郎掄起大刀的刀柄走上去。

「咦！喂喂！你等等……」

橫地想阻止他離去，但新九郎可不理他，逕自離去。

——她們眞搶走容姬的話，又另當別論了。哈哈！可越來越有趣囉！——

新九郎甚至有點懊悔，剛才怎麼沒想到橫地的小女兒呢？還是女人心細。

「喝！那邊不怕死的傢伙，出來決一勝負如何？」

新九郎虛張聲勢地飛奔向前。

倫子瞧見新九郎毫髮未損地自虎口脫險回來，神色間喜不自勝。

「快！」

邊嚷著，也很快地將手上的箭瞄準橫地那一方。

拉滿了弓，也對正了目標，唰地箭飛出去。

來勢洶洶的箭劃過新九郎的頭上方，朝橫地的胸口飛去。

不過，縫殿之助也不是省油的燈，將手上的指揮旗子揮揮，箭便被他掃落下來。

就趁這空檔，搶走容姬的葉末與倫子、新九郎飛奔入林，背影逐漸消逝在紅中帶紫的夜色中。

容姬的哭聲越來越遠，雜牌兵團仍亂紛紛地鬧成一團，似乎還有人想追上去，但又提不起勇氣，只好作罷！

十

戰況有了新的突破。

容姬被奪，橫地縫殿之助一定心裏不好受。

自古以來的英雄豪傑，大多疼愛身邊的小女孩，而縫殿之助雖然煩惱著自己的子嗣太多，卻最爲疼愛容姬。

因此面臨了容姬被奪打擊的他，無疑地就像老虎被拔掉了口中的利齒般，神氣盡失。

「快撤兵，再去告訴她們，我們願意休戰！」

平日的狂妄自大早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不過是可憐兮兮的模樣罷了。

大淵兵衛尉及時阻止了他的恐慌。

「不行，這樣做太沒有面子了。」

神色中明顯地流露出輕蔑的樣子。

「而且，這樣做的話，會被那羣女人恥笑的。」

「話是這麼說！可是我的女兒……」

「女人這東西啊……不，我是說像公主現在年紀還小，當然是純潔無暇的處子了，可是一旦長大變成女人後……，也就是說，接觸過男人後，就不再是你心目中純潔可愛、百依百順的小女孩了。」

兵衛尉似乎是這大半生經常都在嘗女人的苦頭，因此說出的這些話，對女人的憤恨之情溢於言表。

「女人的一生，可分爲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

「聽我說，第一，是在一個女人的外型特徵都長成的時候，第二階段，則是在接

觸男人而成爲眞正女人的時候，第三階段，就是生了孩子以後……」

「你說得沒錯，但男人一旦懂得女人以後，也沒什麼改變呀！」

「等過了第三階段以後，不管別人怎麼威脅利誘，她們都不再理會。也許我這麼說太過武斷了些。那座女人城的城主來歷如何？」

「聽說是朝北奈家族的人，名叫玉藻。」

「那種老太婆是頑固地用大鐵槌也敲不死的。所以我們如果爲了忍一口氣而退後半步的話，恐怕她就不將咱們當一回事，遲早會騎到咱們頭上來的。」

「也許吧！」

縫殿之助早就失去了清晰的判斷力。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堅守自己的立場才行。」

「……」

「首先，不能撤除圍城的攻勢，咱們再繼續下一步驟，閣下以爲如何？」

「那？容姬呢？……」

「咳！我說你沈著一點好不好？現在是作戰期間，即使容姬被施以極刑，你也得心平氣和地來應付眼前事務呀！」

「那……你是要我把他想成不是自己的女兒？再處理這場戰爭囉！」

「大將軍哪……大將軍！」

兵衛尉特意加重了語氣。

「我們的大將軍啊！怎麼你連這點膽識都沒了呢？如果讓對方發現其實咱們並不在乎這威脅，那她們反倒不敢輕舉妄動了。說不定根本就會放棄對容姬施以極刑的念頭吧！」

聽他這麼一分析，似乎也頗有道理。何況所面臨的對手都是女人，帶領這羣女人的也是個女人。不過這又與兵衛尉才剛說女人貌如菩薩、心却如蛇蠍的理論似乎又有點予盾？

縫殿之助苦著一張臉，不知如何是好。

「女人哪！……」

這似乎是他此時心境下所能吐出的唯一字眼了。

「好，不說女人。咱們的人不是還在裏頭嗎？」

「咦……」

「就是潛進城裏的那些人呀！」

「這就難辦了。那羣女人也眞是厲害，不知從那兒找人來假扮修行僧，也許和助與太十的衣服也被搶去，我想這三個人早就性命難保囉！」

看情形，他並不打算去救這三個人！

眼前如果承認戰敗的話，也只是將圍城的軍隊撤回而已，但容姬仍在他們手中呀！

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是絕不能輕易向他們低聲下氣的。所以也只好暫時聽從大淵兵衛尉的意見了。

——再怎麼說，對方是女人……——

何況這場戰爭是由自己挑起的，若讓弟兄們知道這場戰爭已無勝算的話，縫殿之助可拉不下這個臉。

——卻萬萬想不到，她們竟能狠下心來對待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女孩。——

縫殿之助還樂觀地想道，她們也許不會對她施以極刑的。

此時此刻，即使無法那麼樂觀，也必須使自己冷靜下來才行。

唯有冷靜，才可能想出解決之道來。

同時——

在雲霧城內，大夥兒圍著被葉末擄回來的容姬，展開熱烈的討論。

「既然到了這地步，不就算是我們贏了這場仗？」

家臣中資格相當老、名叫綾乃的女人說道。

「我建議派人去刺探對方的口氣，如果他們珍惜容姬生命的話，我們便可對他們招降。」

說話的是同一族中，名叫秀前的女人。

眉宇間，可見剛强好勝的個性。比倫子大上三、四歲左右。容貌還稱得上秀麗。

「索性這樣吧，就對容姬施以極刑，你們意見如何？」

「什麼？對那孩子……」

「是呀！反正戰爭就是如此嘛！不心狠手辣一點可贏不了的。」

提出這個建議的女人，名叫籐瀨。

臃腫肥胖的身軀，臉上的表情卻是安祥和樂。任誰見了，都會覺得這是個慈祥和藹的鄰家伯母，不料她竟能說出這般殘忍的話。

大夥兒都呆了……——

眞沒想到，女人實在是複雜難懂透了。

新九郎獨自在牆角處，背倚著牆壁，盤腿端坐著，一邊喝酒，眼光也趣味盎然地觀看著激辯當中的那羣女人。

他會被邀請參加這次的會議，理由是他對這次的戰事頗有貢獻，也應當列爲參謀者之一。

不過，這羣女人的氣勢太過高昂，氣氛激烈地連旁人插嘴的餘地也沒有。

當然，倫子也出席了。

她不時深情地將眼光投注在新九郎那方，好似新嫁娘般不勝嬌羞。

迷人的身軀不安地扭動著，旁人可以很明顯地感到她內心的騷動。偶爾與新九郎的視線相遇上，則慌張地不知該將眼睛擺到那兒才好。

依照倫子如此執拗不屈的個性，不管是揮舞大刀的神采，或是挑逗男人時的野性，對她都算是有趣的事情吧！

當然這麼說也不對，因爲新九郎是她所接觸過的第一個男人，由於這次的經驗，讓她體會到了男女交歡時的愉悅，更引起了她對兩性之間的好奇。

此刻，在倫子的心目中，新九郎一舉一動的重要性已經超過這座城的興亡了。

——如果讓那老太婆知道，我這個腦袋瓜不落地才怪！——

還好本來就沒有長久待在這城裏的打算，關於這一點，他尚不須操太多心。不然像女人城城主這種年齡的女人才難應付哩！

男人，即使年歲不斷地增加，心態上並不會有太多的改變，可是女人就大不相同了。

而且她在這城裏握有無比的權力，應該是出身於這附近的地主豪門之後吧！這時代的地方諸侯太多和地方上的莊園保持著良好密切的關係。

出身清寒，卻也能出人頭地的時代，還在好久以後。

這時代也正是亂世之始，由於京都的足利政權式微，各地方的諸侯紛紛擁兵而立，進入了所謂的戰國時代，可是尚未出現有老謀深算的野心家。

這個以實力爲本位的時代，仍保留著前個時代遺留下來，且甚爲强烈的階級意識。

社會的區分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因此統治階層在被統治者的心目中仍存有著不可抹滅的地位。

一般的被統治階級還是習慣於對命運的安排屈服。

即使有人有心要打破這種風氣，也很難下手。因爲總無法將零散的人心集合起

來。

後來有個名叫齊藤道三的人，爲了成爲美濃的統治者，還不惜幾度更改家世的姓。

在這個時代裏，以一個女流之輩，竟能統治一座城，而且城內的家臣從上到下無一不是女人，除非這女人擁有絕對的權勢、地位及財產，否則難以立足在這上下階級分明的社會上。

——那麼城主的背景到底如何？這城裏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她所有的財產了嗎——？

這個老奸巨滑的城主，似乎在思考著什麼似的，對眼前一羣女人的爭論，只是豎耳傾聽；但卻又好像睡著了似的，眼睛半閉，一動也不動。

忽然，爲了證明她並未睡著似的，她陡地睜開雙眼，炯炯有神地望向四周。

「新九郎，依你之見呢？」

她望向新九郎，沈著地問道。

新九郎被這一問，暗自吃了一驚。

根本就沒想到對方會有此一問。

歸根究柢，他是這個女人城中的一個異數。與「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景象恰恰相反，以他這特殊的一點綠，其實靜靜地坐在一旁觀察，倒比較符合現實。

在這個女人城中，如果表現了自我，將可能會引起不信任男人的反彈情緒，因此新九郎雖然立下了功勞，但總覺得這個場合不是他該來的。

而城主竟然當著大家的面徵詢新九郎的意見，著實出人意料之外。

——難道這老太婆已察覺到我和倫子的事了？——

總覺得不太對勁。

「嗯……我的想法是……」

這些問題，其實新九郎早就想過了。

「有三個方法。」

「如果眞要對那孩子施以極刑，未免太殘忍了。」

「不過，……」

提出這建議的藤瀨不覺激動地提高音量。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可以威脅對方的將領不是嗎？」

「……」

「但是，世人的眼光會怎麼看呢？這個雲霧城將會被視爲鬼城，也許將被人稱爲鬼女之城吧！」

「哼！現在可是作戰當中，不是嗎？」

「話可不能這麼說。小孩子是必須受保護的，這早已根深柢固的觀念了。如果眞的小孩施以極刑，我很難想像，將來城主會被批評爲如何沒有仁義道德……」

玉藻聽了亦爲之動容。即使一大把歲數了，掌有權力地位的欲望卻不會稍減！正基於這種心理，她是不會願意被當成妖魔鬼怪的。

「好！說說你那三個方法吧！」

「是的……這第一個嘛！」

其實新九郎還沒有想到。

「到底那些人來攻城的目的何在？摸清這一點，再來決定我們的應對之策。」

「廢話。」

秀前頗不以爲然地接口，似乎覺得大家都知道，何必你多嘴呢？

「他們當然是想侵略這座城，好占領我們的土地呀！這座城的領地可超過八萬貫的價值呀！而且……」

「而且？」

「不是的，我是說他們的目的就在此了。攻下這座城，就等於坐上了城主的寶位，有權支配著四周領地的一切，不論是誰都很清楚這一點嘛！」

「哦！我倒覺得事情沒這麼簡單。比如說，你們和對方之間是否存在著什麼隙怨之類的。」

「……」

「這其中是否有著什麼愛恨恩仇？」

「愛？」

這羣女人的神色爲之一變。

「是呀！比如說……就拿你們公主來說好了。」

說著，新九郎將視線轉向倫子的身上。

「你說的是什麼話？倫子她做了什麼事嗎？還是誰告訴你什麼了？請你不要胡亂猜疑行嗎！」

「不不！別誤會我的意思。現在我們都必須要心平氣和地來討論這些問題才對呀！」

當然，新九郎也是憑猜測才提出這些問題的。信口說說罷了。何況在這皆是女人的城裏，總感到其中的不尋常。

如果有人認爲這個城裏都是女人，容易攻佔，才發兵攻打的話，這種想法就顯得太短見了。

新九郎純粹是憑著經驗來作這猜測的，所以他不經意地把倫子給提出來。

不料倫子的表情立刻僵硬了起來。

新九郎想，看情形可是被我料中了！

「——我並不清楚你們之間是否有什麼瓜葛，但憑我多年來的經驗，我認爲戰事一定是有來由的。對方來攻，一定有他們的理由和目的。如果我們無法查明起因和他們的目的，又怎能做好防守、甚至反擊的工作呢？結果兩軍盲目交戰、死傷無數，卻永無了結之日。」

新九郎的這番話，其實不知累積了多少年的經驗結晶。

「是呀！你說得沒錯，引起這場戰爭的原因其實是這樣的。」

秀前滔滔不絕地往下說。

「橫地以前曾派人來向公主提親。」

「住口。」

城主很快地阻止她往下講。

「那件事情和戰爭無關。」

「可是……」

秀前似乎還想繼續說下去。

看看新九郎，再看看倫子，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看情形即使她想再說，也沒有勇氣在城主面前說吧。

「就這樣！我已經說出我的意見了，接不接納在你們。我先退出這場會議好了。」

新九郎站了起來，頭也不回地快速離開。

——也不知壽壽女怎麼樣了？——

這一忙，竟將壽壽女給忘了。

戰爭期間，壽壽女應該是被安置在一個安全的處所，受到嚴密的保護才對。

聽到背後傳來的腳步聲，新九郎停住，想向來者打聽壽壽女的消息。

「等等！新九郎大爺。」

是秀前。

「有些事情一定要讓你知道。」

左顧右盼了一會兒，秀前將新九郎帶進旁邊的房間裏。

「在這裏講，就不怕城主和倫子聽到了。」

狐媚般的眼睛高吊入鬢，煙視媚行的臉龐上開始露出笑容。她並特意地將門板緊緊關上。

外面早已是艷陽高照的時候，將門關上，房間內反而如黃昏般幽暗。

秀前緊緊地靠著新九郎坐下。

又是一股香味，味道強烈得令人反感。

香味強烈，卻給人低俗的感覺印象。秀前也超過二十歲了吧！這種年齡的女人，已經開始有歲月不饒人的焦慮，因此大多喜歡使用氣味較爲濃厚的麝香。

「吔！新九郎大爺呀！」

「……」

「我說嘛！還是叫你給瞧出來了。哼！咱們公主，在這一帶可是艷名四播哦！大夥兒都傳道，她比容子更能吸引住男人的心！」

「喔！」

「不是嗎？呵呵呵！你不認爲如此嗎？還是因爲新九郎大爺和那些愚蠢的男人不一樣？」

也不知她是讚美還是諷刺，秀前一邊說話，還一邊磨蹭著自己的膝頭。

「橫地縫殿之助就是其中最居心不良的一個，不管被回絕過多少次，總是託這請那地來提親，現在更囂張了，竟想不擇手段地得到咱們公主。」

「這不是很奇怪嗎？」

「奇怪什麼？」

「縫殿之助不是有了一個女兒容姬了嗎？而且看他早就超過四十歲了吧？一定娶過親了呀！」

「他太太早死了。」

「難怪！」

「呵呵呵呵！」

秀前笑的時候仍不忘用袖子遮住口，身子弓起，不住地顫抖著，分明是在賣弄風情。

咯咯咯笑得不止時，還故意拿自己的膝頭去摩擦著新九郎的膝頭。

笑得受不了時，還用手拍打著新九郎的大腿。

「哦！原來是這樣，我懂了。」

新九郎暗示她，但秀前仍沒將手拿開。

她似乎笑得喘不過氣來了，不住地用手輕拍自己的胸口，仍然微喘著氣的臉龐，突然抬起並視著新九郎。

瘦削的身軀，卻有著說不出的嬌態。

「我還有點問題想請教。」

「好的，你請問！」

秀前回答得有點心神蕩漾，身子也越靠越近。

「是關於這座城的事情。」

「沒關係。」

「爲什麼要禁止男人入內呢？」

「嗯……」

「難道說從城主以下，這城裏的所有女人都討厭男人嗎？」

新九郎認爲似乎只有倫子嘗過男女之歡的滋味，其他人恐怕不曉得男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事情並不如你所想像的。」

秀前搖搖頭。

「那是沒這麼一回事囉！」

「對，只不過……」

秀前頓住不說了。

在這種昏暗的地方看著秀前，竟也覺得她魅力十足。大概是因爲她與倫子也是血肉至親的緣故吧！

本來還覺得她太過瘦削，眼尾高吊的神情也讓人感到太過妖媚，引不起男人的興趣。但等到她靠近來，才發現她最吸引男人視線之處竟是緊裹在衣服之下的豐滿雙乳，和束得纖細的蜂腰，更襯出凹凸有致的身材來，總而言之，這女人的曲線挺美的。

新九郎又再度感到胸口處的男子氣概在躍躍欲試了。

「只不過什麼？」

「就是我們城主嘛！……」

秀前邊說邊如蛇般將身子靠到新九郎身上，娓娓道出了玉藻年輕時因爲太過信任男人而被始亂終棄的遭遇。

這座雲霧城，依著山名，也被稱爲天王山城或龍胴山城。

根據史籍記載，今川義忠爲了鎮壓西邊的叛軍，有意在這附近建立一個根據地，於是命令朝比奈泰熙築城。後來城的結構又經過改造、擴建等而成了目前所看到的規模。

天王山聳立在現在的掛川市街外圍，海拔只有六十公尺左右，因此稱之爲丘陵還來得妥當些。

不過由於在東海道一帶的高山稀少，因此差不多這種高度便具有築城的規模了。水利方面也頗進步，後代的掛川市街便水源豐沛，內濠外溝縱橫交錯。

在這個故事發生的時代裏，戰國初期的市街還沒有出現如後代的城中心那般熱鬧的地方。只是由呈點狀分布、在山野起伏處的農家來保衛城的安全。

秀前滔滔不絕地繼續說著。

這座城會成爲女人們的根據地，起源於城主在年輕時，被一個叫鶴見因幡守的男

人所負。

與今川家族淵源深厚的玉藻，當初由於雙方的政策，被迫與因幡守成親。這是一場政治婚姻，毫無情愛的基礎，也因此種下了往後悲慘的下場。

據說因幡守對女人沒興趣，也就是後代所謂的同性戀，他經常沈溺於與同性之間的遊樂荒淫中。

根據野史的記載，因幡守的荒唐事蹟無奇不有。

他曾像瘋狂地著迷於年輕的戲子，殺害村裏的小女孩，又將別人已懷孕的妻子開膛剖肚。

而被因幡守躭誤了青春的玉藻，在婚後幾年便懷孕了。照理說，不曾和因幡守同床共眠過的妻子，是應不會懷孕的。懷孕的原因則是因爲玉藻曾懇求不知名的旅人共渡一夜所致。

那個男人沒有留下姓名。

也許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玉藻的個性才一點一點地改變吧！

據說女人出嫁後，個性多多少少會隨著自己夫婿的個性而改變。

玉藻的情形，是因爲有一個變態的丈夫，個性才越來越偏執。

委身給一個素不相識、飄浮不定的男人，在她想來是最痛苦狠心的報復吧！

她希望能有自己的小孩。無時無刻不在祈求上蒼賜給她機會。後來，在一個月圓之夜，她產下了一個女嬰。

那便是倫子的母親。

當然，因幡守徹底地被激怒了。當他知道自己的妻子懷孕時，發狂般地捉住妻子的頭髮拳打脚踢，根本沒考慮到這樣會出人命。

而痛楚不堪的玉藻卻只擔心腹裏的小孩。

——天哪！千萬別讓他流掉了。——

玉藻內心焦急地祈求著。

如果她是在兩三個月後才遭此折磨，也許她就流產了；但很幸運地，那時候對胎兒尚沒有太大的影響。

周圍的人都擔心著因幡守的暴行不知何時會重演，因此勸她先回駿府避避。

「不行，身爲女人，一旦嫁了過來，死也要死在這兒。」

如果逃出來，豈不表示自己屈服了。

——不能屈服！——

一定要贏因幡守——她就是憑著這股意志，渡過難關。

在忍耐這方面，玉藻的確贏了。

如果因幡守稍微正常一點，也許玉藻會無怨無尤地屈服在他手下。

「也不曉得這是哪個人的野種……」

因幡守每天近乎病態地嚷嚷。

「哼！何不現在拿出來看看！」

腦中浮現了這個殘忍的計畫後，他瞧每一個懷孕的婦人都不順眼。

一天，他終於將一個孕婦的肚子剖開，當場取出一個血淋淋的胎兒。

因著那份殘忍的快感，因幡守狂笑不止。但爲了嘗到給自己老婆開刀的那份快感，他卻必須要再等半年以上。

在他等待的那段期間裏，因爲有椿陰謀即將實現，因幡守內心興奮不已。這情景彷彿是一隻猛獸正舐著口水，虎視眈眈地瞧著一隻小兔長大似的，他就等著那一天的來臨。

終於，那一天來了。

某天夜裏，因幡守與年輕的戲子一陣荒唐過後，爲了尋求更瘋狂的刺激，他提起

大刀闖入了玉藻的閨房。

據說他那時一絲不掛。玉藻一見因幡守拿著大刀闖進房裏，立刻發現不對。

抵著即將臨盆的身子，她沒命地四處奔逃。

因幡守看著自己的獵物驚慌失措，更是滿足地大笑不止，兀自追趕。

玉藻碰倒了火把、踐踏過屏風、撞翻了門板，拖著烏黑亮麗但雜亂不堪的長髮，死命地奔逃。

被碰倒的火把很快地燃著了躺在地上的屏風，火勢迅速蔓延開來。

因幡守的怒火在心頭愈熾愈烈，腦中的血液亂竄，幾近瘋狂，朝著玉藻掛在牆上的外衣猛刺。

玉藻則狠狽地逃出房間。

這個時候，玉藻若被因幡守捉住自己的頭髮，一定沒命。

僅穿著一件素白的睡衣，玉藻逃到了渡殿。

這個晚上風勢強勁。火舌藉著屋子的橫樑吐向天井，家具甚至整個房間爲旺盛的火勢所吞沒。火星到處飛舞，火焰瘋狂地從這廂房跨到那廂房，這個黑夜登時火光通明。

城裏的人緊急地提水來滅火，無奈仍抵不過强風之助的火勢，於是大殿也被火包圍了，這個城裏的所有建築物、牌樓什麼的，都毀於一旦。

就這樣，雲霧館在那時燒成了一片灰燼。

後來在火場中發現幾具已焦黑的屍體。據說其中一具便是鶴見因幡守，但卻沒有人能夠證明其是眞是假。

只不過在這火災發生，一片騷動的時候，並沒有人看到他逃離火災現場。

而對玉藻來說，她不幸的命運自此改變。由於這一場大火的肆虐，全城面目皆非。爲了不讓鄰近的野心家有機可乘，玉藻急忙下令重整城貌。

那時位於西方的幡鎌七九郎賴忠曾派來一位使者傳話，表示願意出力助她築城。但玉藻已經無法再相信男人了。

仔細考慮過後，他拒絕了對方的好意。另一方面，爲了爭取時間，她又從駿府方面召集一部份人來，日以繼夜、同心協力地重整雲霧城。而那時七九郎賴忠的企圖其實是想入贅作玉藻的女婿，以便佔得雲霧城的肥沃領地。

「還好，那時我差一點就上當了。」

玉藻後來回憶道。

由於她不再信任任何男人，策劃築城等一切事宜，皆由女人擔任。所築之城也完全配合著女人來進行。

所謂配合著女人，是指一切規格，皆配合女人的身高體態來打造，包括弓的長度、刀、槍等都要合乎女人所用，連穿著的盔甲戰袍也是。

此時玉藻只相信女人了。

由於長時間與同性相處，她也就忘了性愛的愉悅。若想要有孩子的話，她也不禁止手下外出與男人同床共眠一夜。

若城裏有個男人就好了；但玉藻生下來的卻是個女兒。

這孩子在十七歲那年，生下了倫子。

倫子的父親，仍只是個不知名的男子。是個出家人。其實，對方是出家人或四處流浪的武士，對女人並沒什麼特別的意義。只不過當時的出家人也算是知識份子。倫子繼承了父親的優良血統，才華出衆、武藝超羣、美艷絕倫，不愧是雲霧城下一代城主的優秀繼承者。

「——嚇了一跳吧？聽了我們城主的這段故事以後。」

秀前將話說完，又不安份地把手放到新九郎的膝上。

「我並不驚訝。」

「爲什麼？」

「因爲一個淨是女人的世界，必有特殊的理由。」

「淨是女人……」

秀前重複著他的話後，更是不顧一切地强拉起新九郎的雙手。

「我是個女人，也渴望能擁有男人！」

「……」

「新九郎！」

「……」

「你像愛公主一樣愛我，好嗎？」

她知道了什麼嗎？

——是不是知道了我和倫子之間的關係？難道那天晚上是她值夜嗎？

新九郎甩掉了秀前的手。

「別提這些事情，好嗎？」

「好個薄情的新九郎喲！」

「拜託你？我可有情有意得很！」

「既然這樣，好嘛，我也一次就好了，好不好？」

「你是不是問過倫子什麼了？」

「這種事情，啐！」

秀前氣得眼珠子瞪得大大，腮幫子吹得鼓鼓的。

「你可是個男人？」

「當然！」

「那麼，成全我一次就好了，行嗎？」

「唉！這種事可勉强不來。這是要男女雙方兩廂情願才成呀！何況我和你毫無感情可言……！」

「男人難道不是一天到晚都想著這些事嗎？」

「沒這回事？唉！算了！算了！我沒時間跟你講這些。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想知道呢！」

秀前似乎放棄了對新九郎的糾纏，擺出一副隨你問吧的表情，手支著臉橫躺在新九郎眼前。

「橫地想娶公主爲妻，卻無法如願以償，於是便率兵來攻，是不是這樣？」

「大概是吧！反正你們男人的想法我也不挺懂。」

「橫地就是狠下心來，硬要公主做容姬的後母就是了。」

雖然新九郎才與倫子共度一夜春宵，卻已完全站在倫子這邊說話了。

在年齡上，新九郎與縫殿之助不相上下，但新九郎孑然一身，對方已有小女兒了。

「你快走吧！我想睡了。」

新九郎轉過背去，大踏步地朝泉殿方向走去。

十一

——唉！我這一步似乎陷得太深了。——

甩掉秀前後回到寢室的新九郎，越來越懊惱怎麼會淌進女人城這趟混水呢？

並沒什麼特別的因緣際會，本來這也只是錯身而過的偶發事件罷了。

——這就是我的壞習慣了……眞是的，都這麼一把年紀了，仍沒辦法平心靜氣地來看待一件事情，唉！——

他挺愛插手管別人的閒事。

如果當初不管這件事的話，也許現在我已經帶著壽壽女走在往駿府的路上了，新九郎越想越不甘心。

本來就對這個由頑固老太婆所統轄的女人城不感興趣，卻被倫子挑逗而耐不住慾火地共度良宵，這要怪也只能怪命運的安排了吧！

——也別想那麼多了，只要記取教訓就好了。——

現在正困擾著新九郎的是，當初爲了與倫子的一時快樂，卻引發了後來的事件。他清楚得很，如果一味地沈迷在女色之中，大志如何能抒呢？

而現在，他卻儼然成爲這個城的守護神，眞想走，卻已難脫身了。

要不然，就是別管這場戰爭的成敗如何，他立刻退出急流之外，繼續原先東去的未來旅程。

照目前的情況看來，女人城這一方佔較大優勢，他的離去也不該爲人所責難才對。

不管了，先睡一覺起來再說吧！

在睡眠這檔子事上，新九郎可不輸任何人的。只要一有閒暇時間，他就可以躺下

來呼呼入眠。

即使睡眠的時間非常短暫，只要眞能熟睡，便可解除全身的疲勞。新九郎在流浪的這段期間裏，早已體會到睡眠其實比飲食來得重要多了。

這一覺，也不曉得睡了多久。

驟然，被一陣嘈雜聲吵醒。

——又開始了嗎？——

難道是敵人再度進攻？

新九郎從床上一躍而起，迅速整理行裝。

當然不用再是修行僧打扮了。待他整好衣著，出門一瞧，天哪！似乎又是另一場大火的來襲，紅灩灩的亮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那是晚霞。

西方的天空被染成一片紅，宛如水藍色的碧空中飄來紅色的雲彩。在紅色的雲彩上方，則像被墨汁渲染開來般一片烏黑，如此激烈的對比下，讓人恍忽地感到是否另一場戰爭即將來襲。

城裏的騷動則是由那羣女人的激昂情緒所引起的。

瞧！

前方聳立了由一大羣女人通力合作完成的一座巨大無比的十字型木架。

抬頭一看，有個渺小的身影被五花大綁在木架頂端，照想應該是容姬了。

「這是在幹什麼呀！」

新九郎不禁啞然失笑。

他根本沒料到事情會發展到此一地步。

即使是宿怨極深的敵軍將領女兒，也畢竟只是個五歲大的孩子呀！

這麼可愛的小公主，被綁在巨大的十字架上，一動也不能動，這情景可眞像耶穌在被行刑時一般。

新九郎走上前去。

隨便找了一個女人問道。

「是誰讓你們這麼做的？」

那個女人是小茜。

「是城主。」

「她下的命令嗎？」

「是的。」

小茜怯生生地回答著。大概是新九郎的語氣不太友善所致吧！

「她眞得打算處死這個小孩嗎？」

「這個……這個嘛……」

應該只是爲了向敵人示威而已。

但這又不像是單純的示威舉動，也許是要根據敵軍的態度來決定俘虜的生死吧！

——照這城主的個性來看，要她殺人，是決不會遲疑半步的吧！——

若果眞是這樣的話，他必須擔心壽壽女的安全了。

壽壽女大概和容姬差不多年齡吧！比時新九郎亟於見她一面。

此時，傳來了大嗓門的叫喚，是城這方向敵軍的傳話。

望樓上的一個女人，正大聲朝敵軍叫道：

「請你們派個人來，有要事協商。」

城裏居然還有這種人才—爲了應付這種場合的大嗓門。

橫地那一方應該也早就聽到容姬被五花大綁在木架上，等待處刑的消息才對。

對方一名屬下，拿著投降用的白旗，飛馬來到城門前。

「喂！我是橫地縫殿之助的戰前步兵將領，小金井藤兵衞。在這裏洗耳恭聽。」

「聽好，拿橫地縫殿之助的首級來交換容姬的安全，限時一刻鐘。時間一到，容姬的小命不保。」

當然新九郎也聽到了這些喊話。

「城主可是來眞的？」

看來城主是要逼橫地切腹自盡了。

但她這想法未免太幼稚了吧！女人若從感情處著眼，是始終無法看透男人的心的。

容姬的確是個很可愛的小女孩。不過會有一個英勇的武士，爲了自己可愛的孩子，而放棄作戰、切腹自盡的嗎？

——絕對沒有。若眞有這般軟弱的人，還談何帶兵作戰！——

至少在新九郎遊歷四方的經驗中，還沒聽過類似的例子。一個眞正的武將，應該是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即使犧牲了周圍的親人，也在所不惜才對。

他並不清楚橫地縫殿之助疼愛容姬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不會因此而切腹自殺。

那麼，玉藻眞會將容姬殺了？

木架，觸目驚心地高高聳立。

稍後，她將害怕得不住哭喊吧！

是她眼淚已經流乾了嗎？是她已經嚎得聲嘶力竭了嗎？容姬已不再哭泣，完全就像死了一般，認命地被綁在十字架上頭。

夕陽逐漸西沈。渾圓鮮紅的落日像被截掉底下一半似的，清清楚楚地浮在眼前。

由於容姬正好面朝西方，小小的臉蛋被映得紅通通的。

小金井藤兵衛帶了這口信，十萬火急地趕回位於三本松的紮營處。

「——什麼！限我在一刻鐘內……」

橫地一急，霍地站了起來。

「是的。還說，如果過了這一刻鐘，恐怕容姬的性命……」

「咳！天哪！」橫地愁著一臉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

「殿下……」

資格頗老的大臣木崎某過來獻言。

「請稍安勿躁，再仔細思量對策吧！」

「……」

「輕舉妄動只會……」

「哼！好吧，我就先別那麼緊張了。哈哈哈哈！縫殿之助，目前你還死不了的。」

一刻——就是這一刻鐘，將決定他的命運如何。

縫殿之助若有所思地抬頭望了望西方的天空，望了望逐漸沈淪的夕陽。

「一直到太陽下山，還有四刻半鐘的時間……，如果黑夜來臨的話，嗯……」

目前，似乎只有黑夜才救得了眼前的縫殿之助。因爲若要進攻，只能在晚上進行才有勝利的希望。

正當雲霧城和三本松的大本營靜靜地沈浸在夜色當中，有人影偷偷地閃出了城外。

是一個人，不不！是一個半的人影……

「新九郎大爺眞的已到城外去了嗎？」

壽壽女仍不放心地問。

緊抱住她且急急往前趕路的是秀前。

「是呀！新九郎大爺吩咐我要趕快將你帶去會合呢！」

「可是，爲什麼要出城呢？戰爭不是還沒結束嗎？」

「你少囉嗦了，我們趕路要緊。」

秀前不安地催促著。

只有吃了敗仗，才會有人從城裏逃出來。卻任誰也想不到，會有人在大勝利的同時，還急忙逃出城去的。就趁著這會兒，大家都疏忽鬆懈的時候，秀前挾持著壽壽女逃往城外。

如果沒有人親眼目擊，也一定不會相信秀前竟然要逃出城去吧！

沒有什麼理由。因爲眞正的理由，只有秀前才知道。

「站住！喂！是女人哪！」

有好幾個敵軍的值班衛士端著長槍靠近來。

「女人……，是不是從女人城裏來的？」

從秀前的裝扮，一眼就可看出她是城裏的女人，而且身份地位還不低。

「是來刺探消息的嗎？」

「把她捉起來！」

在臉色陰晴不定的衛兵面前，秀前急忙拋下手中的大刀，說道：

「請帶我去見你們的大將軍，有緊急事情想當面稟告，所以我才冒險逃出城來。」

隨後，秀前和壽壽女被帶到三本松的本營處。

「你們來幹什麼？」

橫地縫殿之助仍爲想不出一個萬全的計策而愁眉不展。

看到這兩個人，眉頭皺得更深。

「我叫秀前，此時自身前來是因爲出了意外事件。」

在雲霧城的城主——玉藻的家族中，縫殿之助倒也曾聽過幾回有關秀前的事。

「離一刻鐘的約定，還有點時間不是嗎？」

「我不是來催你的。」

秀前突然將壽壽女推到縫殿之助的眼前，諂媚說道：

「我帶來這個人，想獻給你。」

「什麼？」

不止是縫殿之助，連大淵兵尉以及在場的其他人，都大吃一驚，有人還猛抓耳

朵，懷疑自己有沒有聽錯。

「呵呵呵呵！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爲了表示我有絕對的誠意，才把這小鬼一起帶來的呀！」

「這個小女孩是誰？」

「跟伊勢新九郎一起來到雲霧城的，據說是被送往小堀府中作爲人質的壽壽女。」

「壽壽女？……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駿府的今川家族中被送到曳馬城去當人質的小女孩。」

秀前挺起尖銳的下顎，不以爲然地環顧四周道：

「我是來幫你們的。等我說出了那座城的弱點，保證你們立刻便可將整座城攻佔下來。」

「……」

「當然，你們如果只知胡亂地攻城，想救容姬公主的性命也太難了？」

「……」

「所以，我帶來了壽壽女。」

「這麼說，就是拿她來交換容姬囉！」

大淵忍不住地叫了出來。

「對！所以你們也可以將她綁在巨大的十字架上，再與城那方談談條件，看如何交換。」

秀前說得頭頭是道，儼然成爲他們的軍師一般。

「好主意！」

瞧大淵高興得似乎勝利就在眼前一般。

「那妳快告訴我們雲霧城的弱點所在。」

「在我說出來之前，得先談個條件才行。」

一直沈默不語的縫殿之助，此時才睜開了炯炯的眼神。

「你們贏得這場戰爭後的條件。」

「……」

「我希望能統轄那座城。」

「你這算什麼條件？」

「當然，領主是你橫地殿下，我只求坐上雲霧城城主的寶座。也就是說，掌權在

我，利益則全歸你，如何？」

壽壽女趁這一刻，大家都沒注意到她的時候，站起來想溜離這裏。

「啊！這小鬼想逃。」

惡七眼尖，瞧見了，趕快招呼旁人。

壽壽女幼小的心靈，總算明白了秀前的險惡居心，才不顧一切地想逃走。

「喂！把她給捉住！」

「等等！別用箭！小心別把她弄傷了。」

也難怪大淵這般緊張，四周竟然有人張起弓來，還有人準備投擲手上的長槍！

由於連續吃了幾場敗仗，大夥兒人心惶惶，早已失去了鎮定與自制力了。

因而即使只是個七、八歲的小女孩，一見她要逃，也立刻殺氣四起。

壽壽女像隻小松鼠似地鑽來鑽去，但任憑她再怎麼鬼靈精怪，又怎能逃出這一羣已身經百戰男人的手中。

她就像一隻被圍在天羅地網裏的小兔子般，很快又被捉回來了。

「哎呀！放開我啦！好痛哦！」

原本在不遠處的衞兵，捉著這個不斷喊痛的壽壽女，一個飛躍，便帶到了縫殿之助的跟前。

「呵呵呵呵！這可是個很重要的人質，別弄痛了她喔！」

秀前歪著一張嘴，發出了邪惡的笑聲。

「壽壽女閣下呀！現在這般慌張失措的樣子，可不像一個高貴的姑娘喲！」

「討厭啦！」

壽壽女氣得咬牙切齒道。

「你是個大騙子！」

「呵呵呵呵！公主閣下呀！等你長大了就會懂的，大人的世界裏呀，有著謊言，也有著愛戀……」

「你撒了謊，是嗎？」

橫地縫殿之助特意加重了語尾。

「那秀前姑娘所提的條件，也未必是眞的囉！」

「什麼？那……那個，我說的都是眞的呀！帶了這個人質前來，難道你還不肯相信嗎？而且我還爲了一吐怨氣！」

未經思考地，秀前說出最後一句話，她警覺性地打住，不再往下說，但縫殿之助

已聽進耳了。

「怨氣？」

「……」

「你剛才確實說了要一吐怨氣呀！」

「呃！是的。」

「然後，又說了愛戀。難道是感情上的不滿嗎？」

「不是的……」

雖然她想否定，聲音卻已沒了氣力。

「哈哈哈哈！在女人城裏發生的感情糾紛，男主角一定是伊勢新九郎囉！這也難怪，那個男人哪……」

那個男人，正是女人們所夢寐以求的典型吧！尤其是在缺乏陽剛氣的女人城裏，任何一個女人莫不帶著仰慕渴望的眼神看著新九郎！難怪會有感情紛爭的出現，縫殿之助覺得自己頗能體會那番場景。

秀前不禁滿臉通紅。但她立刻又振奮起情緒，咬牙切齒道：

「我們都恨男人，討厭男人，所以不會有感情糾紛出現。」

「哦！你這麼說就不對囉！要不然，你爲何要背叛你們城主呢？總不可能是愛上了我縫殿之助呀！」

「哼！公主嗎？還有城主……告訴你，我就是要爭一口氣給那個老太婆和倫子瞧瞧！」

說著說著，竟讓人覺得秀前的眼睛冒出了一股憤怒的黑色火焰。

「——女人的恩恩怨怨還眞可怕哩！」

縫殿之助無奈地自言自語道。

這個女人，秀前，所說的應該有八成是眞心話吧！爲了當上雲霧城的城主，不惜背叛自己的本家。

但也不見得是如此單純的一個目的而已。其中必然也隱藏著她在情感上的不滿。將壽壽女帶來，也一定有她的理由。

想發洩她對新九郎的厭惡，不，應該說是由愛生恨，才想出這個法子來報復吧！

她一定十分怨恨新九郎不肯施予她一些愛吧！

縫殿之助一直都在掛念著倫子的美貌，因此很能體會她的心情。

這場戰爭本來就是因爲倫子而起的。

——哦！原來如此，倫子和那個流浪漢……——

名叫伊勢新九郎的那個傢伙，也不知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和倫子可能也勾搭上關係了吧！

理所當然地，秀前失戀了。

他將思緒拉回來後，不經意地脫口而出：

「眞是齷齪。」

即使在他身旁的人，也沒能立即會過意來。

縫殿之助又重複了一次。

「太齷齪了。」

「什麼？」

「女人心哪！怎麼這般狹窄而毫無遠見呢？」

呸一聲，他轉頭過去吐了一口痰。

現在他一見秀前的臉，就感覺噁心透了。

「過來！」

正遲疑著是否該走上前去時，縫殿之助卻催促著壽壽女過去。

壽壽女瞧見了對方的眼神，竟是意外的慈祥與和藹。

「好！」

她順從地走上前去。

「等等！」

秀前猛然地捉住了壽壽女的袖子。

「你想對她做什麼？這個小孩是我帶來的，現在還是我手上的王牌，等我們將攻城的條件談妥了，才能把她交給你。」

「秀前，別再執迷不悟了好嗎！來，把她交給我。」

「吭？」

「我要將她送回去。」

這句話似乎太過坦白了。

秀前氣極大怒，柳眉倒豎。

「你是不是瘋啦？還是那根筋接錯地方了？你最疼愛的小女兒現在還被她們綁在十字架上，動彈不得呢！」

「我知道！」

「她馬上就要遭到亂箭射擊的極刑了！你曉得嗎？那比上刀山、下油鍋還痛苦呀！」

「這個待會兒再討論，先放開她吧！」

「不行！」

「放開她！」

秀前仍叫著不要，在她且欲將壽壽女抱走的剎那，縫殿之助從腰際抽出了一道白光。

十二

雖然生在這麼一個慾望城國的時代裏，亂世之士仍存有著正義感，有著對道德律的基準面。當然，這並不是在上位的權勢者强迫大家這麼做，而是有志之士從這一片刀光血影的社會百態中，得到的內心期許。

熱戀著倫子的橫地縫殿之助，在動員了如此龐大兵力來攻打女人城的背後，不能說他對這八百萬貫的領地毫無冀望，因爲他不可能單純爲了一個女人而耗資如此心力呀！

在這個時代裏，凡是强者，必然會有擴張領地的野心，而且這種野心還不能以一般的善惡標準來評斷。

强者講究正義感，勝利便是正義的表徵。

因此，在縫殿之助的內心深處，仍對倫子十分思念。

但看情形，倫子似乎已成爲伊勢新九郎的到手獵物了。

縫殿之助只得自我解嘲道：

——那傢伙，就是那個扮成修行僧的傢伙……——

換上典內的服裝，竟敢大膽地潛進我方，不得不謂勇氣可嘉。

——不是普通人敢做的事——

即使在流浪各國的武士中，這樣的人也不多呀！

也不曉得他是何方神聖、來路如何，光瞧那炯炯有神的眼光，放浪不羈的風貌，縫殿之助很清楚自己早輸了。

——輸了……就得切腹？——

但在切腹之前，有件事必須完成。

他堅定地對大淵等人吩咐一些事情後，不帶一兵一卒，單槍匹馬地就到雲霧城赴

約。

他威風凜凜地騎在馬上，左手抱著壽壽女。

「開門！開門！橫地縫殿之助來談和了。」

他在城門前大聲叫道。

城裏的女人，在看到了孤獨的身影出現後，便已心中有數。

「什麼？來的只有一個人嗎？」

新九郎立刻命人打開城門。

更令他驚訝的是，他赫然瞧見壽壽女也端坐在馬上。

「啊！壽壽女！」

什麼時候？壽壽女是什麼時候離開這個城的，竟沒有人知道。

城內一片混亂，恐怕還沒有人注意到秀前已失踪了吧！

「他們只來一個人，那麼我也一個人出面就行了。」

新九郎單手持槍，走出了大開著的城門外。

然後他馬上注意到，騎在馬上的縫殿之助，連枝長槍也沒拿。

槍是武者的象徵。

「橫地縫殿之助，你是什麼時候帶走小公主的？」

「哈哈哈哈！她可不是我帶走的。」

縫殿之助稍微抬頭望了一下被綁在木架上的愛女。

「你就是伊勢的新九郎嗎？」

「正是！」

「我倒想找你比劃比劃！」

「當然可以，不過我可沒將你當成敵人！」

「哈哈哈哈！我也沒那份興趣了。」

「……」

「我是帶這個小女孩來還給你的。」

「什麼？」

「秀前偷偷背著你們，將她帶來我的營地談條件。但整件事情與這小女孩無關！犯不著拿她來當人質。」

這些話若被城主與倫子聽到，不知有多痛心！

「所以，我把她帶來還給你了。」

「……」

任誰都會想，他是要以容姬做爲交換條件的！

但是，錯了。

縫殿之助看看被綁在木架上的自己女兒之後，很大方地將壽壽女放了。

「讓她回來，比較好。」

說著便將她從馬上放了下來。

任誰見了此情此景，都要歎一口氣。

「新九郎大爺！」

壽壽女好似重獲自由的小鳥一般，快樂地奔向新九郎。

「喔！沒什麼事吧？」

新九郎抱起她來？

「你眞的就這樣放了她？」

「當然是眞的。」

縫殿之助笑了起來。

「請你記著，我是不會接納背叛者的好意的。不管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你怎麼處置那個秀前呢？」

「哈哈哈哈！這個啊！」

他從掛在馬鞍旁的袋子中取出一包好像是冬瓜的包袱，咚地丟了過來。

那個沈甸甸、圓滾滾的包袱一直滾到新九郎的脚下。

新九郎拾起包袱解開一看，赫然掉出一個血肉猙獰的長髮女人首級。

在被砍斷的傷口處仍冒著熱滾滾的血泡。

壽壽女嚇呆了，連忙把眼睛遮住。

眼尾高吊的眼睛仍未瞑目，笑得異常邪惡的嘴唇兀自歪著，正是秀前的頭顱。

「……」

「我最恨的便是這種窩裏反的假好心，新九郎，你可懂我的意思？」

「唔……」

「那，咱們就到此爲止了。」

說完，縫殿之助落寞地抬頭瞧著自己的愛女——容姬。

他不想利用壽壽女做爲交換的條件，縫殿之助很乾脆地表明。

「我請求你們放了我女兒好嗎？當初言明要用我的頭來交換對不對？正好，就在

這裏作交易吧！」

「……」

「我會先切腹自殺。其它的請你幫我完成！我絕對地信任你。」

縫殿之助俐落地自馬上躍下。

切腹——

說得輕鬆至極，就好像喝口水一樣容易。

其中毫無陰謀。

他的屬下仍靜靜地待在數百公尺以外的營區，偌大的軍旗依稀可見，在夜風中搖曳不止；此時即使他們想要妄什麼手段，也來不及救他們的將領了。

「好吧！新九郎，咱們也算有緣，善後之事就麻煩你了。」

說著毫不遲疑地脫下戰袍。

端正地盤腿坐好後，鬆開衣物。

新九郎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動。

此刻之前，他一直把橫地縫殿之助當成是專愛侵略別人領土的諸侯貴族，難道錯看他了嗎？

從來不知道他是這麼個豪爽乾脆的男人。的確，那些汲汲於名利慾望的野心家，周圍已沒有親人甚至兄弟姊妹了。有人寧願派出自己的孩子去作人質，也只能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野心慾望罷了！

而縫殿之助雖曾說過要用自己的女兒容姬作人質以求談和，但那根本就是戰術運用而已，事實上他根本就捨不得呀！

由於葉末的機智而使容姬被俘；又由於秀前的吃裏扒外而獲得了壽壽女，其實這兩者是很好的交換條件。

秀前卻絕沒料到這一背叛雲霧城，也給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

——最恨這種背叛者了。——

若他眞有野心的話，大可好好利用這好機會的。但在這亂世裏，武將仍有行事的標準在。

所謂的軍事策略，並不是任何手段都使將出來。

他派出了典內、和助與太十去刺探或是作亂，這便是戰略所在。

若他們沒被識破的話，自然是瞎了眼的一方敗陣。

但他若接納了與雲霧城城主同宗的秀前，不管這一伏打贏或者獲取得多大的利

益，也很難對自己的良心交待！

戰國時代的倫理道德由此可見。

他們並不是只求勝利、不講道德的武者。

假如那時接受了秀前的叛降，不也就是允許我的屬下也可以背叛我嗎！當時的社會仍抱這種觀念。

何況這般的苟且生存，對縫殿之助來講，只會汚辱了他所擁有的「武者之道德」的名譽人格。

現在，雖然我敗了，也是敗得心安理得。

——到了閻羅王那兒，我也沒什麼好慚愧的啦！——

「這場戰爭是我挑起的，一人做事一人當，來取我的命罷！與容姬毫無相關，還請閣下能救她一命。」

「我可沒帶來可以砍你頭的刀哦！」

新九郎總算說話了。

「沒想到你這麼乾脆就認輸了。」

「……」

「怎麼？不是要將你的命託給我嗎？」

「——你叫伊勢新九郎對不？」

「是呀！目前毫無名位，只是個到處流浪的武士。在名氣已經響叮噹的你看來，我不過是個無名的流浪者罷了。」

「……」

「想不想打個賭？」

「跟你嗎？」

「當然囉！我可以保住你這條命的，信還是不信？」

「……」

「切腹，就表示你的人生到此爲止。如果不甘心這般輕易便送命的話，就和我賭賭看吧！對你沒什麼損失的！」

「當我打了敗戰時，就已不抱任何希望了。現在只請你能保住小女一命，對我便是莫大的恩德了。」

縫殿之助拋下了手下之刀。

「那麼，首先命令你的屬下撤回你的城館。」

縫殿之助不得不唯命是從。

他騎馬回營，大聲下令撤退。然後仍然一個人折回。

「要將我綑起來嗎？」

「沒這個必要。」

新九郎不覺莞爾笑道，伴著縫殿之助回到城內。

他讓縫殿之助在泉殿等著，自己先到玉藻之處。

「戰爭結束了。」

「好極了。」

玉藻很滿意地頷首回道。

「那麼，我們是贏囉？」

「是的。」

「既然如此，將橫地的首級掛在城門上以示衆吧！」

「……」

「給其他人一個警惕罷了。」

「那傢伙提了一個條件。」

新九郎很驚訝於玉藻的鎮定和氣魄。

「在這之前，請先放開她的女兒。」

「不行！」

「爲什麼？」

「那也是敵人哪！不是嗎？」

聽了這話新九郎呆住了。才五歲的少女，其實說是幼女更恰當，竟也那般地仇視。

「她還那麼小！」

「總是敵人的餘孽。」

「但，她也是個女孩子呀！」

「一樣，不得討價還價。」

從這個玉藻的個性看來，女人還眞是善變。

「也許她現在還小，但二十年過後，不，只要十年就好，她就已經長大成人了，不是嗎？」

「……」

「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哪！」

聽她言談的犀利，已經沒有性別之差了。也許就在玉藻否定她丈夫的時候，就已轉變成這種中性化的樣子了吧！

和這種女人爭吵是最笨的。

於是新九郎點頭附和道：

「的確，說得沒錯。那麼城主將這件事交給我辦好了。」

「交給你？」

「是呀！如果讓城主親自動手的話，豈不讓天下人取笑了？」

這回換上玉藻沈默不語了。

「縫殿之助已經是你的籠中囚了，是不是？何況他也曾表明心意，要用自己的一條命來換取他愛女的生命，光憑這一點，就不得不令人讚佩他的武者風範！」

「但是……」

「當然，我懂得城主的顧慮並沒有錯。戰爭的成敗，總要給自己的屬下有明確之交代。但是，還不值得讓這件事弄髒了你的手。」

仔細想想，也頗有道理。

「好吧！那就交給你去辦好了。」

玉藻終於下令道。

「只要在明天早上以前割下他們的首級就行了。」

「兩個人都要嗎？」

「是呀！父女兩人都要。」

玉藻發出了男人般的嘶啞聲，笑了起來。這是勝利的笑容。

告退了玉藻。新九郎將容姬帶到泉殿去與她父親會面。

「——再來，要怎麼做？」

「若要一直坐在這裏，只是等死罷了！」

縫殿之助抱著容姬，慈愛地撫弄著她的頭髮。

「眞不想讓這麼幼小的生命和我一起死。」

「心有戚戚焉。」

新九郎有所感地回頭望了望壽壽女。

「她的命是你撿回來的，我永生難忘。」

「你的女兒嗎？」

「不是。但，她們都同樣可愛，不是嗎？」

「也許吧！」

兩個人心領神會地相視而笑。

容姬和壽壽女畢竟還小，早已忘記了彼此曾經遭遇過的恐怖經驗，這時正玩得起勁呢！

五歲和八歲的小女孩，實在是天眞無邪得令人憐愛。

「我們來玩翻花鼓好不好？」

「我不會吔！」

「我教你。很容易記的。」

壽壽女活像個小姊姊一般神氣。

看了這兩個小女孩發自內心的微笑，新九郎暗自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幫他們渡過難關。

那一天夜裏，女人城正沈醉在勝利的氣氛中，典內他們逃走了。

和助和太十提出了「我們想洗個熱水澡」的要求。

勝利，總會讓人對俘虜寬大爲懷。因此一羣女人立刻爲這兩個人準備了盥洗用

具，運了兩大桶的熱水過去。

這兩個人在女人面前脫個精光。

和助和太十脫個精光，是算著一定會有女人緊緊看守著。

於是兩個人開始瘋言瘋語，儘講些讓女人臉紅的話。

兩個看守的女人，拿著大刀，仍時時提高警覺。和助他們便故意晃到她們面前去。

畢竟是年輕女人，此時羞得不敢正視他們。

後來索性轉過身去背對他們。

這下正中那兩個傢伙的下懷，瞬間他們臉上那副低級的笑容消失了。換上嚴肅的面孔，兩個人得到默契後，互相以眼神示意，一下子便將兩個女人擺平。她們甚至連拿起大刀的時間都沒有。

「嘿嘿！我們有救了。」

「總算撿回一條命來。」

「要殺掉這兩個女人嗎？」

「不行，當初已跟他們講好了。」

「那就走吧！」

兩人搶了她們的大刀後，迅速穿好衣服，一個箭步便竄出地牢外。

新九郎大概是藉著審問犯人的機會，已先將典內帶離他被關閉的地方。

這完全在他們的計劃之內。當然典內也擊倒了看守他的女人，先來到側門處。

「典內，沒問題吧？」

「吔！女人酒喝多了，神智多半不清。」

三個人合力打開側門，踢倒火把後，悄悄地溜出城去。

不久，儘管守衛的女人已醉眼朦朧，也察覺到了。

「啊！他們逃了。」

「俘虜逃走啦！他們正在那裏會合呢！」

敲鑼打鼓的警告聲紛紛出籠。

就在一片酒酣耳熱中，女人們拿了長槍、大刀，追了出去。

趁著這陣騷動，縫殿之助也帶著容姬逃走。

由於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側門處，根本沒人注意後門。

不，他們不只兩個人。連壽壽女也牽著容姬的手一起逃出。

有人瞧見了他們三個人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不得了啦！連壽壽女也被他們帶走了！」

倫子一聽到這消息驅上前時，新九郎已上馬整裝待發。

「新九郎，聽說壽壽女被他們給捉走了。」

倫子的臉色越變得蒼白。

「嗯！我也剛聽到這事，正要去追趕呢！這些傢伙！」

「我也去。」

「不，爲了避免發生意外，你還是別出城的好。」

新九郎催馬向前走後，還回過頭來吩咐道：

「他們大概不會再進攻了，不過還是小心戒備著。」

這是新九郎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新九郎的背影很快地溶入了黑暗中。隨著馬蹄聲的遠去，這句話仍一直盤旋在倫子耳邊。

不知道爲什麼這聲音總無法留在記憶中。

新九郎這一離去，是永不會再回女人城了。

他出城後，便向東奔去。一排竹林爲河川圍繞著。到了那兒，突然有火光掠過眼前。

「在這裏，新九郎。」

橫地縫殿之助現身，壽壽女與容姬跟在其後。

「再來就要麻煩你帶一段路了。」

「當然，按照約定我已先退兵了。先送你和壽壽女過河。」

縫殿之助如卸下重擔般，輕鬆地笑了起來。

「就帶到這裏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難忘，他們要我如此轉告你。」

典內、和助和太十已在那兒等候。

他們能逃出來，都要歸功於新九郎周詳的計劃。

三個人輪番上前向新九郎說了些不勝感激之類的話。

而在新九郎的立場來講，當然是不願意造成更大的傷亡。如果不殺他們也可以解決事情的話，他寧願事後逃走。

這番進去女人城，沒想到引來這麼多曲折。

新九郎很後悔當初爲何如此好管閒事，這座女人城的內情太過複雜了，尤其城主

竟然狠心將小女孩綁在木架上行刑，更讓他後悔差一點因一念之差而鑄下大錯！

如果她非常痛恨橫地縫殿之助的無故發兵，那情有可原。說她利用容姬來使敵人屈服，也就算了。但玉藻似乎已喪失了人性，不僅恨男人，連對同性的女人，也冷眼旁觀著其死亡。

當初聽到女人城這地方時，只感到可憐。

在這烽火連天的時代裏，一定備受攻擊吧！

這麼想，多多少少都有男人的優越感在，但這也是一般人性的想法！

因此，大部分的男人都願意在緊要關頭時，助上她們一臂之力。

——女人是弱者……——

但事實卻證明這個看法完全錯誤。反倒是被認定殘暴無厭的橫地縫殿之助表現出來的男子氣概，讓他深深感動。沒有孩子的新九郎，永遠都會記得橫地深愛自己孩子的感情。他也好久沒有遇著如此肝膽相照的伙伴了。

「有緣，還會再相見的。」

將壽壽女抱上馬後，新九郎便向縫殿之助告別。

「你要上哪兒去？」

依依不捨之情在他們之間昇起。

「向東去。」

「是駿府嗎？」

「就是那一帶了。」

「今川府一定很高興能有你這樣的人才相輔佐。」

「暫時不想。」

新九郎搖搖頭。

這句話，連橫地都感到意快。

流浪各國的武士中，誰不希望能在一個勢力强大的幕府中謀得一官半職？

駿府的諸侯今川義忠，在這東海地方也是聲望威赫的家族。即使原來效忠他人的武士，若得到今川家的招募，也大都寧願放棄故主，跳槽到今川府去。

面對著如此赫赫有名的今川義忠，這個浪人卻一點兒也不心動。當然他不可能不曉得今川義忠是何等人物，也許是他沒有做官的打算吧！

橫地不禁心中愕然，突然對眼前這個人起了畏懼之心。

難道他是另有打算嗎？要看透如此寬廣的胸襟實在不容易。而這不正是男性的魅

力所在嗎？

「流浪四方也很逍遙自在嘛！不過你有什麼需要的話，儘管來我的城裏，我倒很希望能延攬像你這般的人才做我的左右手呢！」

分開後，新九郎竊笑道，想延攬我這種人做左右手，橫地到底還是缺少識人的眼光啊！

——我的抱負可大得很，大概也沒有人可以理解託夢於此亂世的我到底目標何在吧！管它的，眼前的路那麼寬廣，總有那麼一天，那座大門會爲我敞開的。——

充滿著自信心的新九郎出發了。這個男人，便是後來的北條早雲庵宗瑞，獨霸了關東一帶地方。

夜色淡去，遠處傳來公雞的啼鳴，新九郎的眼前出現了一條明亮的大道，一直到好遠、好遠……

朝露之戀

一

永祿八年四月——

應仁之亂以來，各地不斷傳出兵變的消息。但就在這烽火遍野、慘不忍睹的亂世中，突然出現了短暫的寧靜，也讓飽受戰火折磨的人民稍事喘息。

從舊臘開始，京城裏的內內外外莫不忙著迎接這久違了的寧靜，又將是新的一年了。

總算感到春的氣息了。往常由於戰亂頻仍，雖然四季去了又來，花朵的綻放也依舊，但賞花的人心慌意亂，在佈滿著恐懼與飢餓的眼神看來，花已不是花了。

於是在這寧靜一年的晴朗春天裏，人人首次嘗到了生存的喜悅。

「春天來了，花兒盛開……」

這樣的話脫口而出，大概是曾遭亂世之毒汚濁過的腦袋瓜兒，也已爲新鮮的空氣所洗淨了吧！

目前各地雖然仍不時燃起小戰火，越來越微弱的陣前吶喊聲仍不絕於耳，但大火焰已如流言一般消失無踪。

倒不如這麼說吧——

羣雄中的領頭人物都不期而然地收兵。

尾張的麒麟兒織田信長，趕走齊藤龍興而接掌了覬覦已久的美濃地方，然後在岐阜擬定下一個計劃；而消滅了細川管領，稱霸近畿一帶的三好一黨，也在長慶猝死後期等待著一族之團結；隔著川中島做龍虎爭的甲斐的武田信玄和越後的上杉謙信，也應足利將軍義輝的要求而談和收兵。

足利將軍義輝那時開始大興土木，修築一幢極爲壯麗的新宅，也是爲了要粉飾太平之故。

這幢宏偉華麗的新宅，便是後來的二条城所在地。從攝津的在家起，每一戶都强制要有二步的獻金，畿內的其它地方也給各課役下達命令，終於在這個春天裏完工了。府邸內百花雲集，頗有錦上添花的意味；其濃郁的香味，常使往來於二条通的行人駐足，流連不已。

「花之御所」，便是大家極力稱讚的證明。

雖然烏雲未散盡，但這令人眼花撩亂的花季也總算平安過去了，此刻正值晚春。

起伏平緩的東山，每日可見其更加地翠綠，加茂的河流也愈來愈溫暖——

就在那麼一天，已入夜的淀川上，靜靜地划來一艘小船。

四月已接近尾聲，這是個沒有月光、羣星黯淡的夜晚。

船頭處點著不太亮的油燈，船夫靜悄悄地划動船槳，小船平穩地向前進。

船上有四、五個人影。

這種小船的載重量，有一定的限度。這一陣子，爲了旅客的方便，也不定期地開出收費不貲的夜船。船頭有兩個人。一個負責划槳，另一個則拿著已生銹的長槍蹲在甲板上等候交替。

時局還算安定，但由於處於無政府狀態，大部分的百姓仍謹愼求得自衛。

乘客有三人。

一個是五十歲左右、商人模樣的男子；一個據說是武器屋的委託人；另一個是年輕的武士。

——這個年輕的武士是怎麼回事？……——

那個五十歲的男子似乎心事重重，披著蓑衣橫躺著的姿勢沒改變，卻不時將注意力擺在那武士的身上。

不遠處湧起了濃濃的暮靄。藉著船燈的微弱光亮，依稀可見其端正高貴的姿態。

他並沒有刻意地擺出道貌岸然樣，但舉止沈穩，似乎有著上流社會的風度。

自顧自地品嚐葫蘆裏的酒，也沒有邀同船乘客共酌的意思。

大概是毫無喝酒的興致吧！他沒用酒杯，就直接將葫蘆口湊到嘴裏喝。

看得出來酒量很好。

他要上哪兒呢？瞧他並不是出遠門旅行的打扮。

似乎是綾緞料子的外出服，搭配著褲脚綁起來的褲子及白色的草靴。腰邊斜配著長及三尺的鋼刀，卻無論如何也與其白皙秀美的容貌不搭調。

此時正是世態炎涼的戰國時代。

這也是個憑著高明的手腕即可不費吹灰之力得來一國一城的時代。當然現在並沒改變多少，但在那殺掠伐韃爲主的時代裏，所謂的男子漢，應該是擁有著鋼鐵般的外型與意志。

這個年輕武士的容貌倒比較像太平時代的京城貴人相。

在百花盛開、豪華非常的府邸裏，與美麗的大家閨秀談談戀愛，與閒逸的王公貴族們飲酒作樂等等，這種生活方式才符合他的外型呀！

尤其秀麗端正的容貌與獨酌不語的姿態，引起了生活在極端現實裏的五十歲男子

的興趣。

「酒量還眞不錯吔！」

圓滑的搭訕法，卻引不起對方的笑容。

「我別的不行，尚能自誇的就是喝酒了。」

連回話也是愛理不理的模樣。

之後一言不發，繼續他的自飲自酌；不久又將葫蘆栓上蓋子，靠上身後的枕頭，轉個身躺了下來。

暮靄越見濃厚。船燈搖晃不停，彷彿在湖上飄蕩的鬼火一般。

正當這艘夜船停靠岸邊的時刻。

傳來隆隆的馬蹄聲。

劇烈的馬蹄聲劃破了晚春的寧靜深夜。那個五十歲男子驀地站起身來。

暮靄越來越深了，在左邊的堤岸上隱約可見方才馬蹄聲的主人身影。那個人影猶如飛鏢似地，飛奔上前。

慢慢地，可以很清楚地看清來人。

「有什麼事嗎？這般緊急呀！」

船頭的男子說話了。

「還是想來找麻煩……」

船頭傳來了早已厭煩的回答聲時，

「喂！喂！」

紛亂的馬蹄聲，猶夾雜著粗獷的吼叫聲。

是不是看見了這兒的船燈呢？

「喂！九条的皮屋五次郎是不是在這條船上？」

「找我的？」

那個五十歲的男子說道。

就在對方的聲音消失之際，站在船頭的船家握緊了原本在手中的長槍？

「喂！你想幹什麼呀？」

大聲回話過去。

「先報上名來再說。」

邊說邊指示搖槳人將船划到河川中央。

「有緊急的留言要傳達，如果九条的五次郎在的話，請回答好嗎！」

「你從哪兒來的？」

船家仍將手中的長槍指著來者。

「我是從邊界火速趕來這兒的，如果五次郎君在的話……」

「喂！」

五十歲的男子按捺不住了，出聲道：

「我就是九条的皮屋，留言可是出自女子之手？」

「沒錯！沒錯！正是一位姑娘的留言。」

「那就是我等的消息了。船家，麻煩你將船靠一下岸好嗎？」

持槍的男子聳聳肩道：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嘛！」

他們似乎非常恐懼有土匪來劫。

船夫慢慢地將船划到岸邊停靠。

從馬上下來的人，只是一個和武士或商人都沾不上邊的中年男子。在這時代，連老百姓都盛行帶刀防身。大多數的男人都是戰時被徵召入伍，平時則回鄉耕田，因此僅從其衣著及手上的武器來看，也無法判斷其身份。

穿著奈良漂白布衫的胸口，汗水淋漓。

「你若是皮屋五次郎的話，看過後再留話給我帶回。」

說著，拿出了擺在腰際的一封信來。

信的內容極爲簡單。他靠近船燈處一瞥，即了然於胸。

上頭只有一行字，「雪兒在七道的交岔路口等候」，是女人纖秀的筆跡。皮屋讀出聲來。

「這正是我等的消息了。」

「請留個口信給我帶回吧！」

「就這樣說好了，信號是冬眠之鮫……」

「不愧是皮屋大爺呢！」

原本嚴肅的表情也不禁笑顏逐開，「這口信我會立刻帶到的。」

說著已爬上岸去，立刻上馬飛馳而去。很快地消失在濃濃的暮靄中。

「行了，我們就趕路吧！」

皮屋放心地坐了下來，且滿臉笑容。

「嘿嘿！事情已經辦好了吧？」持槍的男子諷刺地說道，「九条的皮屋大爺可像

花之御所一樣有錢？不得了，既然我們載了這麼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可非趕路不可囉！」

「趕不趕路，也得跟著河流流速走啊！」船家也傳來了同樣調調的回答，「若不下大雨，在這河上一千年，速度也是一樣的。」

「好！好！好！你們就別發火了。待會兒我請喝酒，算是給你們賠罪吧！」

皮屋仍滿臉笑容，似乎剛才那封信傳達了非常好的訊息。

那大概是個暗號吧！

——雪兒在七道的交岔路口等候、冬眠之鮫……，這些，好像都含有很深的禪意，不是嗎？——

船夫嘛著嘴，很不高興地轉過河水那面。

不巧，這時又擱淺上了一處爲土砂堆積而成的淺灘。他們笨拙地搖著船槳，但仍卡著無法動彈。

皮屋可一點兒都不介意這種意外發生。

抱著喜悅的心情，他很輕鬆地四處張望。

他見那位年輕武士仍嘴不離那一葫蘆酒。

「對了，我記得你剛說了句很有趣的話。」

說著，將兩脚換個方向擺。

「你說你只會喝酒，其它什麼都不行，現在我可發現你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不好的嗎？」

「豈敢，豈敢。我所說的特別，是指你相貌堂堂，年輕有爲，爲何不學其他人那樣盡力去追求榮華富貴呢？我眞不懂！其實像這樣的生存之道，在這個世界上也能享受到其中的樂趣呀！」

「你覺得這樣快樂嗎？」

「當然！佳酒、美女、財富享之不盡！雖然社會混亂，做生意仍是件有趣的事！一文錢的東西賣到三文、四文錢，就是樂趣呀。不過我瞧你倒有大將軍的氣質！這社會什麼人都有，賺錢也各有不同的門道，如果能做到諸侯的話……怎麼樣，想成爲一個有錢的諸侯嗎？」

「不想。」

「吔……，你是眞的還是假正經，哪個人沒有慾望奢求？做了諸侯大將軍，女人、金錢、權力等齊聚一身！要不然，你就只好去做和尚了。」

「我不喜歡和尚。」

「那……」

皮屋五次郎越來越驚訝了。

「那你是爲什麼而出生的？」

「這個呀！我想我大概是被生錯了吧！」

年輕武士猛喝了一大口酒，將目光投向黑暗的水面上。

「我從不抱有任何期望，也從不考慮明天將發生什麼事。反正過一天是一天就對了。」

說完，又開始沈默地自飲自酌，絲毫不再理會皮屋的眼光。

船到達八軒家時，皮屋想了一下，便請教他的姓名。

原以爲對方不再理會他時，「雲母左近」，對方用著平淡的音調報出姓名。

二

——此去離京約二十里左右，是有著日本最大市場美稱的泉州世界。荷蘭大使以受天主庇護爲名，要求在這一帶的駐在權，同時從印度、歐洲進口來的舶來品日益增

多，他們也申請建築倉庫的許可。而在日本國內極其珍貴的金銀、手工藝品以及天然產品等，也都以這裏爲集散地，遂逐漸發展成非常熱鬧的市集所在地，打開了漸進的貿易事業……

其實早在七、八年前，日本最早的西方傳教士法蘭西斯哥·撒威爾，就曾在上書給他本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

泉州界——

自古即爲日本三大港口之一，往來於日本國內外的船隻皆停泊於此，朝廷所需的鹽、魚貝等亦都經由此地再上貢朝廷。

室町時代開始對明貿易，大多以兵庫所在地爲出入港，但從文明八年起，九代將軍下令，遣明船將由此地出發。對這項殊榮，此地商人的居中牽線，功不可沒。此後，泉州界越趨繁榮。

後來由於足利幕府的式微，此種合作貿易的船隻改爲包商承攬制，承包費用大概在三千貫文到四千貫文之間。

應仁之亂以後，此種合作貿易的大權轉移到中國地方的太守大內氏手上，但此地商人對以往擁有的權益死也不肯放手。

對明貿易仍在進行中，另外又得到薩摩（今鹿兒島縣）的島津氏許可，將商品輸往琉球；雖仍是兵荒馬亂的時代，此地的商人在不斷奔走各地達成交易之際，荷包也越來越豐厚。

因此，這般富裕的市景及其所享有的各項權益遭到四周野心人士的覬覦，也是理所當然。

最初被當作自由城、娛樂城而受到保護的泉州界，雖然名義上仍由政府管轄，但作爲一個自由貿易的商人街所享有的自主性並沒有喪失；因此爲了保有自己的財富，大部分的商人都僱有私人傭兵，家屋周圍築上堅固的土牆，甚至挖掘濠溝，利用吊橋對外連繫，若用一般的兵力去攻打，一時之間也不容易攻下。

大內氏曾經取代山名任職此地的守護，但因背叛足利幕府，他在此地的權力地位乃完全被推翻，這個富庶的地方被捲入這場權勢之爭中，終歸於一片灰燼。

之後，過了將近兩百年的時間，此時的統治者時有更換，但幾乎不曾再遭戰火的摧殘，而原因便在於前述僱有私人傭兵等的防衛，此外，打算奪取此地的人，其目的都在於此地的財富，因此總會避免蓄意的破壞。

換言之，細川滿元後來取代了大內氏掌管此地，傳到其子晴元時，其家臣三好家

基接管，成爲泉州界的守護，後來家基的長子長慶背叛了細川氏，將此地佔爲己有。

此地現在則由三好的家臣中佔首席地位的松永彈正久秀所管。

原來屬於吉神社的領土範圍，被分成南北二莊，北莊屬攝津、南莊屬和泉所有，完整的泉州界則還包括這兩個地方。

在北莊的北端，出攝津口的地方，有個七條道路的交岔口。

皮屋五次郎就在那一天的傍晚時分，踏上了這個七條道路的交岔路口。

在附近的農民、商人、僧侶、武士、漁人及婦女交織而成的一片紛亂中，有個著淡紅色和服、外罩水藍色外套的年輕姑娘在那兒等人，於是他慢慢地走過去。

「雪兒姑娘……」

忽然那外套動了一下。

是一個罩在淡淡哀愁中的姣美容顏，揚起了烏溜溜的黑眼珠子往上瞧。

「是五次郎大爺嗎？」

雪兒將五次郎帶到可聽見河水拍著石岸聲的唐人街角落，一個名爲陶陶亭的小酒店。

「這兒的客人大多是漢人，不用擔心我們的談話會被竊聽。」

雪兒這麼說。

酒來了，雪兒卻沒打算動手，逕自說道：

「據說我父親的事被當做最高機密，到底是什麼事呢？他不是在好早以前，我還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嗎？……那一年我七歲。」

「你就是要談這些事嗎？」

皮屋點了點頭，也皺了皺眉頭，啜了一口老酒，然後一口飲盡。

「我母親在我十三歲那年過世。但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她臨終前說過的話，你應聽過一些有關於母親的壞消息吧！……」

雪兒情不自禁地閉上眼，回憶著當時的情景。

「她說……『可憐的雪兒，一定很想見你的父親吧？』……」

「眞難爲你了！」

皮屋再飲一杯酒。

「但那時的我對生離死別並沒有很深刻的記憶？爲何母親還說那種話呢？我眞不懂。」

雪兒的眼睛已滲上一層薄薄的淚珠。

由於她沒有其他的親人，頓時變得孤苦無依。但俗語說，有遺棄之神便有拾遺之仙，所以後來爲大和屋八郎左衛門所收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雪兒原本就長得花容月貌，但若沒有優沃的家境，也不容易保有這般的凝膚玉脂吧！

即使是這麼近地瞧著她，烏黑柔滑的秀髮、毫無瑕疵的肌膚、明亮無邪的大眼，散發著不屬於這世間的美麗。

五次郎總覺得雪兒罩在淡淡哀愁下出塵的美，偶爾也會閃過一絲對比的喜悅。

「——事實上，我知道有位姑娘和你的遭遇相似。」

說這話時，他並沒有直視著雪兒。

「聽說她很美，已經十七歲了。」

「和我同年紀吔！」

「她的父親是醫生。」

「咦，我父親也是醫生呢！」

「她似乎也是十三歲時，母親便去世了。」

「眞的嗎？」

「那姑娘的父親在十年前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關進牢裏。他原來是朝廷內的御醫。結果遭到奸臣的陷害，而被迫過著不見天日的牢獄生活。」

「眞可憐……」

雪兒的眼中又滲出如水晶般的淚珠！

「被關在牢裏十年，一般人不是精神錯亂便是受到死神的召喚，但畢竟他是個醫生，所以他沒有發狂，並好好地保重身體，等到了今天……」

「他應該已經出獄了吧？」

「才怪！那羣作威作福的畜生把他關進牢裏的第二天以後，根本就忘了這個人啦！好幾回我想把他給救出來，但終因不清楚那大牢的所在位置而作罷。」

「……」

「這個人的生存意志夠堅強，也夠聰明的了。他曉得哭天號地的喊冤只會加速他在牢裏的生命的逝去，因此他不曾留下一滴眼淚，也不曾大聲叫喊過，只是不時地思考著逃出去的辦法。」

「……」

「他用手指甲和一個月只有一次的魚骨頭，很有耐心地鋸著牢門。」

「天哪！用指甲！」

「對！用指甲。唉！十年哪！雖說滴水能穿石，但用手指甲去鋸五寸寬的圓柱，如果是我，早不知放棄多少次了。」

「那麼，這個人終於還是逃出來了嗎？」

「是的，他一直有個心願——想和自己的女兒見上一面。」

「唉……這位姑娘眞幸運。她叫什麼名字呢？」

「雪兒。」

「什麼！」雪兒睜大了眼睛，看著五次郎，「是在戲弄我嗎？」想著不禁露出了淒涼的微笑。

「連名字也一樣呢！請別再跟我開玩笑了好嗎？」

「這不是玩笑，雪兒，你父親已經逃出來了，一直想要見你一面呀！」

「天哪！」

美麗的眼睛再度睜得大大的，而在那眼神底處閃過了一絲喜悅。

「我的……我這……我的，父親嗎？……」

雪兒應該很高興吧！原以爲十年前已死去的父親，竟然還活著，而伴隨著那般慘

不忍睹的遭遇，對一直在溫室中成長的她來說，刺激太大了。

雪兒的臉色異常蒼白，突然眼前一陣模糊，她掃落了酒瓶，暈倒在桌上。

「喂！你怎麼啦？出了什麼意外了？」

皮屋五次郎大吃一驚，站了起來。

然後玉廉被撥開，有人走了進來。

五次郎嚇了一跳，竟是一同搭夜船的那位年輕武士。

「可憐的姑娘，聽了那些話，當然會受不了的。」

「吭！你都聽到了？」

「別蠢了！」

雲母左近慣常地掛上一抹冷笑在嘴邊。

「我只是要來飲唐人酒而已。你以爲這一層薄牆就可以不讓外面的人聽到嗎？」

「那不是……」

「這你就別擔心了，快去找醫生來。」

左近說著，一把將雪兒姑娘抱了起來。

五次郎原本擔心著自己不懂漢語，還好住在泉州界的漢人，個個日語都是一流

的，於是很快便抓藥回來。

「外郎透頂香」是從唐山傳來的靈藥，在當時是不太容易求得的。

抱起唇齒緊閉的雪兒，左近將藥放進自己嘴裏嚼碎以後，湊上了雪兒的唇邊。

「這……」

左近不管五次郎的攔阻，仔細地將雪兒的牙齒翹開一條縫，讓那靈藥慢慢地流進口內。

這靈藥的效果還眞迅速。蒼白如蠟的臉頰很快地恢復了血色，眼睛也慢慢地張開。

「啊！得救了。」

皮屋不覺鬆了一口氣。

雪兒並不曉得剛才發生了什麼事，虛弱地張開眼睛環顧旁邊的漢人和皮屋，當他看到左近的時候，「啊——」一地一聲，叫出聲來。

「英麿！」

「英麿？……」左近皺了皺眉頭說道。

「認錯人了吧？我叫雲母左近，和你是第一次見面。」

「但是……」

「哈哈哈哈！還是你在夢裏見過我？」

不等話說完，左近頭也不回地付過帳後逕自走了出去。

「大概看錯了吧！但是他眞的和英麿長得一模一樣呢！」

「他也說過你認錯人了，不是嗎？剛才還眞嚇了我一大跳，怎麼樣？已經沒關係了吧？」

三

這條街位於京城的南郊。

素有花之都或典雅之市美稱的此地，卻是一個令人不敢相信，由貧窮與飢餓構成的世界。

在七条西的洞院盡頭處，被稱爲牛飼町，但這裏並不是盡住著養牛人家。

這兒住著的都是比貴族、武士、農民、商人等更卑賤、整日不得不爲糧食傷腦筋的人家。

房子是用草蓆、木柱及木板搭成的，若風勢强一點，這屋頂就像要被掀開似的，

令住在裏頭的人提心弔膽——幸好在這蕞爾之地中，房子建得很密，連雨水都不容易從兩屋的屋頂間流下來，因此不用擔心柱子會被吹垮——但這種樣子和牛廐也沒什麼差別了。

住在這條街的人們日常辛勤工作以求溫飽，唯一的娛樂便是入夜時的性發洩了。當人類在食衣住等無法得到滿足的時候，通常是靠著這種原始的行爲來發洩，何況這種官能的享受，也不需要付稅金哪！

快樂只是一剎那的事。

而在那一剎那間，滿腹的不平與牢騷很容易便隨著這短暫的烏山雲雨而消失無踪。

這一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小偷或乞丐；甚至應該說大部分人都有正當職業才對。

只不過所謂的正當職業卻是付出相當大的勞力，收入卻少得可憐的勞動工作。

今天掙得的微薄薪資僅夠今日花用，明天的卻沒有著落。這種如泡沫般的生活，當然會令他們放縱在不須費力的慾望天地中。

有人說：「懶人滿街躺，是由於浪費所致。」

這不一定能很切實地描繪出他們的生活型態，但是，懶人多得不得了，也毫無儲蓄的概念，卻是事實。

如前所述，足利將軍在花之御所內擺下數日的盛宴招待賓客；身爲朝廷政要的各大臣，內大臣、左右大臣、及以下的官僚體制等，已都成了權力地位的擴張代名詞了。

特別是在衰微過一陣子的室町幕府，得到了現在這一位銳不可當的將軍帶領，似乎更可見昔日的盛況。

而，此時正好有一輛牛車經過了這牛飼町盡頭的七条通。

大概是從賀茂祭回來的途中吧！拉著廂車的黑牛不知受到什麼驚嚇，突然猛叫地四處狂奔。

「啊！小心！別被那發狂的牛踩著了。」

「快逃！快逃呀！」

一時之間，這四周亂成一團，驚叫聲不斷。在塵土瀰漫之中，一頭值兩百貫文的黑牛瘋狂奔竄。

即使馴服它的主人在場，此時此刻也不知該如何下手。何況是隨車而來的侍從

們，只好狠狽萬分地在後頭猛追那頭牛。

「喂！誰幫忙把牛攔下來呀？」

「中納言大人在上頭呀！」

從廂車上半掀起的簾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張已嚇得蒼白的臉。

但在這種狀況下，除非將牛腳打斷或是將牛逼到牆角，否則一時是無法使它停下來的。

「車子有可能會解體喔！」

「聽說中納言在上頭吔！」

原先跟在後頭看熱鬧的突然停下腳步。慌忙逃走的小孩被黑牛絆倒了。

黑牛在極度驚慌中被惹毛了似的，晃動著巨大的軀體朝四周咆哮，磨蹭著腳蹄，頭上的角向前挑起。

那個小孩像球一般被拋向空中。

「啊——！」

慘叫聲中，又重重地摔回塵土瀰漫的地上。

黑牛在這一瞬間似乎失去了方向感，轉頭向前狂奔，結果卻結結實實地撞上旁邊

的圍牆，車軸、牛軛等都折斷了，黑牛發出一聲淒厲的叫聲，就此倒地不起。

「有個小孩被撞倒啦！」

看熱鬧的人繪聲繪影地聚集起來。

是個小男孩，年齡在十二、三歲左右。黑黝黝的臉龐在極度的痛楚中一動也不動。沾滿泥土的手腳與襯衣滿是斑斑血跡。

「被戳到哪裏呢？似乎是腹部？」

「好像是胸部喔！瞧！血肉都模糊了。」

「快去叫醫生呀！」

「趕快拿蹦帶來先替他包紮好傷口，以免失血過多。」

騷動聲中，好不容易追上廂車的侍從們不停地安撫著躺在地上的黑牛，試著將它拉起來。

「還好，脚沒折斷。」

「呼！幸好大人沒受到什麼傷害，可眞嚇了一大跳。」

有人拍著胸口試圖鎮定道。

「你們那邊脚沒折斷，這邊可情況不妙哇！」

聚集的衆人羣中有人叫道。

「有個小孩子快死啦！」

「怎麼啦？」

衆人一聽那方有了回應，立刻七嘴八舌地鼓譟起來。

「安靜！」

侍從將手按在刀柄上。

「誰膽敢在中納言大人的座車前口吐不雅之言的？」

「你們車子壓死人啦！」

「吔！壓死一兩隻這麼髒的野狗，算不了什麼。」

「那不是野狗，是我們的同伴！」

「那拖著兩條鼻涕的餓死鬼呀！和野狗沒兩樣嘛。你們可知坐在車裏的是誰嗎？正是中納言大人，你們還不快跪下。」

「小菅、小菅！」

中納言從前簾處叫喚。

旁邊的師爺大聲回應後，靠上前簾處。

隱約可聽見他們講了兩、三句話後，師爺恭恭敬敬地鞠一個躬，從袖口取出一個金線織花錦絨的錢包，取出幾綻碎銀交給一旁的侍從。

「這個拿去給那小孩療傷吧！」

隨手一撒，散落滿地。

「這是中納言大人的慈悲，你們可得謹記在心。」

平常連一枚銅錢都難得看到的這些傢伙，驟然眼前出現了白花花的銀子，莫不爭先恐後。

就在這時，「等等！」傳來低沈但中氣十足的聲音，「別碰那些銀子。」

眾人自動排開兩列，一個老太婆從中走出。

連對方的侍從們也懾於其氣勢，不自覺地退了一步。

這是個很奇怪的老太婆。容貌醜陋至極。

臉的半邊被燒毀，左眼竟然已經瞎了。臉上滿是紅色斑紋，歲月在上面造成太多痕跡了。淡紅色的嘴唇內，還可看到一排黑黑黃黃、參差不齊的牙齒。

羣眾皆用敬畏的目光注視著她，彼此交頭接耳。

「爛眼巫女吔！」

「紅花臉巫師吔！」騷動聲逐漸擴散，音量增高，頓時波濤洶湧，層層包圍著這位大官的座車。

沒有人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也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住在這條街上，她平常替人占卜算命，甚至接受咒言的委託，贏得了人們一種類似信仰上的絕對信賴。

「我有話要對中納言大人說。」

爛眼巫女揚著嘎啞的聲音說道。

「你傷了這小孩，就打算用這麼一些錢打發掉嗎？」

旁邊的侍從一手按在刀柄上，眼睛虎視眈眈地注視著巫女。隨同而來的師爺、僕役們也一副豎起肩膀以嚇唬人的姿勢，兩唇掀了幾下，只差沒從嘴裏說出來。

此時，車內的中納言仍不吭聲。他認爲那個小孩是驚嚇過度，才會發生痙攣的現象吧！

而令這些貴族、侍從們擔心的是，由於巫女的指責也許會引來這數百名羣眾的羣起襲擊。

並不是他們多心，從羣眾的目光、吐息、姿勢來看，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中納言大人……」

巫女又說話了。一隻眼睛射出了蛇一般犀利的目光。

「你殺了人，却連一句道歉的話也不說嗎？」

巫女再度逼近一步。

「等等，中納言大人現在已十分疲倦了。」

經過了剛才的九死一生，臉上已嚇得蒼白無血色的師爺在一旁喋喋不休。

「何況小孩讓牛給頂傷也不是我們大人所能預料控制的呀！傷勢如何？應該死不了吧！」

「與八！」

巫女回過頭叫喚。

「將次郎帶來這兒。」

「噢！……」

黝黑但個子不高大的男子和另一男子抬來了那個可憐的小孩。

「還有點氣。」

與八小心翼翼地說了出來。

「我看看。」師爺說道。「的確受了傷，但好好照顧應該可以撿回一條小命的。

你們也別激動了，如果眞有個三長兩短，我們當然會負責任……」

師爺似乎想安撫民心，又拿出了錦絨荷包。這回不只是幾顆碎銀，一粒粒的黃金在陽光下燦爛萬分。

「好！」巫女的獨眼銳利地逼視著師爺，「我就把這些話當作是飛鳥井中納言大人說的。」

「這，這個……」

「若敢違約，會遭詛咒的。」

巫女再瞪了他們一眼，命令與八收拾金子銀子，便回頭走了。

隨著金銀及受傷的孩子的離開，羣衆也紛紛散去。

四

次郎被送到了這個巫女的小屋來。

屋裏已有個正在喝茶的白髮老人先等在那兒了。

幫被運來的次郎仔細檢查過傷勢後，白髮老人道：

「——沒救了。」

靜靜地搖著頭。

圓圓的眼睛流出了兩行清淚。玉般的淚珠流到耳垂時，這可憐的孩子就斷氣了。

「他死了！姥姥！」

與八低聲叫著。

「唉！」巫女說話了：「黑牛會受到詛咒，中納言將瘋狂而死。」

次郎是個孤兒，身後毫無家當，兩、三個女人進屋裏將他抬出來。也沒舉行什麼儀式，就這樣把他丟進了亂葬岡。

白髮老人無言地站了起來。

「道伯……」與八用著殷切的眼神請求他，「你不是名醫嗎？爲什麼眼睜睜地看著次郎離去呢？」

「與八呀！醫生是人哪！就連神仙釋迦都無法挽救死人的性命，你懂嗎？」

說著便走進裏面去了。門緊緊地關上後就再也聽不到任何動靜。

「好奇怪的爺爺噢！大白天的，爲什麼要去那麼黑暗的地方呢？」

「聽說他若不待在暗處，是無法安下心來的。」爛眼巫女說，「待在不見天日的大牢裏十年，什麼都變得刺眼扎手，道理不正在此！」

「噢！差點忘了。」巫女爛掉的那隻眼睛朝上翻了翻，「與八，拿出來。」

「什麼？哦！這些金銀……我可沒打算獨吞。」

與八的錢都被搜走後，很無趣地走了出去。

「要上哪兒？」

「怎麼啦？姥姥，今天六點輪我值班呀！」

與八是監牢裏的守衛。慢吞吞地走出來後，有個戴斗笠的武士進來了。

「請問紅花臉巫師住這兒嗎？」

聲音故意壓得很低，似乎怕別人聽到似的。

「是一個諸侯派來的，有要事協商，到裏面說好嗎？」

「吭！……」

「進去吧！」

大永七年的早春時期，將軍義晴在京城已失去其威信，在他遠走近江之際，京城遭了戰火的蹂躪。

當時十一歲的家輔隨著哥哥政輔，一起離開了京城。

家輔二十五歲的時候，留在京城的父親忠輔去世。時值天文十一年。爲參加葬

禮，家輔與其兄一同回京。途中，兄政輔行踪不明。

當時兵荒馬亂、人心惶惶，再加上天災橫肆，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土匪强盜出沒各地，肆機搶奪值錢的財物。

也因此，沒有人懷疑政輔失踪的原因，家輔也就順理成章地繼承了花山院十八代。

此時京城靜了好一陣子。當初爲了躲避戰火而遠離京城的公卿貴族們都回來了，朝廷上的儀典舊制也逐漸在恢復當中。

這年，足利將軍義晴從近江遷回京城，興建新宅，翌年織田信長奉獻了大內的建築修理費四千貫文，今川義元也納上了五萬匹。

家輔從什麼時候開始懷有野心呢？沒有人知道，也許是接到父親訃聞的時候吧！花山院家是比五攝家還低一等的官位，因此絕對不會有做到攝政關白的機會，不過自古以來，曾有四個人擔任過太政大臣。

——我要成爲太政大臣，成爲花山院十八代家族中的第五個太政大臣……

他是那種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青年時期的漂泊已使他對殘虐與卑劣麻木不仁了。

在他高明的手腕下，終於從內大臣的位子升到右大臣的寶座。那一年是弘治三年，家輔年三十四。

外界都覺得他前途無限，但十年來，他卻沒有離開過右大臣的位子一步。

五攝家往上爬升的例子很多，例如一条兼冬在二十六歲時，從右大臣升爲關白，同時兼任左大臣；但在花山院便沒有如此的機會了。

家輔因此感到很不是滋味。

最近他已放棄了再往上爬的念頭了。在朝廷重振聲威的現在，外的進貢實在不少，可謂榮華富貴，享用不盡哪！

懷中抱著美女，暢飲玉液瓊漿，無聊時將犯人押到跟前，隨意凌辱，以排遣時間。

今天也如往常一樣。

但一早就發生了不好的事。家輔長男英麿失踪了。

英麿即將二十歲了，雖然還有個八歲的弟弟，但他預定要繼承家業的，突然失踪，情況不妙。其實早在十天前就不見他的踪影，但家輔並沒有很關心他，因此也不很在乎。

家輔並不喜歡元配夫人。當初結合時候，就沒有愛情的基礎。

結婚時她是當時內大臣三条公賴的女兒。

其美貌連將軍義輝在後宮中的娉妃都無法相比。

英麿繼承這份美貌，長相端莊秀麗，分明是貴公子的模樣。

就有人說，即使是光源氏再世也忘塵莫及吧！

冷酷的家輔並不十分擔心他的失踪，雖已派人去找，但毫無線索可循。

五

隨著港口的發展，泉州界的街道呈矩形發展。城外三方以濠溝圍起，對外聯絡的通道只有吊橋一途。

位於繁華的阿波座的一間酒店裏，突然怒吼聲起，接著傳來了物體摔落的聲音。有個傢伙搖動一條繩索。其後方的巨大物體，被摔得連翻好幾個筋斗。

接著又有二、三個人分別被摔出來。

這條街上所僱的私人傭兵中，好强者不少。穿著菖蒲皮的褲子，手持三叉戟。那些人的三叉戟此時被當作掃帚般丟在一旁。

「最好是承認你們做錯事了。」

說話的正是那個名叫雲母左近的年輕武士。

那羣人忍痛站了起來，拔出刀。

「要道歉了嗎？」

「見鬼！吃東西本來就應該付帳的，你喝酒不付帳，還要我們道歉？」

「又沒說不付帳，只是想晚一點再給錢罷了！」

「還狡辯！」一個嘍囉樣的紅鼻子男人大聲吼了回去。

「我給不給錢關你什麼事啊？」

左近剛喝的酒開始發作，雙頰飛上一層淡紅色，「你們這些傢伙，剛才的語氣相當狂妄？你們甘心在這兒窩上一輩子嗎？」

「少廢話！酒錢沒付就想離開泉州界的話，我立刻斃了你。」紅鼻子男人吼道。

「好吧！」

「你少嬉皮笑臉，我們可是有槍喔！」

「那個我知道，被鉛彈射中皮膚的話，會稍微疼痛，對不對？」

「稍微？會痛得你哭不出來。」

等到他們瞧見左近放心的笑容後，才知自己被戲弄了。

「掌櫃的！」紅鼻子大聲叫道，「酒錢他等十天後再給你噢！」

「三天就夠了。」左近輕聲糾正他。「那時候來，我可以再喝一杯吧！」

突然，「小偸！小偸！」叫聲大起，四處又亂成一團。

「小偸，把他扭到衙門去。」

只顧著這掌櫃的此時才慢慢地從桌子底下探出頭張望。

「只顧著小偸就不給酒了是嗎？」

雲母左近趨前問道。

而在岸邊，「——大伯！大伯！」謹慎而慌張的聲音逐漸接近。是雪兒。

「吔！雪兒，什麼事嗎？」

女傭小茜問她。這個三十歲的女人已在此服務十年了，對雪兒有著深厚的感情。

「不好了，大伯到哪兒去了呢？」

「怎麼了？讓南方武野看到你這樣子成何體統？」

瞧雪兒這般緊張，連平常綻放白芙蓉般的笑容也不見踪影，小茜不覺也緊張了起

來。

雪兒考慮了一下，便穿過中庭，進到屋裏去。

由於平常所受之教養，她先在門外問候，八郎左衛門立刻有了回應。

「雪兒嗎？進來吧！」

裏頭有位客人在，朝她微笑。

客人名叫武野紹鷗，是當代茶道的第一把交椅。

茶道此時在泉州界流行漸廣。握有畿內五國大權的松永彈正久秀、會合衆三十六人等都是紹鷗的弟子。

雪兒雙手放在膝上，說道：「英麿被捉起來了，正在衙門裏，請大伯幫幫忙。」

「你說英麿，他到底是誰呀？」

「他是右大臣花山院家的長子啊！」

這回輪到那兩位老人不知所措了。

「右大臣的長子到泉州界去？」

雪兒即使覺得難爲情，也非說不可了。

「我們從小青梅竹馬……」

由於父親經常出入各宮府中，雪兒與英麿便認識了。

在雪兒七歲的那年春天，不知何故母親急忙搬家到泉州界去。雖戰亂時節，本來有很多人爲避戰火而搬到那兒的，但雪兒的母親到臨終前仍沒透露是何原因。

父親去世時固然哀傷，但無法和英麿一起玩，更使她傷心地每天都躲在被窩裏哭泣。

就是那個英麿。

十年過去了，一點兒也沒變——女孩子見了都不禁神往的美貌，緊緊地扣住了她的心弦。

昨天，皮屋五次郎帶來她父親生還的消息。聽說最近就要逃出京城，來到泉州界了。壓抑住飛揚的思緒，雪兒外出買東西。

結果路上正好有囚犯要被送到衙門去。

「是英麿。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了。」

「—錯了，你們認錯人了。我是來找妳的，爲了再見到妳，我不惜離家！」

那一聲聲的叫喚，深刻地敲在雪兒心中。

「英麿是被冤枉的。只有靠大伯的力量，才能讓他安然返回。」

雪兒嗚咽地講完這些，早已泣不成聲了。

「我是冤枉的！」英麿大聲叫道。

「我什麼也不知道呀！」

「每個小偷都這麼說。」衙門裏的人冷笑道。

當大和屋的八郎左衛門與武野紹鷗一同陪著雪兒來到衙門的時候，審問正在進行著。

「三天前的晚上，有小偷溜進了河岸邊的三號倉庫去。有人密告說你與那個小偷長得很像，你一味地否認也沒有用，到時候證人會來指認你的。」

「我不知道！什麼小偷不小偷的……我是右大臣的長男，不是强盜小偷！」

「右大臣的名字在這裏可不管用！」

根本沒人相信英麿的話。

英麿是聽說雪兒在泉州界，才不帶防身武器來這兒的。由於隨身攜帶的盤纏不夠，生活困苦，才會淪落得與一般市井小民一樣。雖然很辛苦，但一想到雪兒就在這附近時，英麿內心總有幾許快樂。

後來他聽說雪兒被大和屋收爲養女，所以雖已是夜晚，他仍到大和屋去查看。沒想到正在那裏徘徊的時候，卻被人誤認爲小偸。

「——大伯，在那裏的就是英麿，被人誤認作小偸了啦！」

雪兒慌張得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一個男子走了進來。

啊！在場所有的人，皆大吃一驚。

怎麼長得這麼像呢？

不僅是罕見的白皙和俊秀神似，就連身高也幾乎一樣。但進來的是雲母左近，他在酒店前看到英麿被捉，所以決心跟來看一看。

也難怪雪兒會認錯人，兩人實在是太像了。

後來由於大和屋的保釋，兩個人都無罪開釋。

開釋後，八郎左衛門爲他們舉行一場豪華的宴客，不但山珍海味盡出籠，連容器食皿等也都是銀製的，排場之盛大，在這以外的地方很難看到。

「這紅色的酒是葡萄製成的，小女孩也能喝。」

八郎左衛門說了自己也哈哈大笑。

「這回如果不是雲母君出面，事情還眞麻煩呢！」

「他們應該要先驗明正身才對呀！」

紹鷗也笑著如此說。

「假如沒有雲母君的出現，這一對戀人恐怕還各在西東，無法相聚呢。雪兒，妳是不是該敬他一杯呢？」

「大伯，討厭！」

雪兒羞赧地臉紅至耳根了。

「隨意就好。」左近也不客氣地乾了手上的那杯酒。

「事實上，像我這種莽夫並不喜歡幫助人。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不會有了。」

「這什麼話……」

「這是眞心話。大和屋君，如果可以的話，我倒希望剛才小弟所盡的薄棉之力可以換來一些酒錢呢！」

「你開玩笑吧！」

「哈！我還欠著阿波座酒店的錢未還呢！據說若不付錢而想踏出泉州界的話，會

吃子彈兒呢！」

雲母左近近乎自嘲地大笑，卻沒有人懂他的意思。

大和屋總算講話了。

「阿波座的酒店我很熟，所欠的錢我自會處理。忘了那些事吧！」

「話可不能這麼說，有借有還哪！」

「那你到底借了多少錢呢？」

「大概一升的酒，加一些小菜，總共五十文。」

「眞令我吃驚！」

大和屋立刻取出碎銀十枚，放在桌上。

「請你收下吧！」

「不，這太多了，只要百分之一就足夠支付了。」

「請別拒絕我的心意，如果你眞不想拿的話，把它丟到河裏去也沒關係呀！哈哈哈哈！」

大和屋想藉笑聲來沖淡氣氛，但左近仍沒有接受。

六

雲母左近突然想起十天以前，在六条河原處附近的一家小旅館裏，獨自喝悶酒的情形。

望著大好江山，生活在日復一日殺戮生涯裏的武士們，與朝廷緊密關連而好處嘗盡的貴族們，爲了生活連死人的衣服都剝下來的農民們，一文錢的商品卻哄抬到三文錢的商人們……這樣諸色人等皆具的人類社會，卻讓左近感到痛心。

人，生存的意義，應該還有其它的什麼才對呀！

於是他拖著無法遁世的軀體，遊走在酒國邊緣，也許只有宿醉，才能使他脫離那種痛苦吧！

泉州界的那一場盛宴，使他瞧見了當地貴族的豪華奢侈，以及人類的無窮慾望。於是左近帶著逃避的心情，離開了泉州界。

——是嗎？是因爲這樣嗎？

左近清醒的腦袋中，突覺疑惑了起來。

酒醒時，眼前浮起了雪兒姣好的容顏。亮閃閃的眼，蒼白如梨花的雙頰，小小的

紅唇溼潤潤地微微動著。

這是一朵尚未盛開的蓓蕾，卻讓人感到那股年輕的活力，使人無法移開視線的美的焦點。

左近空虛的胸中，此刻點亮了一盞燈，這是左近走過二十年黯淡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的！

難道這是戀愛嗎？

自己也很意外。他原只是個無父無母的棄兒，從不覺得活著有何意義。

這樣的雲母左近也會愛上別人嗎？

「雪兒……」

酒杯才離口，他卻又情不自禁地眩然。

但在她的眼裏，卻只有右大臣花山院家輔的長子英麿磨而已。

瞧雪兒望著英麿時的脈脈深情，和英麿停留在雪兒臉上的熱烈視線，這些，左近並沒有忘記。

進入五月，梅雨季也快來了，陰鬱的天空襲來了一股不祥的預兆。

正在這個時候——

離這個小旅館不遠處的七条西洞院一帶的貧民街上，散布著一股異樣的空氣。

陰暗的五月天下著綿綿不斷的小雨，若仔細觀察，便可發現有三五個全副武裝的武士正悄悄地潛進京去。

「和泉、河內的人有事相稟，請開門。」

三好家的侍從說道，花之御所的大門便打開了。

「晚上原本不方便讓你們進來的，但既然有急事的話……」

義輝無法無視於三好家。就在他命令屬下好好接待來者的時候，他竟沒發現足以威脅到自己性命的魔風，已悄悄地吹進了這座新居。

以夜晚趕路、雨中求遮蔽等藉口要進御所內的武裝之徒，竟然超過百人。只聽暗號一發，頓時喊聲大起，御所瞬間就被攻佔了。

「啊！我們中計了。」

御所內的侍從狠狠地拿起武器抵抗，但已經太遲了。大部份的人只得守在自己的原崗位待命，而這座御所即使再加上小女孩，大概也只有六、七十個人而已。

美麗的御所終於被對手放火燒掉，義輝在混亂中被殺，屍體與新居皆化爲灰燼。

「看哪！那是一把救世火，來救咱們的。」

喧鬧的騷動，不住地搖晃著那條貧民街。

此時不分男女老少，拿刀的、拿槍的、斷了柄的、生銹的，凡可以派上用場的都出籠了。

「走！我們去討回公道來。」

「把房子燒個精光！」

「那裏頭有好多的女人和金銀珠寶呀！」

「殺呀！把他們都殺個精光，一個也不能剩。」

路上擠滿了怨憤難消的人民，不約而同地往京城殺去。

帶頭的正是那個紅花臉巫師——他手裏拿著割草用的大鐮刀，沿途施下莫名其妙的咒語，就這樣一路殺去。

與八扛著三尺長的大刀，也在這羣人中。

——我將要去完成一件偉大的事業了，哈哈！這是身爲男人的驕傲。當初就曾聽三好家的人說過要發起反公卿之役，姥姥知道了這消息不也高興透了。……

城內根本是一片混亂，女人的尖叫聲、小孩的哭喊聲、趁火打劫的人們……都一

起在這場悲慘的大火中掙扎。

許多世代來，人民與貴族之間的仇恨早已根深蒂固，利用這點民怨煽起動亂的松永彈正，狡詐多智，其實也絕非善類！

眼看著許多豪華的建築陷於火海，貧民們盡情地蹂躪貴族，彈正卻只是支起手臂冷眼旁觀。

——我將會平息這場暴亂，不過還不是時候。這場暴動正好可將平常的眼中釘拔除，到時我再出面鎮暴，又是一大功勞——。

這羣貧民自然欲提出平常作惡多端、殘害生靈、仗勢欺人的貴族以洩憤一番。

爛眼巫女要找的第一目標，就是右大臣家輔。

「我發誓不殺那個大壞蛋絕不罷休。」

就在緊迫時刻，姥姥用手上的大鐮刀劈開了花山院的旁門。

「姥姥，右大臣已經逃走了，我捉到他的兒子，要不要問他話？」

與八膽怯地說。

「那先把他兒子撕成八片，讓他和我的眼睛有相同的下場。哼！把那些紈袴子弟的眼睛都撕成八片，我要報仇，報這百年來的深仇大恨。與八，抓到幾個紈袴少

爺？」

「二十五個人！」

「嘻嘻！二十五個人，二十五……」

平常只知錦衣玉食的那些顯達公子爺，此刻正被關在左獄、右獄中。與原來的身份地位眞有天壤之別。

姥姥先到左獄去，裏面一片黑暗。

「右大臣的兒子在這裏嗎？」

「——你是指我嗎？」

英鷹回答道。

「是你呀！嘻嘻！讓我瞧瞧你住在怎樣的地方。與八，拿火把過來，我看不見這小子在哭啊！喂！小伙子，看這兒，看看姥姥我的臉。」

「？……」

「當初我可生得漂亮極了。哪！這些被火燒過的痕跡，都是你父親，那個魔鬼右大臣幹的！」

「什麼!!」

「這是十年前的往事了……由於我的女兒長得眉清目秀，竟被召去寵幸。這就算了。後來她被納爲妃，惡夢從此開始。我永遠忘不了，那是弘治二年十月三十號的事了。你知道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嗎？那天正是前關白左大臣一条房通被殺的日子，他那時才四十八歲哪！你的父親因爲一条殿下擋住他的升官之路，竟然用計將一条殿下給毒死……喂！小鬼？你有在聽嗎？」

英鷹不曉得該怎麼回答。

「我可憐的女兒，被那個魔鬼派去獻毒酒給一条殿下。然後他爲了不讓秘密外洩，竟强迫我女兒也喝下那毒酒，你知道嗎？然後你的父親在第二年爬上了右大臣的位子。當我去找他還我女兒公道時，他竟將我抓住，還用燒紅的烙鐵折磨我。我痛得死去活來，想乾脆一死了之，卻又被救回這一條命，哼！命中註定我不該死的。可是帶著這一副醜陋的面貌，卻已經沒有人肯收留我了，爲了報復……」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報這一箭之仇了。姥姥得意地發出了厲鬼一般的笑聲。

如果在那個混亂的晚上，左近沒有和雪兒相遇的話，左近一生，也許就將平平凡凡的過去吧！

可是在一片血海中，他們相遇了。

雪兒是問了三好家逃出來的人後，才和父親及大和屋的老伯一同回到京裏來的。

在混亂中她聽到了英麿的消息。

聽說英麿被帶到左獄去了。

左獄的四周層層圍住了貧民。

他們身旁的武器幾乎每一件都是血跡斑斑。

——如果現在想救他的話，眞是機會渺茫……

左近看了這種情況後，尋思道。

「天啊！英麿……」

雪兒的雙眸流出了泪泪的淚珠。

「英麿要是有個什麼三長兩短，我也活不下去了。」

——她眞的這麼愛英麿嗎？……

英麿可眞是個幸運的傢伙。突然，雲母左近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計策。

「雪兒，你看能不能想法和英麿見上一面，說不定會有轉機。」

反正都是快要被處死的犯人了，應該是不會被拒絕的。

於是左近找上了負責看守的與八，請他通融。

左近對看守的與八說。

「聽到我的要求了沒？唉！你也是人哪！難道就不想做件好事嗎？」

然後附在他耳邊不知說了什麼。與八則是一副很爲難的表情，「這，這樣你不是……」

「小聲點，我保證不會給你惹麻煩的，好不好，反正你不說也沒人知道嘛！」

「唉！怎麼會有你這樣的人呢！」

結果雪兒和道伯在外邊等，左近和與八進去地牢。

「喂！有人看你！」與八道。

英麿站了起來。

「有人來看我？是雪兒嗎？」

「她在外面。沒時間說這些了，快把衣服脫下來。」

「吭？」

「快呀！沒時間了。」

左近也脫下自己的衣服給英麿，自己則穿上英麿的。

「是你！」

英麿不禁愕然。

「你是想……天哪！這不行？左近，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被殺是罪有應得，而你呢？……」

「英麿，我只想拜託你一件事。」

邊穿衣服，左近邊說道。

「好好地愛著雪兒，好嗎？」

「什麼？這……」

「沒別的了。」

左近很快地將英麿一拳打昏過去。

「與八，麻煩你囉！那個雲母左近膽小極了，見到地牢竟嚇得兩腳發軟呢！」

「吭……噢！我數數人頭，是二十五個，沒錯。」

誰也沒注意到與八拖出牢外的人是英麿。

也只有雪兒，明白左近的心意了。

雪兒的兩頰又再度掛上了淚珠，這一次，是爲了左近而流的。

第二天，那二十五個貴族子弟被以極殘酷的手法折磨至死，滿足了貧民的報復快

感。

二十五個貴族子弟慘死之後，松永彈正發兵三百，討平發動暴亂的貧民，但他的計謀卻也無法瞞過後世的眼睛。

右大臣家輔逃往近江坂本，但他早已經沒有何擁護者了，只得退隱山林。英麿則帶著雪兒和弟弟重振家風，即位後爲十九代的定熙。但他永遠不再承認其父家輔。

解說

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十一月二日，位於皇居旁的東京會館正舉行《會津士魂》全書十三卷完刊的慶功宴。無可置疑地，《會津士魂》是早乙女貢先生的畢生鉅著，從一九七〇年（昭和四十五年）起，開始在《歷史讀本》月刊中連載，前後二百一十三回，使用四百字的稿紙七千張，是篇篇幅鉅大的長篇小說。

在發起人遠藤周作、丸谷才一、森繁久彌氏的致詞之後，池波正太郎領頭向早乙女貢乾杯致敬。在將近六百人的與會者中，連三井銀行的小山五郎先生、池田理代子女士及歌手雪村一美等都在其中，可見早乙女貢交友之廣泛。

會津和早乙女貢的關係，必須要追溯到四代以前。早乙女貢的曾祖父具有會津藩士的血統。但到了祖父時代，卻背上了賊軍的汚名，而被追趕逃亡美國。其間雖曾回過橫濱一趟，卻又立刻轉往上海。

早乙女貢先生於大正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生在中國的哈爾濱，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

則是在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大軍撤回九州時。換言之，歷經了三代漂泊生涯，可說是從會津之地就開始被持續追逐。

「去會津以後所發生的戰爭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指戊辰之戰。身爲第四代的我，若不將此段戰爭的史實記錄下來，那我對會津藩的忠誠，將永遠埋沒。我願將體內所流的會津人的血液，傾注於筆下。」

※　※　※

但是小說這東西，並不是只要具備反抗權勢的精神就可完成的。

於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上京的早乙女貢先生，在社會中頑強地與生活抗爭，並有機會與山本周五郎相識。他自從和周五郎相遇之後，便一改其放蕩的生活態度，並且加以告白，由此可知其受到的影響有多大。

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所屬的「泉之會」中，和伊藤桂一、尾崎秀樹一起發行《小說會議》一刊。成員還有童門冬等人。當時早乙女貢的作品數量已相當多，發表的媒體更是數不勝數。無可否認的，在此混沌時代的許多作品，都成了現代文學的基礎。

甚且在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之時，他參加了由有馬賴義主持的「石之

會」，和五木寬之、高井有一、色川武大、後藤明生等人共組的讀書會。後來，渡邊淳一、萩原葉子、立松和平等人也加入了「石之會」。而其名稱由來，也隱含著即使是「石」也有磨成「玉」的可能性吧！

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他以《僑人之檻》贏得了當年度下半期的第六十回直木賞。陳舜臣的《青玉獅子香爐》也同時得獎。其後，又陸續發表過《泰平之底》、《騎兵隊的叛亂》、《殘映》、《血槍三代》、《由比正雪》、《北条早雲》等作品。

此書的主人翁，伊勢新九郎長氏，就是後來的北条早雲。他在六十四歲時取得小田原城，八十七歲時消滅了相模的三浦道木。其子氏綱時代佔有武藏的南半部，小田原城也才開始發展商業。這本小說描述了主人翁投靠駿河的今川義忠時，途中所發生之事。也充分暗示了他後來的活躍於世。想必早乙女貢先生也將自己的影子投射在闊達、奔放，做爲一個風雲兒必須要戰勝亂世的新九郎身上。

近幾年來，歷史小說稍被局限在史實之中，似乎任意擧出史觀來增强其可能信度的作法越來越盛。小說所應有的娛樂性及趣味性反倒盡失。

記得池波正太郎曾對我說過：「所謂的時代小說家，常常是今天寫戰國時代，明天寫幕府時代也可得心應手。反觀最近的年輕人，雖然可將自己擅長的那段歷史寫得

很好，卻無法橫跨到別段歷史上去。恐怕早乙女貢是無論什麼時代皆能縱情發揮的最後一位吧！」

的確，由戰國時代到明治十年，不管是那個時代，早乙女貢皆可讓他的主人翁躍然於筆下。

再者，我曾和早乙女貢先生一起數度造訪會津地。從檜枝岐及以前的前場町、大汲、坂下，走到喜多方，足跡遍及各地。他走在會津的神態，充分流露出蘊育自己血脈的故鄉時之情。

在《會津士魂》完刊的慶功宴上，早乙女先生曾說：「當我去看過會津後，深深感慨，那三千壯士的靈魂，一直都激勵著我。」說著，竟哽咽地接不下去。

回想起會津，有心塡滿歷史的空白，只要早乙女貢仍擁有那純眞的眼淚，小說本來所有的趣味性、娛樂性，無論何時都將可追回吧！

重金敦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國青春記／早乙女貢著；-- 初版 -- 臺北市：萬象，1992〔民 81〕
面；　公分 --（日本新潮小說：19）
譯自：戰國青春記
ISBN 957-669-189-3（平裝）

861.57　　81002266